

蕉風

月刊

* 八七年電影回顧

* 略談「解構主義」

* 實里閣 / 敦拉薩中學華文學會作品

* 砂勝越特輯

八八年
一、二月聯號

*ISSN 0126/6608

*PP 89/12/87

*M\$1.80

Bulanan Chao Foon 411 Jan. & Feb. / 1988



201-53

蕉風

月刊

一九八八年一月、二月聯號·第四一期

編輯筆記
論述
亂彈集
雲水閑話
說書評書

讀者·作者·編者
電影

論述
散文
詩

小說

隔海的聯繫
略談「解構主義」
「好了歌」原來如此
困擾 外二章
驚見《小艾》
貯藏
捨長就短
來函十二封
八七年電影院觀影記錄
戲院外的觀影回顧
最後伊甸
新片佳作齊出籠

砂勝越特輯

略談欣賞現代詩的幾項難題
文學瞭望割記四則
一樣擁有過
日子一二 / 紅豆 / 紙灰 / 歲暮
峯想
心硬成一塊壽板
哭鄉
蛻
靜區
年齡
翩翩靈兮
吾鄉的美敦書
觀綠的山 / 心樹三株
問號
夢裏嫣然
思
星期日晚午
淡情記
獵

編者 01
張錦忠 02
黃潤岳 04
塵僧 08
邁克 10
邁克 11
張光達 12
諸家 14
驢皮 18
公羽介 22
高石 25
公羽介 26

武聰 28
羅胡 34
梁放 39
勉之 40
林武聰 42
又敘 43
黃澤榮 44
林湮 45
呂禪 46
方秉達 47
林武聰 48
魯夫 49
謝永就 50
林顏 52
李翟 53
夢揚 54
勉之 55
林慕紅 56
林顏 58

新葉篇

秩序 勉之 60
牆 林夏濃 62
短篇兩則 黃河影 65
半節胡…… 鞠藥如 66
一封信 純純 69
季候鳥 宇流 70
假期 飄零 70
長大 / 生日 / 她 方啓 70
書 / 音樂 / 寫作 悠悠 70
親愛的 M 米米西 71
聖誕 阿雲 71
雜記 雲水帆 72
女孩 白與藍 72
原來 方家若 72
女子 漫子 73
等 韻航 73
印象記 阿歡 73
小詩五首 黃小珉 73

實里閣 / 敦拉薩中學華文學會作品

踩在夜晚的那條街道 阿肯 74
離愁 春彬 74
黎明前後 阿肯 75
我哭了 王秀欣 75
我們曾經 美雨下 76
轉變 綉馨 76
冬的緬想 瀟淋浙 77
一個悲劇 思帆 77
南與東的加法 鄭采嬾 78
年的悸動 辛吟松 80
金魚是金魚 許友彬 80
描在魚的額頭上的花紋 蘇旗華 封底

文藝專題



贈閱

編輯筆記

隔海的聯繫

*編者

因先天地理因素的阻隔，東、西馬在文學的聯繫上是較為困難的——但困難卻並非意味着不能夠，經由書信的聯繫，我們得到砂勝越星座詩社的提供稿件及謝永就先生的協助，而製作成了這期的砂勝越特輯。

其實，東馬作者一向都有在《蕉風》上發表作品，但像這次輯成一個特輯也許尚屬首次。特輯的「功用」是較能讓人看到一個「整體」的面貌，換言之，我們希望讀者能藉此特輯大略窺見當前砂勝越華文文學創作的概況。當然，所謂「整體」還是有所局限的，這是我們在能力許可之下踏出的一步吧了。

這次「砂勝越特輯」計有論述兩篇、詩十二首、小說八篇及散文六篇，作者有十八位：老將新秀齊展現。

武聰的「略談欣賞現代詩的幾項難題」談到欣賞現代詩的四

項難題：①難懂的問題；②聯想的問題；③具體與抽象的問題及④固定反應的問題，其中的「解答」具有一定的啟發作用；羅胡的「文學瞭望割記四則」以札記方式寫出他對文學的一些看法，值得一讀。至於詩、散文、小說等創作也非常可觀，編者且不在此強作解人，留待大家慢慢去閱讀吧。

「解構主義」是晚近文學批評界的「寵兒」，張錦忠的「略談『解構主義』」一文，即介紹了這個思潮的源起及其領導人物。

黃校長的「亂彈集」這期談到他對《紅樓夢》書中「好了歌」的體會，大家一定有興趣知道他是怎樣從「不過如此」到「原來如此」的。

這一期電影稿有兩篇是去年

電影的回顧文字——一是針對商業院綫放映的電影；一是針對大使館及文化協會放映的節目。這兩篇文章相信能勾起大家一些觀影回憶。

農曆新年將屆，這一期封面我們用上洪通的畫向大家拜年，大家是否也感染上那份熱鬧、繽紛的喜慶氣氛呢？

另外，內頁的挿畫我們也用了洪通的素描。洪通，是台灣一位所謂「靈異」或「素人」畫家，他完全沒有受過繪畫教育，卻在五十歲時提起畫筆繪出一幅幅美妙純真及色彩瑰麗的作品來。

這一期是一、二月號聯號特大號，我們將售價調為一元八角，但長期訂戶保有優待，不必多付這三角錢。

□

編輯顧問：姚拓、白荏、鄭良樹
梅淑貞、紫一思、曾梅井

執行編輯：王祖安
編輯：伍梅彩
發行：郭雪芬

編輯部：Bul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7912455, 7912551.

出版、印刷：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經銷處：Malaya Book Co.,
22-24, Jln. Bukit Bintang,
55100 K. L.

Ipoh Book Co.
75, Jln. Market,
Ipoh.

Union Book Company (Pte.) Ltd.,
Block 231, Bain Street,
03-59, Bras Basah Complex,
Singapore 0718.

論述

略談「解構主義」

*張錦忠



德希達

我會說解構主義旨在確定而非質疑，質疑則非肯定；我會區分肯定、立場、與確定之不同。我認為解構主義是確定的，而非質疑的。這種確定乃經過一番尖銳的質疑而來，但這質疑卻非最終之分析。

——賈克·德希達

《蕪風月刊》第四〇七期（一九八七年九月號）刊出陳鵬翔（陳慧樺）老師（我在師大唸英語系時修過他的課，故尊稱「老師」）的訪談錄，文中多次提到晚近在美國文評界興風作浪的「解構主義」一詞，括弧內的英文誤作 *disconstruction*，恐怕是錄者錯記。

解構主義或解構批評，英文應為 *deconstruction*，倡導人為法國哲學家兼批評家賈克·德希達（Jacques Derrida；氏被許為法國薩特以降最重要之哲學家），該詞源自海德格之 *destruktion* 概念，但德希達志不在消滅意義，而在揭解結構之內在矛盾或衝突力量。中文通用之「解構」一詞，據說原見於《淮南子·傲真》與《後漢書·陳蕃傳》，有「合會」、「分化」之意。在美國加州州立大學任教的柔密女士則

譯為「解結構」。

《哈帕文學手冊》（一九八五年出版，諾特洛·傅萊等三人編。這種書編給一般讀者與學生看，如果能從中找到言簡意賅的界說，最好不過）界定解構主義為「結構主義後起思潮—主要批評技巧，用來探索文學的正文中每一要素，在隔絕了來自外在的先入為主觀念時，可能具有的意涵。」跟稍後的一句：「強調客觀探討與分析，排除詮釋的主觀要素」擺在一起的話，如果去掉了「結構主義後起思潮」諸字，難免令人覺得是在談「新批評」。文中復指出，「每一詞為一符號，一片語為符號之綜合……」，更是跟符號學掛鈎。不過，解構主義與符號學的關係，正是解構主義與結構主義交疊之處，也因此我們說解構主義為結構主義後起思潮。這觀念源自瑞士語言

學家費迪南·德·索緒爾的語言示意系統說；索緒爾視語言學為符號學的重要一環，認為語言乃存在於某段時間之結構關係網絡，為一社會眾多符碼中的一種。這些複雜的關係，《哈帕文學手冊》的三言兩語，並未能說清楚，文末請讀者參閱「符號學」而非「結構主義後起思潮」，又沒附導讀書目，也說不過去。倒是在「結構主義後起思潮」條目之下，提到了德希達一九六七年出版的三本重要著作：《書寫與延異》、《聲音與現象》與《文字科學論》。

比較之下，何曼與哈蒙合編的麥米蘭版《文學手冊》（第五版；舊版無「解構主義」此條目，一九八六年的新版方補入）的界說就詳細多了。二位編者首先指出，解構主義興起時，為一以德希達為馬首是瞻的哲學與批評運

動。接着視卡西勒、胡塞爾、海德格、索緒爾、法國尼采派修正主義者、肯尼·伯克、寫《芬尼根的守夜》的喬也斯為解構思想之先驅。索緒爾曾經說：「語言不外只是差異。更重要的是：通常差異即意謂其間存有正面的說法，故能形成差異，但是語言裏頭有的只是沒有正面說法的差異。」他們認為這句話影響解構主義思想甚深。這語言學模子後來使用來描述其他體系，而「東西、實質、事件、及絕對消隱的概念，乃為關係、比率、構造、及相對的概念所替代了」（德希達用「延異」一詞來涵概「差異、不同、順延、延遲」諸意），因此，「一旦發現所見的事件其實是一準語言學系統之構造，吾人則立於解除或認可該構造之地，而該構造本身已自我解除、解脫、或解構了。」由此觀之，現代之任何運動都只是「從存有的理體中心論之形而上學轉移到各種關係間一新認可的差異遊戲。」《手冊》的編者復指出解構主義解了「創作與批評」這關係舊有秩序之構，結果時下一些學院派批評家如哈洛·布倫與傑菲里·哈特曼的批評文體，讀起來與「散文詩」一般無二，算是提及了解構主義與當代美國文評界的關係。

美國的解構主義批評之風，論者都說是耶魯「四人幫」首開的。「四人幫」指耶魯的四位教授：保羅·德·曼、哈洛·布倫、傑菲里·哈特曼、與希利斯·米勒。這四人，加上德希達，在一九七九年合著一本《解構主義與批評》，儼然耶魯學派已成為解構主義的大本營。但是布倫否認他跟解構主義有何瓜葛，他說出那本書是他的主意，書名也是他定的，因為他想表明他自己的文章是「批評」，餘子才是「解構主義」，那當然是典型布倫式的冷嘲熱諷。當然，解構主義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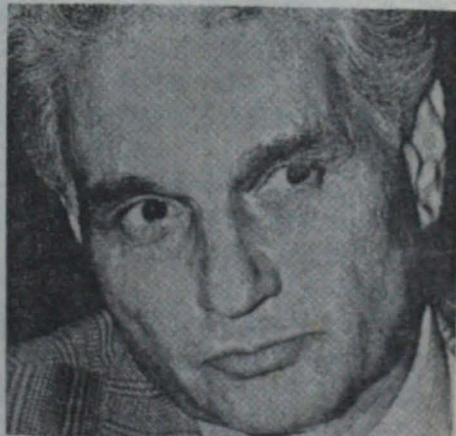
美國文評界像野火般蔓延燃燒，跟德希達脫離不了關係。德希達原在巴黎高等師範學校教哲學，每年春天則到耶魯比較文學系。一九六六年，鍾霍金斯大學辦研討會，請他去介紹結構主義，沒想到他卻解起結構主義之構，批判起李維史陀來，解構主義也就從此開始登陸美國，大行其道了。耶魯「四人幫」一方面推波助瀾，一方面吸收過濾，另以一番面目揚威文壇；已故德·曼的《不見與洞見》（一九七一，八三）與《閱讀之喻寓》（一九七九）頗有影響力。

德·曼的女弟子芭芭拉·鍾笙老是被問何謂解構主義。澳洲人英樂·沙魯新斯基有一回訪問她，說他有一個問題不敢問德希達（沙氏之《批評與社會》（一九八七）一書即為此系列之訪談錄），即：「何謂解構主義？」鍾笙不以為忤，說解構主義不外是教人問下列諸問題：「底線之形成除略了甚麼？抑制了甚麼？忽視了甚麼？哪些東西被視為無關痛癢？哪些東西被置諸邊緣地帶？」她所謂的「底線」，指關鍵或核心問題。這些德希達所謂的「質疑」，顯然有助於我們從正面去解答「何謂解構主義」這樣的問題，故錄之。

本文旨在補充陳師鵬翔訪談錄中提及的「解構主義」一詞，

無意也無能詳介此派思潮。有興趣進窺全豹的讀者不妨讀讀柯里斯多夫·諾利斯的《解構主義：理論與實踐》（一九八二）與《解構批評的轉變》（一九八三）、喬納頓·柯勒的《解構主義論》（一九八二）、喬納頓·阿拉克等編的《耶魯批評家：解構主義在美國》（一九八三）等導讀之作，或進一步細讀德希達及耶魯「四人幫」等人的原典。讀原典為接收新觀念新理論之不二法門，僅讀二手的導讀只能得到人云亦云的印象。

中文方面，奚密具爭論性的宏文「解結構之道：德希達與莊子比較研究」收入鄭樹森編的《現象學與文學批評》（一九八四）一書。另外，台北的《當代》雜誌編過德希達專輯。而到目前為止，唯一專著為任教於清華大學的廖炳惠的《解構批評論集》（一九八五），二本書皆由台北東大圖書公司出版，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找來解讀。廖炳惠給解構主義下的定義是：「視結構為人為意志之欲求控制所製出，因此在強將『異、外、它』之元素壓抑下來之同時，即展開作品的另一層活動，使本身建立起之等弟、形式瓦解。換句話說，在概念之中便有雙重的分化傾向，某一論述往往在表達的過程裏，邁向本身不自覺的矛盾盲點，和原意相違背。」（頁四二四） □



*德希達一九八一年在巴黎受訪時說：「解構不是虛無的封閉，而是向異己的開放。」

「好了歌」原來如此

*黃潤岳

從前我讀《紅樓夢》，
我明白了「不過如此」。
現在我看《紅樓夢》，
我卻明白了「原來如此」。

我在初中時看《紅樓夢》，只看它的故事。當時天真到以為書中所寫，全是真情實事。秦可卿房中，有唐伯虎的畫，秦太虛的聯，怎麼還會有武則天用過的寶鏡，趙飛燕的金盤，安祿山擲過傷了太真乳的木瓜……？

進高中之後再看，卻只專心於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之間的牽牽扯扯。年紀大一點，自己學會作詩填詞。對於書中的詩詞，興趣特濃。慢慢就開始欣賞它的文學，因為我已看過了許多現代小說和翻譯的西洋小說。

到了大學，便把《紅樓夢》置之高閣，根本沒有閒情逸緻來讀這些雜書。

十年過後，偶爾重翻。心境不同，領受也完全不同。有時候，竟會愛不釋手；自己也不知是甚麼道理。

如今老了，再閱《紅樓》，書中不只是有顏如玉黃金屋，竟是別有洞天。

一本小說，可以從小看到老

，並不簡單。不只看不厭，而且能夠發人深省；有啓示，有共鳴。引人入勝，而又不是如入山陰道上，使人應接不暇。看《紅樓夢》，好像會見老朋友。這位老朋友，可能就僅只是一位很久不見的朋友，回味昔時，重溫舊夢。也可能是一位畏友、諍友，甚至於膩友。又可能是青梅竹馬時的小情人，或者是初戀而不成的人。

還不止此，你可能在書中找到你自己；找到你的同病相憐的人；找到一種「不過如此」或是「原來如此」的感受。你髣髴忽然想通了、看透了、或者是「找到了」。

我現在便是以「原來如此」的心情來看《紅樓夢》中的「好了歌」。這歌在原書第一回的末了，可說是概括了全書的中心思想。

這歌是從一位瘋狂落拓、着麻鞋鶉衣的跛足道人口內唸出：

世人都曉神仙好，
唯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將相在何方？
荒塚一堆草沒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只有金銀忘不了；
終朝只恨聚無多，
及到多時眼閉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只有姣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說恩情，
君死又隨人去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只有孫兒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來多，
孝順兒孫誰見了。

我不懂為甚麼第一段用「唯」有，其他三段用「只」有。

一般人都認為神仙最快樂，所謂飯後一枝烟，快樂似神仙。神仙雖然快樂，那已是身後之事，

*《石頭記》中的
「好了歌」。

與他些薄田朽屋士隱乃讀書之人不慣生理
 緣他每見面時便說些話且人前人後又
 怨他們不善過活只一味好懶用等語士隱
 知我人不着心中未免悔恨再乘上年驚唬急
 念悲痛的已傷暮年之人貧病交攻漸在街
 那散心的光景來可巧這日狂了拐棒在瘋
 狂落心時忽見那邊來了一個跛道人
 前脫蘇履褌衣口內念着几句言詞道是
 世人都曉得神仙好
 古人都曉得神仙好
 世人都曉得神仙好
 石頭記 卷一 脂砚齋
 終朝只恨聚無多
 世人日日說恩情
 君生日說恩情
 世人都曉得神仙好
 痴心父母古來多
 士隱聽了便迎上來道你滿口說甚麼只見
 此好了便迎上來道你滿口說甚麼只見
 字還好了便迎上來道你滿口說甚麼只見
 是好若了便迎上來道你滿口說甚麼只見
 便名好了便迎上來道你滿口說甚麼只見
 中早已徹悟因笑道且住待我將你這好了歌
 解註出來何如道人笑道你這好了歌

眼前的功名、財富、妻、兒，佔住了現時的人心。有了這些，連神仙的好處都可以忘記了。

接下來，我們都知道：時間會銷溶功名；財富永遠不會滿足；夫妻的恩情，超越不了死亡；養兒防老也是完全靠不住的。每個人都知道的人生，只是「不過如此」而已。然而誰又能從這些限制中解放出來？

看得到這些，是一回事；要看通，又是一回事。哪一個人不知道「生不帶來，死不帶去」是鐵一般的事實！

我們能看得透麼？甚至於我們能看得化麼？

問題很簡單：身體生理（如飲食衣着男女）的需要，必須每天滿足。名和利的慾望，又永遠無法完全滿足。我們可以淡飲素食，但求溫飽；我們可以有情飲水飽；我們可以把我們的慾望的滿足，降低到最起碼的水平。可是，我們又有一個新的疑問：人生一世，所為何來？於是，有人

爭名，有人逐利；有人聲色犬馬；有人要立德，有人要立言。這就是這世界！

這世界給這位跛足道人，四段言詞講盡了。

你能看得透嗎？我希望你看不透。因為你看透了的話，你就可能會跟那瘋跛道人飄飄而去。

到那裏去？曹雪芹沒有交待；他又何嘗知道。就因為曹雪芹也不知道，我們讀起《紅樓夢》來，才有味道。可能那去的地方，真正去了並不是味道。

這首「好了歌」，任誰聽了都立刻明白箇中道理，也同意其中的看法；因為他所講的，全是事實。秦皇漢武而今安在哉？南洋的那些大頭家，他們賺錢賺「到死為止」，他們仍未滿足他們自己的慾望。

我們不要名麼？不求利麼？否定夫妻的恩情麼？教養兒女不是為了希望他們報答麼？怎樣才「好」呢？怎麼才能「了」呢？

再看《紅樓夢》——那道人

笑道：你若果聽見「好了」兩字，還算你明白！可知世上萬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須是「了」。我這歌兒便叫「好了歌」。

「好是極限，了是盡頭」，這是我對「好了歌」的註釋。

宇宙萬物，都有一個極限；人生百態，都有一個盡頭。莊子看得最清楚。第一篇「逍遙遊」就講到小大之辯。小大是相對的。大鵬一飛而上有九萬里，斥鴳騰躍上下，不過數仞；但在鴉來說，這已經足夠了，大鵬要飛那麼高幹嗎？大鵬能在數仞之間飛翔麼？

明白了有這極限，卻不可一走了之。在這有限之內，莫要強求。《莊子·刻意篇》有：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淡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看《紅樓夢》，
好像在回味自己的過去，
也好像印證我們的現在，
甚至於意識到我們的將來。



*《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書影。

不刻意如何會高？無仁義如何能修？不導引怎樣長壽？此聖人之德，一般人怎能達成？莊子談養生，以庖丁解牛為例：刀刃是極薄的，牛的骨節皮肉之間有空隙，順着那空隙去剔開，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事實上我們看那些賣肉的，切不上兩刀，就要磨幾下。除非用電鋸！（我曾參觀屠場，一條直線鋼鋸，不論豬牛，整隻推過去，立即分為兩半。）

「好了歌」將人生的實況唱出來，是讓你知：「不過如此」。然而，我們偏偏還是要去鑽牛角尖。《紅樓夢》中的人物，以寶玉為例，神遊了太虛境，他仍不能超越、解脫。書中人物，和我們這些廣大的讀者群，都同在一條路上徘徊。看《紅樓夢》，好像在回味自己的過去，也好像印證我們的現在，甚至於意識到我們的將來。

從前我讀《紅樓夢》，我明白了「不過如此」。現在我看《

紅樓夢》，我卻明白了「原來如此」。

在這裏，我用了「我讀」和「我看」。對我來說，兩者意義不同。前年，南馬文藝研究會主辦青少年文藝營，請我講演，我答應去講「我看《紅樓夢》」。翠園看到了新聞報導，要我到怡保去為嘉應會館主辦的文學講座講「我讀《紅樓夢》」。她還說看字是我們湖南土話。於是我得準備兩份講稿。看者，偏重在我的看法，讀者偏重在書的本身。

我對「好了歌」的體會，從「不過如此」到「原來如此」，是深度的不同。正像讀《紅樓夢》和看《紅樓夢》，有範疇的不同。也就是說，我進一層的了解到「好了歌」的內涵：為甚麼好就是了？了就是好？

譬如爬山，你登上了喜馬拉雅山的頂峰。在地球上還有更高的地方嗎？那已是嘆為觀止矣，不了也就要了了。

至於了，就是了結，就是完

了。正如《紅樓夢》第二回那座牆垣剝落的破廟有聯：身後有餘忘縮手，眼前無路想回頭。到了想回頭時雖然是好，卻已遲了。

人生不只是「不過如此」，還要進一步明白「原來如此」。這樣一來，我們雖不能及早回頭，應該可以另尋去路！

那就是宇宙萬物的相對中還有一個絕對，時間不斷的消逝中還有一個永恆。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一日，美國有兩個太空人余南(E. Cernan)與史密特(H. Schmitt)在月球登陸。他們傳回的電信是「人，我們在這裏」。英文原文更有意義，看起來好像是文法錯誤：人用單數，我們原是複數名詞，卻用單數動詞：“Man, We is here.”當他們登上月球，俯視廿五萬哩之外的地球，「我們」已是成為單一了。

十五年之後，余南回憶當年，他禁不住要說：那是一種無法了解的美。雖然不是一種宗教的

•《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一中的眉批之一。

能解者方有辛酸
之淚哭成此書壬午
除夕書未成芹為
淚盡而逝余嘗哭
芹淚亦待盡每意
覓青埂峯再問石
兄余不遇癩頭和
尚何悵：
今而後惟願造化
主再出一芹一脂是
書何本余二人亦
大快遂心于九泉
矣
甲午八日淚筆

經歷，的確是一種屬靈的經歷。

由此看來，無法了解的美好，怎麼會了呢！

人自己所能看到的，那怕是從另一個星球來看，仍不可能是一種宗教的經歷。人無法自救。也就是說：人單靠自己的智慧，修煉，甚至於敬虔，都局限在自己的思維和智識。人可以跳躍，人無法自己舉起自己。

在《紅樓夢》中，跛足道人看到了，甄士隱看通了。「士隱本是有夙慧的，一聞此言（前面引述的道士之言），心中早已悟徹」。結果是「竟不回家，同着瘋道人飄飄而去」（曹雪芹不用飄然，飄然只能形容「去」，飄飄卻是輕飄飄的，把整個人都浮起來了），超脫了塵凡。

《紅樓夢》是小說，描繪人生，並毋須給予答案，而且不必拘泥於某種哲學或宗教，所以以一僧一道開始。莊子是哲學家。哲學便是提出宇宙人生問題，同時企圖提供答案。老莊思想便是

道家哲學。道人只是修道之人，不必深明道家之道。道家之道又是甚麼呢？「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莊子·大宗師》）。「好了歌」云：好就是了，了了就好。了了就是甚麼都沒有了。

這是不是道家哲學的「無」呢？

別小看了《紅樓夢》是《石頭記》、《金陵十二釵》、《情僧錄》、《風月寶鑑》。這是空空道人將它從頭至尾抄寫回來的。道家講無，佛家講空。曹雪芹的空空無無，令人陶醉，令人神往。

原來曹雪芹自己心中的矛盾，不能解決，只有寫出來，一吐為快；正如歌德寫《少年維特之煩惱》，小仲馬寫《茶花女》。因此，整本《紅樓夢》也只是人生的「好」和「了」的嘆息。讀者與書中人物同聲一嘆。這也是一種解脫，一種安慰。我們要解

脫本身人生的矛盾，唯有仰望「造化主」。

《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一眉批有云：壬午除夕，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余嘗哭芹，淚亦待盡。每意覓青埂峯，再問石兄。余不遇癩頭和尚，何悵悵。今而後，唯願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書何本。余二人亦大快遂心於九泉矣。甲午八日淚筆。

這位相伴雪芹至死的人，她所求於造化主的，仍只是九泉之下的未了緣。假若是我，我就要求要與造化主同在，有永恆的平安喜樂，好而不了，了仍是好。豈不大好？ □

困擾 外二章

*塵僧

修行就是在學省捨。
越能捨者，其成就會越大。
要能捨則胸懷要寬，眼光要遠。
爲了達到最高的理想，
要能捨下小成就及挫折、失敗。



*曾培堯 生命系列 8533 六道輪迴 油畫

雖然對於佛法，已有着相當正確的了解，但當我閱讀更多的讀物與佛學書籍——尤其是有關中國佛教的後，我的心裏就會產生一些思想上的困擾。

中國佛教有着很可觀的發展，且對中國及世界文化也貢獻很多，然而我總是發現這些思想並沒有很深入普及民間。雖然在某個程度上，華人是具有文化意識的，但誰能否認目前海外華人對中華文化認識淺薄；又有誰能否認華人的劣根性強過優秀文化的薰陶？

當我又再面對生命問題時，竟然也生起了一些困惑。是的，佛法對生命的闡述已十分圓滿，我也多少有些兒體會，但當我看到衆說紛紜時，心裏想的又不是那麼一回事了。雖然說衆生根基差異，故有着不同的表達；而真理的完整性也非有限的知識所能詮釋及體會，故需從多個角度去觀照。然而當我們面對着衆多本質完全不一致的說法時，誰又能完整把握到真知真見呢？

我們的責任應在傳達真理，但我們的工作又如何呢？我不斷地探求，但總覺得是隔了一層，我心裏並沒有甚麼痛苦，但總有幾許掙扎。似乎，這又是我的困惑。而當我發現他人的許多說法時，雖明知是有着一定根據的，卻未必就接受他的說法。這使我

發現一個事實：這個世間是沒有完全的客觀標準的，除了真理；但真理又以何作為標準呢？

每個宗教家、思想家、哲學家，乃至科學家，都認為自己發現到真理。而真理只有一，為甚麼會有那麼多而雜的說法呢？說是從多方面得到的話，又為甚麼有着完全矛盾的現象存在？

生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廣 與 深

「止觀」方面的資料並不是很多，而且主要的只是在其中的幾部。我若想在這方面有較專精的認識，就有必要將它們作詳細及深入的閱讀。

其實我並不喜歡成為「專家」，不過我發現如果我一直留在廣泛的理解，尤其只在相當廣的知識層面上，有着某個程度的認識，卻沒有深入任何一門，那我是無法提昇自己的。

實際上，在理解方面，尤其是關於平等性的，已有了相當的認識；在差別相方面，則因與個人的個性並不符合，故沒有較深細的理解。我是一個大而化之的人，精密的名相，還有世間的森羅萬象，我都沒有興趣進一步去理解其表相的差別。這也造成我在學術方面的不足。我應該是屬

於思想方面的，精密的學術考據，非我所長。不過我仍可借用其法，甚至多少進入其中，以使自己能在某此學識上，有較專的理解。

中國佛教受到中國文化與思想的影響頗深，因此其佛教思想並不很純。其實佛教的流傳，除了法的真相外，是沒有絕對純的。只是我希望我們所學所教，能更接近真理。也希望自己在這段時間內，對中國佛教的止觀法門，多少作深一點的研究，使我對它的理解更進一步。如此則以後我在這方面有更好的表達能力與知識。若能成為這方面有較專的知識者，對弘法工作，也是有利的。

捨 心

修行就是在學省捨。越能捨者，其成就會越大。要能捨則胸懷要寬，眼光要遠。為了達到最高的理想，要能捨下小成就、及挫折、失敗。能含容衆生，還有甚麼放不下呢？

其實，世上的偉大人物，莫不都有相當的捨心。一個心量狹窄的人，無論有多聰明，都不會有多大成就的。能捨者必有其智慧，不能以智慧觀照世間，如何瞭解一切法的本性，如何體會衆

生是一體的，又如何捨下一切外表的假相？

我的感覺是如此，但我發現在事實上，有時候我的心胸還是太小。當我見到一些不平的現象，我常會有不平之鳴，這本不是一個能捨的人所應有的表現。

我們不能毫無意義地否定差別相，不平等的現象，固然應使它們平等。但平等並不是表面上的現象相等，而是性質上的平等。因此若我們透過事物的差別相而瞭解其本性之平等空寂，世上又有甚麼不平等的事讓我們操心的？

當然我們仍然生活在差別的事相中，但並不意味着我們沒有了平等。世間的真相，本來即是無相的，一切的相都是我們安立上去的。從理智的角度看來，我們真的是愚痴的。

不過平等性不是可以一味濫用的，它必須有合理的差別相來表達；而差別相也必須有平等性的透視，才能見出其差別的意義。

我一直在理論上作這樣的理解，也以此教人。我本身也設法往這樣的理解中去印證。因此我盡可能讓自己以更高的層次，更開闊的眼光去觀視許多事，也以更寬廣的心胸去含容、去捨下。而我失敗的是我往往還有偏差的態度，使我難以達到我的理想。

驚見《小艾》

*邁克

路過書報攤總不由自主駐足，本於對新鮮印就的文字一種原始的喜愛和親切。因為實在很少光顧，擔心小販白眼，匆匆瞄兩下就急急走開。也沒想到居然有這麼大的刺激會在街角出現：一月號《明報月刊》封面翠綠大字標題「張愛玲的中篇小說《小艾》重現眼前」。驚叫倒沒有，但是無可否認，百感交集以驚的成份佔最多數。

付了錢抓起一本馬上翻開來看。旺角本來便熱鬧，加上歲晚，川流不息的紅男綠女擠得簡直面目模糊，只是一團熾烈的色彩，一片無字無韻的聲音。但見「一隻黃蜂被太陽照成金黃色，在那黑洞洞的窗前飛過」，使人措手不及。三十五年前的錦繡，翩翩在另一個大城市浪一般滾將開來。

今時今日還要讚張的文字，反而是侮辱——就像還有商量餘地似的。也沒有所謂好與不好，是個熟悉的世界，抬出一隻塵封的箱子，裏頭素未謀面的玩意飾物是舊相識把弄過佩戴過的，摸上去儘是回憶。令人牽腸掛肚的終是原主，也不知有沒有通知她。大概沒有，否則會有按語，縱使是片言隻字，不會不提。

初面世在上海《亦報》連載，日期由五一年十一月四日至五二年一月廿四日，共八十二日，分七十二節刊登。沒註日期，那十日看不出空在那裏，可能是星期天。是《十八春》之後的作品，也用了筆名梁京，不是原名。《明報月刊》重印同時登了一篇發掘者陳子善的介紹文章，提到這個筆名的一段有一句刺眼的小標題，看樣子似為編者所擬：「故作神秘採用筆名『梁京』」。

橫看直看都覺武斷。未必是故作神秘，極可能有難言之隱。迄今所知只有這兩部小說署名梁京，都是四九年後、五二年離開大陸前的作品，都拖着一條光明的尾巴。《十八春》後來改寫成《半生緣》，後面幾回完全斬掉。離開大陸後最先寫的《秧歌》和《赤地之戀》，猶有餘悸的心還沒有平復，顯見是梁京時期的後遺症——較後發表的《浮花浪蕊》是這段空白的補充。陳子善在文末也表示《小艾》連載時反應冷淡「是個費解的謎」，標題企圖以「故作神秘」一筆勾銷，倒是張無中生有的遊戲，實在小覷張迷的理解力和想像力。

除了最後一節明顯的痕跡，《小艾》的題目是張當時尷尬處



境的有力佐證。假如任憑喜好，她不可能會用故事裏一個女角的名字作題目。不要說之前後都沒發生過——《桂花蒸阿小悲秋》是最接近的一次，也不像《小艾》般光禿禿的亮相——小艾也不是小說的正主兒。第八節始出場，十五節以後才真正是她的戲，並且五太太直到第四十九節病逝都穩霸主家席。當然是因為小艾是個下層社會的苦命人，比較迎合政治要求。事隔多年，《中國電影發展史》在討論《太太萬歲》和《不了情》的段落，還不忘揪她出來批判，咬牙切齒地又是「影片頌揚了一個充滿小市民庸俗習氣的女主人公」，又是「充滿了小資產階級的感傷」，可想而知風頭火勢是怎樣的場面。

柯靈的《遙寄張愛玲》提到「張愛玲留在大陸，肯定逃不了，完全沒有必要做這種無謂的犧牲」，大概張迷都同意。只是……《赤地之戀》至今未被歸納進她的皇冠系列，又意味着甚麼呢？最大膽的推測是想改寫後半部，又明白環境不允許，一拖經年。「那隻蒼蠅也飛開了，在陽光中通身金色」。分明就是《小艾》那金黃色的黃蜂，不管世事變遷，華彩絲毫不損。 □

貯藏

《摩里士》：一個自我覺醒的故事

*邁克

《摩里士》寫於一九一三年，那一年科斯特三十四歲。當時英國的保守風氣經不起刺激，些微的風吹草動都會演變成社會醜聞，不可能有出版商敢冒險印行一本以同性戀為題的小說——更何況還是原則上相當肯定的。作者自己也心知肚明，大概有種非寫不可的衝動，不但是創作歷程中的一根刺，也是他生命中一個必須清理的疑點，一日不處置一日不得安寧。

一九一四年成書，在友儕間傳閱，也只限於可以絕對信任的一小撮，外界好像不覺察。這也奇怪，以他的名氣，想必頗引人注目，再守口如瓶的朋友，言談間漏出口風並不稀奇。可能有過謠傳，當事人不出面，漸漸說的也失去好奇心。他似乎樂於接受批評，一改再改，最後一次大改動據說是五九、六零年左右，距完成的日子有四十多年。儘管英國是一貫的穩重，這時照說不會容不得這麼一本書。有人向科斯特提議，他並沒有同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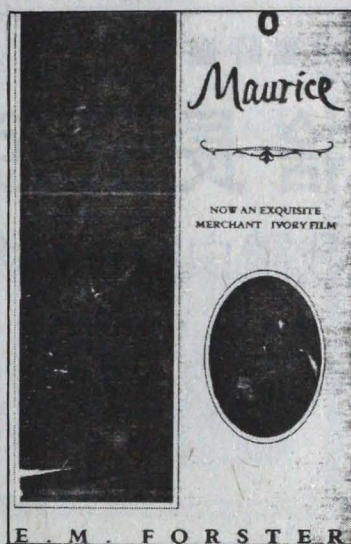
又過了十年，科斯特七零年逝世，《摩里士》翌年正式面世。原稿封面上有他的題字：「可以出版——但值得嗎？」另附一

篇後記，解釋前因。有一段特別引起我的喟歎：「它的主調是快樂——也因此有出人意表的後果：本書因而更難有機會出版。…如果它以悲劇收場，譬如說自殺之類，那又好得多，不會被當作色情文字或者有誤導未成年者之嫌。」當然我是觸景傷情，其實時至今日，觸及同性戀題材的創作仍難逃脫被歧視的命運。開明之士會很大方得體地表示自己一視同仁，然而大多數時候那是咽了一口唾沫後的場面話，骨子裏很清楚地在「他們」與「我們」之間有一道界線。始終是正派人看旁門左道的眼光，排斥是應該，同情是額外的施捨。

所以再回頭看科斯特的問題：「但值得嗎？」答案是肯定的，與《摩里士》的藝術成就不相干，單單爲了存在本身，也有存在的價值。在很多方面它是一本過時的小說，就算在英國，階級觀念也已經不那麼強烈了，一般同性戀者也學了乖，不像書裏的人物閃頭縮尾的，簡直高囊。可是還有許多基本上不能解決的問題，大概永遠都不會消失。《摩里士》是一個關於自我覺醒的故事，背景和時代縱使重要，纖細

的心理描寫卻是令它傳世的原因。在它出版後十多年的今天讀它，當然不帶當時趁熱鬧的色彩，反而更容易見到它的好處。

隔了這麼些年，不止一次遇到它，無緣無故的，都是翻了一翻沒有正經坐下來看。去年到台灣去，住在新認識的朋友的家。晚上只剩下我一個人入在屋裏，無意間看見書架上有一冊《摩里士》。抽出來看了兩段，因爲第二天要走了，一夜之間不可能看完，也就沒情緒看。這次在倫敦百忙中倒斷斷續續讀完了。繼《翡冷翠之戀》，《摩里士》也被搬上銀幕，當然原著也重新發行。封面換上劇照，男主角坐在黃澄澄的燈光中凝視着鏡頭，太漂亮了一點，也太滄桑，不很符合書裏廿歲出頭略帶蠢相的青年。但是到頭來更多的人會透過電影而結識摩里士罷？就像有一日群眾熟悉的《紅樓夢》將會是電視連續劇，不是那經過十年辛苦遺留下來的文字。社會學家恐怕要歌頌這種人文的偉大進步的，我們這些與文字結下不解緣的則只有惋惜——不一定是兔死狐悲，更有一種孤單之感。



捨長就短

我讀白靈的詩集《大黃河》

*張光達



這是我第一次讀白靈的詩集，起初還以為白靈是新人，看了書後的「白靈寫作年表」，這才知道作者的創作年齡已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而且這之前還出版過一本詩集《後裔》。《大黃河》一開始就是一篇痙弦寫的序「待續的鐘乳石」，這篇序文寫得很好，評語扼要入微，被收錄在《七十五年文學批評選》。

這本詩集的兩首壓卷詩是「大黃河」和「黑洞」，太長了，我沒有耐心讀完它。我較喜愛他一些短小的詩章，「楓紅了」令我著迷。「秋，是坐着霧自北地慢慢挪來的吧／帶著赭石或者

朱紅，輕輕浮過樹梢」，「美麗和老，都是從外表開始的嗎／風來湖上摺紋，白髮初附青絲上」，「楓葉隨她身後落下，|簌簌落下，自大地的北北，織一席厚厚的紅氈／為冬鋪路到南方，將春天娶回」。痙弦在序中說他「詩想靈活，句法純樸動人」，我覺得這句話形容得很貼切。我想再作補充的是：白靈的詩美得純樸，自然天成。「出口」是一首短小精緻的好詩，極易吟誦上口。他寫王國維「他是夾在古典與白話間／最後的一道，夕陽餘暉」，寫喜多郎的音樂「這是春天，為何天空站在枝頭吹不出綠芽／

這是秋天，何以大地昂首接不到一片落葉」。「剝虎大師」和「土地公公」是作者藉反諷語氣寫的兩首詩，還有「祖籍」裏的「在一張紙上／將以墨水的骨與血緊緊吸住／吸住紙張的纖維，彷彿／彷彿一個句點之吸附住地圖／不可能的變更」，都是我所喜歡的。

這是一本值得讀的詩集。現時有很多詩集充斥市場，有很多的新人出現，如果你在選購和選讀詩集時感到茫然，不知如何取捨，我樂意的介紹你這本詩集——《大黃河》。

鐘乳石

白靈

詩篇寫成了讀起來多麼容易
而我的，仍垂懸着，無窮的待續句
在內裏，向深洞的虛黑中
探詢呀探詢

數萬滴汗珠詠成一個字

而滑脫的字句呢，掉下去，只有

通通的回聲，都叫黯黯的地下河帶走了

好久好久，才有堅實的響應

像是指尖 滴在 指尖上

那是水珠與水珠的拍手

句與句的呼應，卻是

幾千萬年的距離啊

可以感覺相遇時會是怎樣的震撼

當向下的鐘乳與緩緩、向上的石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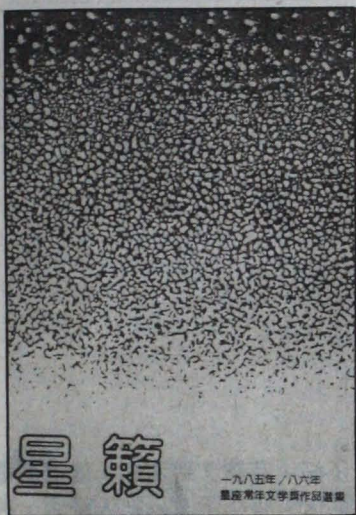
當可知的與冥冥中那不可預知的

在時光的黑洞中，輕輕的

一觸！

附記：據聞鐘乳石一百萬年才長一吋。

掛著的是鐘乳，滴凝在地面的是石筍。



《星籟》

《星籟》是砂勝越星座詩社叢書之八，內收一九八五／八六年（第五／六屆）星座常年文學獎入選作品，其中包括謝永就、林武聰、黃河影、沙其、林魂青、勉之等的詩篇三十一首、散文廿篇及小說三篇，另附錄羅胡的文學瞭望集及歷屆星座常年文學獎得獎作品名單。

本書由林武聰編選及寫序，林國水設計，書厚二百餘頁，售價每本四元正。郵購請寄：
The Sarawak Constellation Poetical Society, P. O. Box 1280, 93726 Kuching, Sarawak.

另，星座詩社叢書之五《葉味》（八一／八二年文學獎作品選集）和之七《遲水》（八三／八四年文學獎作品選集）尚有存書，定價均為三元五角，如欲購買也可一併郵購。



《失傳》

《失傳》一書是藝青在報館工作之餘所創作的方塊文章的結集，其中有作者學舞玩琴的體驗心得，也有他對人事的印象記錄，更多的是他觀看表演藝術的評論及隨筆。本書定價四元正，由雨林文莊出版，郵購可寄
Chan Yeong Siew, 405, Blok 51, Jln. 24/2, 40000 Shah Alam, Selangor.



《等一株樹》

《等一株樹》是傳承得近幾年來的專欄文章的結集，內收在報章上發表的「劍華集」及「星眼」等專欄文字六十篇，既有抒寫人倫之情的溫馨小品，也有批評時事的幽默雜文。書前收有溫任平的序「與傳承得聊天」，後附錄方北方的「向傳承得學習」。本書由十方出版社出版，每本定價四元正。郵購可寄：

White House Book Centre, 27, Jln. Bunga Tanjung 8B, Tmn. Saraya, 56100 K. L.

只要去郵局一趟，
您即可免去零買不全的煩惱。

今天就訂閱——

《蕉風月刊》

*《蕉風月刊》每本訂價一元五角，全年十八元。優待長期訂戶，一年只收十五元，半年八元。請填好右表，連同訂費寄至：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l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

*請將訂費到郵局購買Money Order或Postal Order。匯票收款人請寫：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新訂戶 續訂戶 編號：

訂戶姓名：(中) (英)

訂閱期數：從 期起，至 期止。金額 元

地 址：(英)

電 話：

支票/ 滙票：(號碼)

備 註：



讀者·作者·編者

祖安您好：

今天收到《蕉風》九月號，很喜歡。《蕉風》每期都有精采之作和充實的內容。尤其不斷發掘新人，並給予適當的鼓勵，同時也使讀者對作者有較多了解；足見您們在編輯作業上的認真、用心。

這期我已翻閱了幾篇，陳慧樺的專訪、夏宇的評介，還有說書評書，都非常有意義。

方昂，小黑，我今年四月訪大馬時，都見過，而且談得很愉快。記得在小黑家那晚，更見了六七位當地文友，並招待我消夜，喝酒，直至深夜才依依的分手。我一直很記念着他們。但太忙了，我沒有給他們寫過信，若方便，請代為致意。謝謝。

敬祝
編安

林煥彰

八七年十一月廿一日

韻兒：

吃過晚餐後，大家趕着沖涼洗碗，然後都一窩蜂地去圖書館。屋子就剩下我一人，我慢條斯理地洗頭、刷牙洗澡，世界彷彿回覆到平靜，甚麼都回覆到屬於我個人的。自私一點，這段時間是我最享受的。如今冬天，天氣黑得快，到處是漆黑一片，我坐在桌前，就一盞桌燈亮着，我抽

烟寫稿，有時甚麼都不做。收音機永遠有意料不到的好歌。我覺得這段時間，雖未言及甚麼偉大快樂不快樂之言，怎樣說，做自己鍾意做的東西，到十二點他們全又回來了，所以分外珍惜。

最近學校做了許多個電影節，其中一個他們編成全部女導演的系列，電影有好有壞（鍾意與不鍾意），昨夜我們去看一套法國戲 *Vagabond*，十分好，如到了馬，別錯過。十分可惜，相信有好多部都過不了關，你們大概都「無福消受」。有一部德國的 *Straight thro' the Heart*，電影中的女孩，在最意志消沉時去染了一頭藍髮，God，我希望我們也有這份勇氣和「自由」（妳知我是指突破社會制度而言）。

在美，是有很多的孤寂，因為朋友都留下了。大概是如今屋子裏人多了，也可能是如今沒上課了，我漸漸學會了享受偷閒。白天去打三個小時的工，下了班就在街上逛到喜歡才回家煮飯。我漸漸覺得就算是一個人，我也可以輕鬆地活下去。我不知是不是那種「不死到臨頭，都不會積極」的那種人，唸 Master 如今是擱下了。

還有三個星期就 X'mas 了，街上擺滿了花，有一種叫「春不老」（雪裏紅）的，引起很多遐想，買了一盆叫 X'mas cocktail 的，白船不喜歡，他說長花的盆栽

不好，花謝了難看死，這麼悲觀的人，有花不賞只杞人憂天，與我正相反，我才不去想到了四五十歲自己老醜得怎樣。

好了，下回談，沒有我的祝福妳也一樣好的，是不是？

山離

八七年十二月二日

祖安：

自從「十七區」後就一直沒投稿過任何作品。「一九八七年正要過完的時候」希望可以趕在十二月份的蕉風露面，不然，沒意思了。

「十七區」我自己也覺得别扭，所以準備大大改動，可需要一段時間，到時，再投過去給你。

另外，一些文友提到近來的《蕉風》，最大的遺憾是評論文章的缺乏，他們說：懷念七十年代的《蕉風》（那時未改成現在的版本）。我想懷念的也許是裏頭純文學的氣息吧。

祝 編安！

若隱

八七年十二月五日

編按：「一九八七年正要過完的時候」已刊在 410 期。若隱最近鮮少發表作品，但據她所說是創作不歇，只是不願遽然交出而已。

韻兒：

上週給你們寄去「略談解構主義」一文，後來覺得不妨多加一段，請補在關於美國解構主義者部份之後（大約是最後第二段吧？）請代查原稿，因我沒留底稿。

有沒人聽齊豫的新作 *Stories* 呀？萬仁的新作《惜別海岸》上片了，去看了，覺得他很悲觀。

新年了，祝大家

Happy New Year

張錦忠

韻兒：

不知你是先讀稿還是先讀信；無論如何，有一點我是要說的。其一是也許你會說這是散文（近似），但我想着的是，這樣的小說該多花點時間去讀吧，我自己就愛讀需要思考的小說。其二是主題。我原來的意思是：一個離開家庭的孩子在外的一切行動都與家完全的脫離關係，換句話說，當你走出家門後，至親的人將無法獲悉你在外的活動，但日子依然滑過，是我最感痛惜的。其三是寫這樣的東西這樣寫法並未受任何人事的影響。有時候，當你很想去辦一件事又做了出來的時候，你是無法回答「你為甚麼要做」這個問題的。雖然做的不一定很好。

你能把稿轉給姚拓先生看嗎

？我希望能收到他的信。

謝謝兼祝福一併寄上，給你。

鞠藥如

八七年十二月九日

星期三、午雨。

編按：鞠藥如信中提到的小說題名是「貓戀」，寫得很清新，將在近期刊出。這一期砂勝越特輯也有她的一篇小說「半節胡」，題材獨特，處理得相當驚心動魄。

韻兒：

給你寄上一篇散文和兩首詩，看看能不能用。

《蕉風》編得很好，我們是極需這樣一本刊物的。看看本地有哪一本刊物是可以同時容納資深作家及年輕作者，讓大家齊齊呈現創作、百花齊放的？《蕉風》就做到了。想想辦法再邀幾位作家寫專欄，那麼《蕉風》肯定更有看頭了。

本想這假期寫多多的，一玩起來就玩毀了我的計劃。你是不是也喜歡遊山玩水呢？想不想環遊世界？

祝：好

采燮

八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祖安仁者：

寫稿給《蕉風》似乎較有壓力。悄凌曾抗議說我寫給《蕉風》的詩，水準比投給他的文風版的要好。其實我本身也還無法作自我評估，尤其那些詩的創作。只是前幾個月，不知為何詩興大發，多寫了幾首。目前這股創作的「靈感」，似乎枯萎了。除了寫幾篇散文與論文，竟然寫不出詩來。看來，詩的創作的確是需要相當深的功力才行的。

對了。遺憾的沒有收到您們的調查表，否則說不定我也可以發表一些意見，或者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覺得這樣的工作也是很有意義的，說不定還可以將調查的範圍推廣些，以及於讀者。從中，或許也可以收集到一些好的意見。

祝

編安

繼程

八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編按：八八年一月廿五日，繼程法師（塵僧）在悄凌引領下來訪蕉風編輯室，和我們結下一段文學緣。他說，一個人和一個人相見，背後是需要許多條件促成的，所以相見自是有緣。他也說，一般人將因果論看作



讀者·作者·編者

命定論是錯誤的，他舉「種瓜得瓜」的例子：種了瓜結果的話得的必然是瓜，而不會是豆，但結不了果的時候，哪來得瓜？繼程法師非常風趣親和，我們說他這麼年輕英俊竟去當和尚，他也不以為忤。

編輯先生：

《蕉風》的詩作都很不錯，唯文章方面流水式的抒情散文居多，似乎很少看見那些大題材大製作的作品，我欣賞的兩位散文作者辛吟松和鄭采變的文章好像在《蕉風》沒出現過。

最近由於生活相當忙碌，我很少看書，也很少寫，停筆只是一段日子，再重提筆時，發覺退步了許多，寄給蕉風的幾篇詩，寫得匆忙，也寫得快，懶得再改了，因為我連握筆都已覺辛苦。我對詩、散文、小說方面的抱負都很大，但由於生活環境的影響，使我不能即刻實現我的宏願。

今年的馬華文壇似乎冷了許多，評論的稿似乎沒有看到。我想《蕉風》可撥出一版讓作者針對刊在《蕉風》的作品做出評析，好的作品總是要經過推薦才能廣泛的受注目。

喬梓上

八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編按：辛吟松和鄭采變的文章在這一期中都可看到。評論的稿件欠缺已非一朝一夕的事了，我們打算推出一個「極短評」的版，大家可從每期的《蕉風》裏選擇任何一篇創作做出評析，文不在長（五百字左右即可），只要切中肯綮。

韻兒：

謝謝你的長信。（我不覺得很長）。

最近我在看西西，她文章實驗風味甚濃，不重複。難得。（文壇也像武林大會，有自居正派，好像也有旁門左道——哎呀管他，我想你知比我更多。我記得我第一篇小說投去《新明》是因為我看到他們寫得差，同時相信我可以寫得更好，所以才投去的。）

那位大余，我知道。寫起東西有點亦舒或張愛玲風味的人我隨便瞄瞄應該都有一點印象。我有看過他在《新潮》的小說。我已經很少看亦舒了。（甚至小說也很久沒看了。）我從沒買過亦舒的書。因為我家裏還有一位姐姐是亦舒忠實讀者。她也能看西西。據她說那篇「浮生不斷記」很有趣。我喜歡讀書的人。我很高興有這樣的姐姐。

有沒有你認為值得介紹或必須一讀再讀的詩人？（星馬港台大陸老中嫩）。我想多看。我的心事比較適合以小說或散文方式表達。（一笑）。停一停。嘗試實驗。說不定對面另有一番風景。反正要零用時總得寫。

最近的《蕉風》編得不錯，好像很有交流的樣子。407期的唐多加那篇「母親」寫得很舒服熨貼。至於那位小爾，套一句你們慣用的流行術語：很可期待。不知是否我眼高或吾道太孤，我很少在《蕉風》看到令我眼睛一亮的大作。（當然我自己的不算）。我則看過鍾曉陽寫的《停車暫借問》。好的小說要使人覺得在描寫真實的人生，即使它其實是虛構的。好的小說家應該完全幕後，好像空空兒一劍不中即飄逸遠去。其他大大小小就由你們編者先生做囉。所以

編安

阿細

八七年十二月廿五日

王祖安：

謝謝您的回信及錄用拙詩「病中苦吟」。

我正整理搜集已發表過的詩稿，盼您能把我投寄給《蕉風》待用的詩影印一份寄給我，謝謝。出詩集只為一種記念，已無太大的狂喜，中年心境，正是：「

縱有歡腸已似冰」！

您對稿件的處理，取捨非常「大刀闊斧」，並且很尊重作者的意願，令我欽佩。 順祝
文思煥發

陵旭敬上
八七年十二月廿八日

韻兒：

謝謝來信。我剛有些稿要寄去《蕉風》，寫了王祖安的名字。《黃金時代》我已經通知了他們不寫了，只是還找不到人接手，目下還勉強在寫。主要是沒時間，也想寫一些別的——一個月，廣東人所謂的「唔嘍唔吊」。其中有一篇「意難平」，本來叫「多少恨」，讓他們改了題目，而且刪去兩節，可真是意難平，請你們登原稿。

這一向十分忙，加上下星期要回去三藩市辦一些私事，百上加斤。今天新年，破例不做事，看了一天小說（《醒世因緣》）。沒去看梅艷芳，但我們辦公室就在體育館對過，晚晚逼着要聽。《胭脂扣》企圖去看，兩次向隅，但據說不好。

有沒有聽達明一派的新唱片？有我的大作「情探」。另一首「上路」填了一半，被改得面目全非。

祝 快樂

邁克

八八年一月一日

編按：這一期我們刊出邁克的兩篇書話，追看邁克文章的人可要雀躍了。

韻兒：

十二月十二日信，來得正是時候。我這篇「好了歌」寫兩頁就停下來，不知停了多久。你的信一來，靈感也跟着來了。一氣呵成，文不加點。這兒下了兩場大雪，各有尺餘。太太陪同女兒孫輩去滑了幾次雪，去年我去參觀過一次。每次每家要開銷百多元。滿山滿谷都是人。華人不多，大概節儉成性，愛惜體力，不愛多作激烈運動。

大概你們還不知道：明年四月廿五日至五月一日，在台北有「八八年環球宣教大會」，主席鄭國治牧師，蔴坡人，乃我在龍引的高足。堅邀我們夫婦參加，我們答應了。會後續程新馬，大約是五月下旬，向親友們傳福音。順便看看你們這班文友。

……

魔鬼祝福，多半是引誘你，使你沉溺於世俗的奢華，作只求目的，不擇手段的事，自利自私，不能原諒人、不能饒恕人；也經不起災難困苦。魔鬼就是這世

界的王，空中的執政者掌權者。牠的祝福，就是試探。例如做官的，受不住誘惑，便會貪污，便會犯罪了。

你們在去年七月號提到「為文學注入人文色彩」，也提到牟宗三教授的人的價值：永恒與終極的關心。華人文化的中心思想便是天人合一。諸子百家，殊途同歸。

牟教授著有《中國哲學的特質》，特別推崇徐復觀先生所提的憂患意識。「人生宇宙的確有缺憾，聖人焉得無憂患之心」？憂患甚麼？「萬物生育不得其所」。悲天憫人，可謂菩薩心腸。這就是為甚麼華人自古以來，易於皈依。《蕉風》作者群中現在便有塵僧諸位。前期的如陳瑞獻。

文學與宗教之間，有一大段距離。但是文學和哲學及宗教卻有切割不斷的關聯。文學着重在心情，哲學在心意，宗教在心靈。此心終是一心！

你有自由去放棄宗教信仰，千萬不要照單全收魔鬼的祝福。

我希望我這篇文章不會超過你所規定的「一點點」。其實我是無意說教的。

祝福你。願上帝祝福你。

潤岳 八八年一月四日

編按：黃校長又將要來馬了，要見黃校長的讀、作者可得把握時機。 □

電影

八七年電影院 觀影記錄

*驢皮

*《地下情》的故事非常歐化，難以共鳴。



對於過去一年在大馬商業院線放映的影片，老話一句，我們看了一些想看的片子，然而，還有更多的片子看不到。不過，這也沒甚麼好生氣的，片商如果不放映，觀眾也可另闢途徑，同樣的也能達到看到更多好片子的目的，錄影帶流行的今時今日，還真不愁沒有揀擇的機會。戲院已放映過的，或將要放映的，錄影帶已經一應俱全等着你，就連沒有人打算公映的片子，我們也都垂手可得。不過，若要回顧過去一年放映的影片，自是不能包括錄影帶這個來源。我們只能集中在大小戲院放映的片子，因為並不是每個人都有能力擁有錄影機，卻每個人都有能力上電影院。同時，也有必要聲明一下，本文範圍，也只是華片及西片而已，其他如印度片、印尼片或馬來片，都不包括在內。

先說華片部份。

一年裏面，上演的華片的確不少，可惜登樓的沒多少部。當

然，個人本身看的也不多。以下列出的名字都是我一年裏面所看的中港台影片：《龍在江湖》、《夢中人》、《最後勝利》、《父子關係》、《北國紅豆》、《地下情》、《娼館》、《天官賜福》、《倩女幽魂》、《北京故事》、《奪命佳人》、《A計劃續集》、《烽火佳人》、《盡訴心中情》、《神奇兩女俠》、《桂花巷》、《英雄本色》及《靈幻先生》。是的，只得十八部。不過，的確是沒辦法，中港台影片能夠在本邦放映的，都不是當地最好的作品，一般的商業片，又實在毫無吸引力可言。更何況現在的戲票又賣得這麼貴，升斗小民，不得不斤斤計較，所以華片的出席率，自是低得可憐。

在這十八部影片當中，我歸為劣片的就有《龍在江湖》、《父子關係》、《北國紅豆》、《奪命佳人》、《烽火佳人》及《英雄本色》。既然是劣作，那也就沒有必要提了。至於那些較

令人滿意的作品，也不乏缺點纍纍，只是就整體而言，尚有其可取之處。

《夢中人》述說一段千年孽債，古裝部份比時裝部份精彩，林青霞又再一次以她的美麗來彌補演技不足的缺點。《最後勝利》不論是情節發展，或角色塑造，皆能夠治荒誕及悲情於一爐。李麗珍、李殿朗及曾志偉都有水準以上的演出。無可否認，這是去年最標青的港片（之一？）也是導演譚家明沉寂多時後的「勝利」——雖然不是票房上的勝利。

《地下情》的現代空虛人生，其實並不適合作為華片的題材。這類的故事，其實非常歐洲式，所以縱然戲拍得不錯，演員也精彩，能夠共鳴的時刻就不多。《娼館》肯定了每一個最沉默，最最沒威脅性的人，他的殺傷力絕不容忽視。蘇明明証明台灣女人巴辣過人。《天官賜福》根本是《烏龍鬼門關》

的最新版本，可惜編導

•《桂花巷》野心不大，只是細細描寫一個女人如何過了一生。



•《神奇兩女俠》終於使華片的男女關係正常化。



毫無幽默感，白犧牲了一個可以很 Charming 的電影。

《倩女幽魂》雖不由徐克導演，整部戲都是徐克的影子，這是最令人驚訝的地方。影片的人物造型及道具，無可否認都是從無數西片盜取精華，這點倒不必太計較，反正擺到明是在「玩」，觀眾也看得過癮，皆大歡喜。就特技而言也有水準上的表現。

《北京故事》其實名大於實，是洋人眼中的華人。編導一不做二不休，投洋人所好之外，又以不值華人尊嚴為根本，就出了這樣一部膚淺浮面的《北京故事》。導演這種作法雖不值得鼓勵，影片本身倒也有它積極的一面。至少這部片子在西方影壇頗引人注目，票房也很理想。華片打進國際市場，《北京故事》算是跨出了一大步。

《A計劃續集》根本是成龍的個人表演，影片最吸引人的是看成龍如何設計道具及場面，來遷就他的連場武打。單單這一點

，就可以寫一篇「成龍研究」！《盡訴心中情》單單為了看顧美華，就應該捧場。香港這類型的女演員還真不多。不過，最叫人吃驚、最挑戰性的演出者是——李賽鳳！如果你以為李賽鳳是另一位香港青春女星，你錯了，本片是她最不妥協的一次反擊。

《神奇兩女俠》終於在華片歷史上正常化男女關係。以往的華片，一扯到性關係，總是女方吃虧——一失足成千古恨！現在呢，鄭裕玲與葉童雖然被王敏德騙一筆錢，但王敏德跟她倆胡混了幾天，王的體力付出和鄭葉兩人的金錢損失互相抵消，男的不覺得自己是騙子，兩女也不覺得有甚麼損失。香港電影能夠跨出這一步，委實不簡單。

《桂花巷》野心不大，只是細細描寫一個女子如何過了一生的故事。故事非常張愛玲，隨你叫它做《華麗緣》或《金鎖記》或《怨女》，並無不妥之處。編導把每一個事件淡化到只有動作

，一切的感情浮動只能意會不能言傳，能夠領略多少，那就看觀眾的造化了。

一般的說法是：《殭屍先生》比《靈幻先生》好看，而《靈幻先生》又比《殭屍家族》精彩。這三部電影是同一部電影的一二三集，我第一集第二集都沒有看，不欲置評。作為一部電影，《靈》片娛樂性豐富，嘻嘻哈哈的，倒也過癮。奇門遁甲儼然成為華片主流的片種之一，演變到今天，潛力不可忽視。

現在是西片部份。

無可否認，個人比較上喜歡看西片，又是老話一句，西片無論在演員、導演或其他，各方面都比華片略勝一籌。所以在八七年看到的西片，數目就是華片的三四倍。自然，好看的西片還是不多，但至少令人滿意。個人喜歡的就有《義薄雲天》(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情人結》(Peggy Sue Got Married)、《心痛》(Heartburn)、《金錢本色

*右：《鐵面緝私組》除了火車站槍戰精彩外，四個正義警探的形象塑造也極成功。

*左：《色魔斗女巫》的結局，是前者被驅走，不是被消滅。



》(The Colour of Money)、《色魔斗女巫》(The Witches of Eastwick)、《歌手正傳》(La Bamba)、《棉花俱樂部》(The Cotton Club)、《今天不是讀書天》(Ferris Bueller's Day off)、《鐵面緝私組》(The Untouchable)、《鱷魚先生》(Crocodile Dundee)、《為你情狂》(No Small Affair)、《女殭屍情挑美處男》(Once Bitten)、《世代風流》(Nothing in Common)、《半人鐵警》(Robo Cop)及《使命》(The Missions)。

其實，看過的西片遠超過這個數目，可惜能夠讓我喜歡的就是不多。以上列出的名單，有好也有壞，有些的確是真的好，有些是有趣，有些就是垃圾品味了。講到垃圾品味，不得不特別提出《女殭屍情挑美處男》。這部戲真的可以用「粗製濫造」來形容，也沒花多少錢，特技也小兒科，卻是全年最Charming的西片。印象最深的是女殭屍的感慨：在二十世紀當殭屍真是個惡夢！

關於《色魔斗女巫》這部片，我願意長篇大論講它的故事，因為大多數人多多少少都「誤解」這部作品，有必要說個分明。故事發生在一個小鎮，三個女人分別是藝術家、音樂老師及記者。她們的婚姻狀況如下：藝術家是個寡婦，夫妻恩愛可惜難偕白首；音樂老師因為不能生育，丈夫離開她；記者卻是太會生養，丈夫逃之夭夭。三個女人都是好朋友，她們時常會聚在一起，感慨鎮上沒有一個像樣的男人，卻多的是想佔便宜的男人，例如那出了名的好色校長。在一個風雨交加之夜，三個女人妳一言我一句拼造出她們心目中理想的男人——而這一個幻想中的產物，真的出現了！一般上，觀眾都只注意到一點，這是男人與女人的戰爭，碰在一起吵來吵去，誰少了誰又不行。其實，在「色魔」出現之前，導演早埋下伏線。開頭的一場戲不是說全鎮的人都集合在草場上，聽那好色校長沉悶冗

長的演講，結果下了一場大雨草草結束嗎！這就是三個女人「同心協力」之下的成果，也就是說這三個女人皆有「女巫」的潛質！「色魔」的出現，也是在同樣的情形之下發生。色魔斗女巫的結局，是前者被驅走，不是被消滅，只要三個女人再「心思思」，色魔肯定馬上現身！

去年映了兩部哥普拉的電影——《情人結》及《棉花俱樂部》。人都是善忘的，一段熾熱的戀情隨着時光的流逝，逐漸褪色冷卻，生活就是如此磨難深深相愛的人。如果有機會從頭來過，大家都會說：我絕不會再犯同樣的錯誤，而且做得更好。但，真個從新來過，恐怕還是重蹈覆轍，因為人大部份時候，都是感情用事多過理智，而這只怕就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原因了。《情人結》要講的就是這些。

《棉花俱樂部》一片紙醉金迷。每當華燈初上，江湖冒險家如潮水般湧現，「棉花俱樂部」

*《今天不是讀書天》是青春片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好景緻。

*《歌手正傳》像家庭電影多過像歌星傳記片。



是他們炫耀財富之地。電影本身不算盡善盡美，譬如人物太多，影片多線發展，顧此失彼，皆難有深入的描繪。前半部的《棉花俱樂部》相當難看，到後來漸入佳境，戲卻也演完了。可惜是可惜了點，但本片還是非常好看的電影，眼睛大吃冰淇淋。

《歌手正傳》像家庭電影多過像歌星傳記片。也難怪，里奇維倫出道尚不到一年，名曲還唱不了幾首，就已墜機逝世。他還來不及吸毒、濫交，那還有甚麼東西可以編進劇本？所以只得大拍他的母親及哥哥，結果拍出了這類片少有的深度。

《鐵面緝私組》除了火車站槍戰精彩絕倫外，四個正義警探的形象塑造也極成功。老警察經驗老到，冷靜狡猾賽狐狸；會計師的惹笑談諧，惹人好感；快槍手槍法之快之狠，聞之喪胆；男主角甚麼也沒有，所以影片努力塑造他住家男人的性格，一個負責任，愛惜妻女的正直男人，觀

衆一下子就認同了。

《今天不是讀書天》是青春片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好景緻，錯過了是你的損失。學生哥的曠課天，從來沒有這麼充實過，真的，時間消逝得太快，你如果不停下來瀏覽一下四周圍，或許你就錯過甚麼好東西了。

看了《義薄雲天》，誰還屑去看香港的英雄片？港產英雄片只抄到皮毛，真正的精華可一點都沒有呢！

《金錢本色》只令人嗅到金錢腐朽的味道；《心痛》是梅莉史翠普最平實的一次演出，這次她不必去扮演奇女人，也不必用外國口音講英文，謝謝謝地。

《使命》雖然得了康城大獎，卻不特別標青。影片最感概的是爲了救人，或爲了殺人——都是使命，人都不惜千里跋涉，千辛萬苦要達到目的。

《鱷魚先生》風趣惹笑，有提神醒腦之效；《半人鐵警》是講一個迷失了自己的人，如何一

片片重建自我，影片志不在此，是浪費了。

《爲你情狂》正如它的片名，可以爲你做任何事，但一轉個身，卻又和另一個女孩子情狂！畫面外的聲音才道：我永不會再愛上任何女孩子，畫面內卻在兜搭了，叫人莞爾。

《世代風流》鬥分裂症，前半部與後半部幾乎風馬牛不相及，影片描寫的父子關係，是美國片難得一見的。這應該是積基格里遜最後一部重點出擊的作品罷。

以上所寫，都是浮光掠影的觀影印象記。其實這一批影片，算不上齊全，例如《流氓大亨》（或名《秋天的童話》）及《監獄風雲》，皆沒有去看，所以文章內沒法提及，總是美中不足。且不去理甚麼遺珠吧，我的電影回顧，就是這樣。 □

電影

戲院外的 觀影回顧

*公羽介

• 意大利導演波洛尼尼的《遺產》。



在國內看電影，共有兩個通道，一是按時上一般的商業電影院買票入場，另一就是前往一般外國文化協會，或者參加馬來西亞藝術電影會成為會員，觀賞商業院線很少上片的一些影片——必須聲明，這並非表示它們就必將是高格調影片。

本地經常放映電影的幾個文化協會，例如英國、法國、德國（即歌德學院），以及蘇聯，都如常的幾乎每週向大眾呈獻視野之餐。由於時間有限，蘇聯文化協會辦的電影活動本人一次也沒捧場，而其他的則只能儘量抽空去觀賞而已。所以，難免出現許多遺漏。

如今一年後回顧，在記憶裏留存着印象的，除掉一些還喜歡或者認為出色的影片之外，剩下來的主要便是以某個項目制定的電影專題，或者乾脆就是某某領事館和某某機構團體協辦、每年才舉行一次的電影週或者所謂的電影節了。

文化協會一般放映節目

關於文化協會如常放映的節

目，英國方面，印象最深刻的是四月份排出的英國導演比爾道格拉斯 (Bill Douglas) 的三部曲：《童年》(My Childhood, 1972)、《思親》(My Ain Folk, 1973)，以及《歸途》(My Way Home, 1978)。

道格拉斯本是一名出身蘇格蘭礦區的小人物，可是透過他對人、對社會體制，以及對電影藝術等的獨特見解，即使運用的素材甚具自傳性，這部綜合三部曲的處女作同樣成績十分傑出。

該片從來也不曾在本地公映過。別的不曾公映過的影片，尚包括了《一個鄉村的輓歌》(Requiem for a Village, 1975)、《溫斯丹尼》(Winstanley, 1975)、《坐不住的本地人》(Restless Natives, 1985)，以及《阿薩姆花園》(The Assam Garden, 1985) 等。

不過，已經排期的《一個鄉村的輓歌》，後來因為電檢處發生問題，臨時抽起；而《溫斯丹尼》又由於停電，只看了二十多分鐘便緣慳一面。因此，英國文化協會去年提供的新片（定義為從未在本地公映過的片子）實在寥寥可數。

舊片值得一提的，則有《黑獄亡魂》(The Third Man, 1949)、《教育麗塔》(Educating Rita, 1983，本片前年在英國文化協會首映)、《幸運占姆》(Lucky Jim, 1957)，以及《大炮仙比利》(Billy Liar, 1963') 等。

法國方面，以影片放映數目而言，法國文化協會在衆文化協會當中，應該首屈一指。它幾乎每個星期都放映兩部片子，其他的頂多一個星期放上一部吧了。

上映過的精采電影名單，約略概括了：布拉桑 (Robert Bresson) 一九四四年執導的 *Les Dames Du Bois De Boulgne*、梅維爾 (Jean-Paul Melville) 的《獨行殺手》(Le Samourai, 1967)、伊力侯馬 (Eric Rohmer) 的《慕德的一夜》(Ma Nuit Chez Maud, 1969)、Marcel Pagnol 原著改編的三部曲——《馬力奧》(Maris, 1931)、《芬妮》(Fanny, 1932)，和《西撒》(Cesar, 1939)、雷諾亞的《郎瓦先生的罪行》(Le Crime De Monsieur Lange, 1936)、《鄉間的野餐》(Une Partie de Campagne, 1947)，以及柯斯塔嘉華斯的《大風景》(Z

*波洛尼尼的《馬塞羅》。



,1969) 等。

相對於其他的文化協會，法國提供的片子未免顯得新片太少，不斷重覆前兩、三年節目的頻率則過高。但是，整體來說，去年最有看頭的節目，仍然非數法國文化協會不可。

此外，去年它也是唯一的一個文化協會以某些項目作為當月節目的專題，好像「根據文學名著改編的電影」、「偵探片」、「阿倫狄龍電影月」，以及「尤蒙丹電影月」等。

德國方面——英國、法國，以及德國三個文化協會，去年我光顧次數最少的要算是德國，故翻查全年度的每月節目表時，大部份片子都是「它們認識我，我卻並不認識它們」的。

導演我較為熟悉，而影片放映時也看過的真的不多，它們是：葉納荷索的紀錄片《木匠史丹納的巨大幻想》(The Great Ecstasy of Woodcutter Steiner)、《嘉斯柏侯沙之謎》(Everyone for Himself and God against All, 1974)，以及《玻璃精靈》(Heart of Glass, 1976)；阿歷山大克魯茲(Alexander Kluge)

的《情緒的力量》(Power of Emotion, 1983)，以及沃卡雪朗多夫(Volger Schlöndorff)的《錫鼓》(The Tin Drum, 1978)。

而其間受歡迎的大片，自然該屬《錫鼓》了。這部根據德國名作家根塞格拉(Guthert Grass)原著小說改編的電影，拍來頗具商業價值，可是卻不明白為何本地院商沒人夠胆進口推出？

去年歌德學院放映過，我又看過，且尚值一提的還有一部由名氣日響的女導演桃麗絲桃麗(Dorris Dorrie)拍攝的處女長片《直落心底》(Straight into the Heart, 1983)。

本片的定約與陌生人同居，卻謝絕感情投入的乍似荒謬故事，若能與台灣陳坤厚的《最想念的季節》(本地上市時改稱《女人三十一枝花》)比較着來看，一定會樂趣更高。

電影週或者電影節

接着下來，就集中談一談大使館與人協辦的電影週或者電影節吧。

一共有五個：「英國電影週」、「法國經典電影週」、「意大利波洛尼尼電影節」、「蘇聯電影週」，以及「日本電影節」。

「蘇聯電影週」本人缺席，無從置喙。而且推出匆促，至今我還搞不清楚到底放了些甚麼電影？

「英國電影週」？有關事項本來寫了篇報導給《蕉風》，結果由於脫期，失去時效性，立時被抽起。這兒無意重覆，放映的五部電影：《王國的防護》(Defence of the Realm, 1985)、《順時鐘轉》(Clockwise, 1985)、《阿薩姆花園》、《僑居的英國人》(An Englishman Abroad, 1984)、《舒適和歡娛》(Comfort and Joy, 1984，或者應該譯為《服服貼貼》)，以及《超絕的追求》(Heavenly Pursuits, 1986)，我最喜歡的是原本為電視而拍攝、長一小時的《僑居的英國人》，認為最爛的則是《超絕的追求》。

「法國經典電影週」的六部舊片，《跛行魔鬼》(Le Diable Boiteux, 1948)我錯過了；我喜歡的則有《奧菲》(Orpheus, 1950)、《遊戲



規則》(La Regle Du Jeu, 1939)，以及《此刻的自由》(A Nous La Liberte, 1931)；而馬歇卡內 (Marcel Carne) 執導的《夜間訪客》(Les Visiteurs du Soir, 1942)、《破曉》(Le Jour Se Leve, 1939)，不是不好，只是不太符合我的胃口。

「日本電影節」的五部新片：《小熊森林》(Itazu, 1986)、《首都消失》(Shuto Shoshitsu)、《婚姻時刻》(Utvo Ho Tankentai)、《等你，阿明！》(Mattemashita Tenkoosei)，以及《島童》(Niyushu No Hitomi)，新是夠新，然而特出的一部也沒有。一九八二年至今，每年舉辦一次的「日本電影節」，就素質論，去年的應排名最後。

說真個的，去年所有的電影週或者電影節，我感到最值得捧場的是「意大利波洛尼尼電影節」。今次排出的七部影片：《絕對自然》(L'assoluto Naturale, 1969)、《布布》(Bubu, 1970)、一九七六年的 *Per Le Antiche Scale*、《英俊的安東尼奧》(Il Bell'Antonio, 1960)、一九六〇年的 *La Gior-*

nata Balorda、《美麗的十一月》，以及《遺產》(L'Eredita' Ferramonti, 1976)，即使差如《美麗的十一月》(七部片子裏，也唯有這部曾在本地戲院公映過)，也仍然可以一看。

莫洛波洛尼尼 (Mauro Bolognini) 這位意大利導演在海外的聲譽，容或不比費里尼、安東尼奧尼，以及維斯康提等人來得鼎盛，可是依然深具魅力。尤其挑選的片子自六十年代初期橫跨至七十年代末期，我們更能瞧出波洛尼尼作品如何從深具新寫實主義的遺風，逐漸走入巴洛克的精緻華美，技法固然有變，然而對資本主義的反嘲倒始終都在。

觀影過程，最令人不悅的是，第一，City Hall 禮堂的放映機可能調快了，走速根本不是一秒二十四格。第二，片子經過電檢處「辣手摧花」，有些幾乎陷於「不忍卒睹」的慘境，特別是《布布》一片，兼添上放片時掌機師弄混影片的卷數的缺失，更是加重觀眾邊看、邊猜、邊心底愈不是滋味的困擾。

有點很奇怪的是，意大利大

使館在國內難得搞些電影節活動；印象無誤的話，這個電影節之前，他們只在一九八二年舉行過另一個電影節——對的，竟然又是以波洛尼尼為專題的電影節，那次放映了五部電影：一九六〇年的 *La Viaccia*、一九六一年的 *Senilita*，以及《馬賽羅》(Metello, 1969) 外，剩下來的兩部，即《英俊的安東尼奧》和 *La Giornata Balorda*，才和今次電影節的節目重覆。

可惜的是，縱然好片當前，因為推出時過於倉促，觀眾出席的人數，恐怕也是今年所有類似活動中，最低落的一次。要是拿來和在馬華大廈李三春禮堂舉行的「日本電影節」互比，後者觀眾的人山人海勝況，愈加令人意難平。

最後，原該談及馬來西亞藝術電影會的放映情況，但是，由於去年在《蕉風》經已陸續作出過報導，這兒就姑且略過不提了。

□

影話

最後伊甸

*高石

《文明之旅》(The Mosquito Coast) 觀影筆記

它是一則現代魯賓遜的悲劇，有一點點宗教意識，和對自然、文明與生命自我位置之關係的心理折射。

它使我覺得好像真有伊甸園。

銀幕上本來只是一個荒涼的村落。一組平行蒙太奇剪接和時間濃縮之後，就是一個有電有冷氣有科技的人間天堂了。

冰就是文明。

但Allie一家人的伊甸園卻毀於製冰廠的爆炸。因要毀滅侵入的蠻橫遊擊隊員而導致製冰廠毀於一旦，這一情節的說服力會不會弱了點？

片末的死亡也有點牽強。

Allie被鎗擊後並沒有立刻身亡，他負傷躺在破船上，堅持着去上游的念頭，可是破船卻悠悠航向下游——這裏鏡頭推得很漂亮，沒有加上配樂的推波助瀾，詳靜啞融匯着傷感。

River Phoenix 在片中担綱要

角也帶來了驚喜。父親在長子眼中，智慧、執着、堅毅，但可敬之餘卻是對父親因執着得近乎瘋狂而忽略了家人感受的害怕和厭憎。特別是片子前面大部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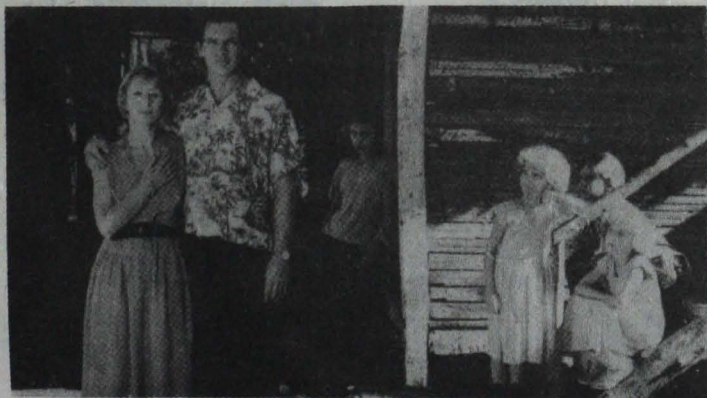
River Phoenix 表露出對父親的敬佩和愛的同時，已透出些許對舉止異於常人的父親的害怕，那樣不着痕跡。但不愛還是源自愛，一直都感覺，Charlie 對於爸爸的情感是複雜的，埋怨的眼神中蘊藏着愛，愛和傷害，本是同一個泉脈。

相對於 Harrison Ford 和 River Phoenix，導演 Weir 在片子中很少叫觀眾看到 Helen Mirren 的特寫，卻也有幾個不甚重要但叫人回憶時都會感動的鏡頭，譬如，當一家人正準備浩浩蕩蕩出發時，Mirren 從門後側臉，一睜堆放水盆中的碗碟、刀叉，有一點點放心不下，但一想到一家人將遠赴並定居異地了，不禁莞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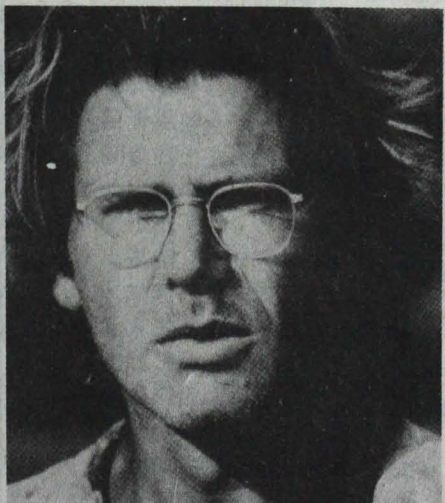
身為牡丹的 Harrison Ford，我想可以用「光芒四射的演出」來形容他吧。片中，我們能夠看到他如何在瘋狂與正常綜合為一的鋼線上求取平衡，能夠看到他如何擺脫自己慣演的英雄的不羈和洒脱。不過他還是勇敢的。他在戲裏大部份的時候都是不停地活動着，但觀眾仍可以捕捉他那種視自己為上帝，要全家人都遵從他的意願的心理。片子後段伊甸園被毀後，次晨一家人乘船離去，當他們重見海洋時，妻兒在淺灘上雀躍嬉水，只有 Ford 處於潛伏性的陰影裏，心不甘情不願，要在小島上重建伊甸園，不肯回去美國，但其心理的不平衡又不能過露痕跡，讓觀眾也漸漸感到其妻兒的戰慄、厭倦，對於這種不停勞作的文明之旅。

而我一直都感覺導演很努力地引導觀眾經歷一次伊甸園的浩劫，和他們共同呼吸。 □

* Allie 企圖在蚊子海岸建立伊甸園。



* 飾演 Allie 的 Harrison Ford



新片佳作齊出籠

* 公羽介

馬來西亞藝術電影會二月份的節目，比起一月份的不遑多讓。雖然前者放映了四部，而後者則只放映三部。

一月份的影片，除了《南方舒適》(Souther Comfort) 曾在本地商業院線匆匆推出、草草下片之外，其他三部：《天天喜歡你》(A Letter to Brezhnev)、《卡門》(Carmen)，以及《鄉間的星期天》(Sunday in the Country) 卻全是首次在國內獻映。

二月份的影片，同樣的，除了《殭屍先生》曾在本地商業院線普受歡迎，其他兩部：《火祭》(Fire Festival) 和《蒙娜麗莎》(Mona Lisa) 也都是首次在國內獻映。

而且，它們皆是相當新的片子。五部電影當中，《卡門》和《鄉間的星期天》為一九八四年面世之外，餘者都是一九八五年的作品。

與商業院線優先排期的熱門片子例如《宇宙天王》(Master of the Universe)、《監獄風雲》等相較，上述電影在上映時間上當然頗為吃虧——《宇宙天王》和《監獄風雲》，幾乎緊跟着美國和香港的首映日期立時推出，以爭取本地錄影市場的版權。

電影會放映的五部影片，商業院線連放正場的念頭都沒打過呢，又怎會在乎爭取錄影版權？

不過，若與直至去年十月才在戲院上映的《棉花俱樂部》(The Cotton Club)——完成於一九

八四年——相較，電影會的五部影片今年始能在國內面世，就不顯得太遲了。

因此，馬來西亞藝術電影會經常不忘為會員引介經典舊作和從本地電影市場重新濾出遺珠以饗影迷之餘，在財務狀況允許底下，亦竭盡所能為會員獻映國內院商肯定不願推出，事實上卻不容錯過、又妙又好的新片。

電影會需要大家的支持才能共襄盛舉，請大家即日起就參加成為會員吧！報名手續很簡單，請在影片開映前半個小時，抵放映地點繳費就行了。

會費全年的（一月至十二月，或者今年七月至次年六月）分成兩種，即學生每人三十元，一般人六十元——如果不想參加全

年，一般人也可選擇每四個月（一月至四月、五月至八月，或者九月至十二月）一期的，每期三十元，或者每半年（一月至六月，七月至十二月）一期的，每期四十元。

電影會二月份的節目，且試介紹如後：

1. 《火祭》(Himatsuri, 日本，一百一十八分鐘，彩色)
柳町光男(Mitsuo Yanagimachi)
繼佳評如潮《愛之無盡大地》之後，相隔三年，執導了這部由日本當代著名青年小說家中上健次(Kenji Nakagami)編劇的電影。

影片意念來自一九八〇年間一宗新聞事件，日本西南部一個伐木工人殺死全家，然後自殺。

因為沒觀賞過本片，對它的



* 《蒙娜麗莎》中的包車司機和黑人娼妓。



一些看法，唯有拾人牙慧：「此片是柳町光男的野心之作，剖析人與大自然，以至人與神的關係。在日本，有所謂『自然神』，山、湖、木、石、火……都有神靈。片中主角是原始森林的伐木工人，是日本典型的大男人，他不單只伐木，還砍殺野獸甚至捕獵女性。他意識到自然界神靈的存在，而他又認為，山神和海神都是女性，所以他除掉褲子，對着山神露出性器官，他又脫個清光，跳進水裏，與女神交歡。他這種瘋狂行徑，都是出自他與神之間那種神秘的溝通。影片結尾出現激烈的暴力行爲，很難用日常邏輯來解釋；這種違背常理的行徑，只好說是神秘的超自然力量，或者說是神的意旨所促成。」

放映時間地點：二月二日晚上八時於英國文化協會；二月五日晚上八時於馬來亞大學 Institut Pengajian Tinggi 講堂。

2.《蒙娜麗莎》（英國，一百零四分鐘，彩色）

本片導演尼爾佐丹(Neil Jordan)爲英國導演新秀，之前拍《與狼爲伍》(Company of Wolves) 和處女長片《憤怒天使》(Angels)。

這三部電影，只有一部《與狼爲伍》曾在這兒上映，而且原名被改爲 Company of Werewolves。除此，片子亦有更動，就是所有現代部份全被刪掉，使其完全變成一部古裝片，而非本來的：古裝段落爲現代部份的「夢魘」。

這個版本很可能就是美國的版本，是耶非耶？仍有待考證。

《與狼爲伍》在英國無論評論或者票房，都是滿堂紅。到了《蒙娜麗莎》，則連美國也大爲叫好賣座，尼爾佐丹總算真的成功了。

《蒙娜麗莎》主要敘述一位替人頂罪坐牢，數年後釋放出來的混混（巴勃賀斯金 Bob Hoskins 飾演）爲大阿哥（麥克堅飾）所僱爲送貨員，成日開了一輛房車，不是送色情片給成人商店，就是護送一位高級黑人娼妓（新人凱蒂泰遜 Cathy Tyson 飾演）去接客。

多次往返於英國倫敦的蘇豪區，他逐漸地愛上了她，而她的愛人，竟然是另一位女吸毒者……

憑着本片，巴勃賀斯金以精湛的演技奪取了一九八六年法國坎城影展最佳男主角的榮譽。該項大獎，是英國二十多年來未曾有任何一個男星染指過的。

其貌不揚的巴勃賀斯全，向來多演出一些小角色。國內戲院他最近露過臉的，就是在《棉花俱樂部》裏扮演該俱樂部的老闆。

放映時間地點：二月九日晚上八時於英國文化協會；二月十二日晚上八時於馬來亞大學 Institut Pengajian Tinggi 講堂。

3.《殭屍先生》（香港，1985，一百分鐘，彩色）

關於本片，導演劉觀偉嘗說：「前半部戲我想拍出中西混合

的感覺，那時中國剛有西方的東西傳來，中西文化一結合，就會發生衝突而產生笑料，所以我攬一些飲西茶的笑料。另外，我要李賽鳳、錢小豪穿着洋服，並特意到台灣的古蹟保留區拍攝街景，目的是襯托整個戲的氣氛和感覺，希望拍出來不再是爛衫爛景。戲的後半部比較集中於搞殭屍戲，動作比較多，因此不可能再叫李賽鳳穿着洋裝跑跑跳跳；在後半部戲，佈景服裝比較傳統，沒有前半部那樣多花款，因爲我覺得那時已經可以用戲去拉住觀眾了。」

其實，甚至戲裏的殭屍戲也是結合了中國民間傳說和好萊塢喪屍的特色。片中最爲人津津樂道的段落，除了女鬼王小鳳的出場，另外就是爲了躲開殭屍的追殺，暫時停止呼吸的戲份。

本片的瘋狂賣座，結果在台灣影壇掀起大拍殭屍片種之風。

連劉觀偉本人，在拍完《殭屍先生》之後，一九八六年接着推出了續集《殭屍家族》。而一九八七年的聖誕檔期，他則排期放映第三集《靈幻先生》。

如果賣座的話，恐怕尚會繼續「殭屍萬歲」下去，管它《殭屍家族》已呈「一蟹不如一蟹」之態。

放映時間地點：二月二十三日晚上八時於馬來亞大學實驗劇場。

略談欣賞現代詩的幾項難題

*武聰

詩在文學中被認為是最精鍊，最多姿多彩的體裁，它有着與其他文體如小說、散文或戲劇所沒有的特色。不過，在談到現代詩的「欣賞」這一心智活動時，我覺得，以讀者觀點看來，我們意識上最少會有兩種要求：

第一是對詩本身的要求，也就是說，我們能夠從詩裏邊得到甚麼？

第二是對欣賞能力的要求，也就是說，我們怎樣才算是真正欣賞到詩的特質？

先說第一個要求。讀者對於詩的要求，是基於他對詩的認識。如果我們對詩的認識越深，那麼我們讀詩時對詩的要求自然也就越高。對於詩的定義及界說，詩是甚麼、甚麼是詩的問題，一直以來就有許多爭論。但是，不管怎樣，我們對詩的基本認識是：詩有形式，詩有內容，而詩的形式與內容結合後，詩可以曲折地、含蓄地傳達予我們某種意境，由意境中透出某種意義。

到了這裏，我們不禁要問：這種詩的意境及意義，難道只有詩才能表達麼？難道散文或者小說或者其他文學乃至藝術形式都不能表達麼？我的看法是，任何一種藝術形式的內容都可以是廣泛的，而同一題材，用不同的藝術形式表現出來，其意境與意義都各有特點。詩的基本工具主要是語言、文字以及語言、文字所附帶的聲調、節奏、音韻以及字句排列的視覺效果。詩人通過這些工具所表現出來的意境與意義，必定要有詩的特質，才算是詩。

那麼，甚麼是詩的特質呢？

唐末司空圖有一段論詩的話，有不少人引用過了，我覺得很能說明詩的特質，在此不妨再借用這段話：「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鹹酸之外。」

這段話很具體地道出那種難於言喻而卻能深切會意的詩質。這種感覺的特質是含蓄的、深遠的、餘韻的、令人回味無窮的。而詩的形式與內容要怎樣才能

傳達這種特質呢？這就關乎詩的技巧了。

基本上，詩的表現手法不在於直接的說明陳述，它應該是間接的，曲折的，含蓄的，精鍊的，濃縮的，否則很難表達出那種言表之外、鹹酸之外的意味。胡菊人在《小說技巧》一書中曾提出以「形式」、「內容」及「技巧」為不可分割的三位一體來看待文學作品，我認為這是很恰當的說法。技巧的重要，在於把形式與內容結合得完美。引申到詩的討論，則詩的技巧把詩的形式與內容結合得讓讀者可以感受到詩的特質。

所以，讀者對於詩的要求，在於詩質的表現，而這種要求也包含了對詩的形式、內容與技巧的要求。

再說第二個要求。我們對詩既然要求它有詩的特質，那麼，怎樣才算是領略到那種特質呢？有人說，詩是不能解釋的，不能分析的。在某一定程度來說，這話自有其道理。詩有曲折，詩有象徵，詩質之美妙也常是那種言表之外、鹹酸之外，難於清楚捉摸的意味；領略詩質有時需要一些超越邏輯的思考與瞭解。可是若硬說詩是絕對感性的、絕對潛意識的、絕對非理性的，則又不盡然。詩人在使用語言文字，在安排意象時，他的理性意識仍是在操作的，而讀者通過語言文字感受詩人所欲表達的意境與意義，其間也涉及理性的意識作用。

所以，我們欣賞一首詩，我們不應該說：這首詩我很欣賞，可是我很難說出那種意境，因此我不能向你解釋。這當然有掩飾之嫌。難於言喻並非是不可言喻。我們如果真正欣賞一首詩，我們必定有欣賞它的理由，我們也應該能夠把那理由說出來。我們若說一首詩好，我們應該可以指出它好在那裏，它怎麼個好法。若說一首詩有不足之處，那它那事不足，為何不足？我覺得這是欣賞應有的要求。

那麼，所謂探索欣賞現代詩的難題，是以這兩個要求為出發點的。

難懂的問題

現代詩引起最多爭論的問題大概就是「晦澀難懂」這個問題了。其實，詩一向來就不是讓人一看就懂的。古人論詩早有「隔」與「隱」的說法。現代詩大量運用意象，在詩中強調曲折與聯想的空間，表現手法特別給人一種難懂的感覺。基本上，欣賞是基於瞭解的，不瞭解便很難欣賞。但欣賞不僅僅止於瞭解。通常我們讀詩時，我們說懂得這首詩，我們指的是：我知道它在說甚麼，譬如說它是在描寫漁人的生活，它是在歌頌母愛的偉大……，而至於它怎樣去描寫，它描寫得深刻不深刻，則我們並不一定一看就懂。

有些詩我們讀不懂，所以很難欣賞。有些詩我們讀得懂，也能夠欣賞。有些詩我們讀得懂，但是我們仍不欣賞。所以懂或不懂不是欣賞唯一的依憑。難懂的現代詩，並不是不能懂，並不是不能欣賞。

我們且看一個不太容易懂但令人欣賞的詩例：

那些被賜予羽翼的
都附帶着蹣跚
那一隻隻飛蟲的腳上
皆蘸着草香
縱然是天際之雲，林外的霧
也都在尋覓着山……
你怎麼可以是一隻心中空然一片
沒樹沒山
在海之闊中，天之空裏
飄渡此生的飛禽？

這是謝永就的近作「心邈邈，需此一山」一詩中的首段。我們細讀這一段詩，我們可看出，詩人是在強調人之內心不可空洞無一物，應該有所寄托有所依靠。詩中首六句把讀者引入主題，所用的手法並不是

直接的呈露，其間留下聯想的空間，讓讀者去推敲，所以並非一看就懂。首句說的是有翅膀的飛鳥，但為甚麼特別說它們都有「蹣跚」呢？接下來說到飛蟲，為甚麼說它們腳上皆有草香呢？原來詩人強調「蹣跚」，是要指出，鳥類縱然可在天空中飛翔，卻也還要停留地上或水中；而飛蟲腳上的草香，是暗指飛蟲也會棲息在地上的叢草。而天際的雲，林外的霧，為甚麼詩人說它們都在尋覓着山？有了前面四句暗示棲息依靠之必要，我們讀到第五、六句時，便不難想像，詩人看到雲朵停駐山頭，白霧凝聚山腳，便遐想雲霧也要擇山而棲。而詩人在第五句用「縱然」二字，暗地裏是在強調，連雲霧這些沒生命的東西，也都會尋求依靠寄托，更強烈地烘托出此種依靠寄托之必要。詩人開始以飛鳥飛蟲起詩，接着寫天空之雲，樹林之霧，然後才把山引入詩中，點出題旨，沒有給人突兀的感覺。

由此可見，此段詩之推展手法看似難懂，其實並非不可懂，我們若能看出其中的伏線與烘托，便更能領略其中的詩味。

反過來說，我們懂得一首詩，我們並不一定就欣賞它。且看下面這首詩：

爸爸是賽跑健將
曾經贏過很多錦標
擺在大廳裏
向客人誇耀
這是一場長途接力賽跑
爸爸已經跑了光榮的大半生
我在下一程等着
不管願意不願意
爸爸得交出那一棒
我得接住跑下去

（子凡：「接力賽跑」
引自子凡詩抄《鞋子》）

這首詩，我們讀一遍便懂得。作者以接力賽跑來比喻生命一代一代地傳續下去。我們懂得這層意思後，我們卻領略不到甚麼詩味。這首詩寫得太直接，全詩只有一個比喻，沒有曲折含蓄的手法，語言也淡而無味。我們懂得這首詩，可是我們並不欣賞它。

當然，也有不少現代詩的確寫得晦澀，所提供的暗示與聯想線索不夠，意象欠缺連貫性，無法引讀者進入詩題，讀者也無法弄清楚作者到底要表現甚麼。這種詩肯定不是好詩。下面這兩段詩引自施善繼的詩作「七月」。杜國清在評《華麗島詩集》一文中曾指出這是一首令人看不懂而無法欣賞的詩（見《純文學月刊》第61期），這裏我借用兩段來說明其間不可懂的原因：

緊緊影隨在童稚背後的是甚麼
那樣子喜愛愛因斯坦
依着窗，你用一則方程式走入樹林
以一個早晨

猶是陌生人的秋季
你的臉沒有枯葉，鞋底沒有焦味
伏在鋼琴：
你詮釋所有的白鍵與黑鍵
你握着的每份節目單皆有一位
莫扎特

這首詩第一句就叫讀者猜測，卻沒有提供甚麼暗示。若我們推敲「童稚」以後是隨長大而來的「成熟」，這又是誰的成熟呢？是詩題「七月」的成熟嗎？這又如何連繫下句的「愛因斯坦」？再來，以「方程式」形容走入樹林的姿態，也抽象得令讀者摸不着頭腦。「以一個早晨」一句也來得突兀。第二段中的陌生人的秋季，沒有枯葉，沒有焦味，勉強可解釋說，七月是秋天剛剛開始，所以還很「陌生」，葉子也還

沒有枯黃，而夏天的熱氣卻已消退。但看到下句，我們又不知七月如何「伏在鋼琴」？鋼琴的白鍵黑鍵，節目單及莫扎特又暗示甚麼？總之，這兩段詩中的比喻與意象不能適當地引發讀者的聯想，詩想的推展缺乏連貫性，令人不知所云而無從推敲。

現代詩難懂的問題，我們並沒有否定它的存在。不能懂的詩不是好詩，難懂的詩卻不一定是壞詩。「不能懂」與「難懂」的分別，關鍵在於詩人之技巧及讀者欣賞力的高低。詩人若善於引發讀者的聯想，而讀者若善於依詩中的線索填補聯想的空間，則難懂的詩也都可以欣賞。

聯想的問題

如果說現代詩的要素是意象，則這要素是建基於聯想的，可見聯想在現代詩中之重要。意象是所謂「詩人內在之意訴之於外在之象，讀者再根據這外在之象試圖還原為詩人當初的內在之意」（余光中語，見余著《掌上雨》一書）。詩人的表達由內而外，讀者的欣賞是由外而內，這中間的橋樑便是聯想。意象要能引起讀者作恰當的聯想，那麼那「內在之意」與「外在之象」之間應該有必然性，而詩人在詩中也需提供足夠的線索。問題是，太多的線索，太多比喻的痕迹，便沖淡詩味；而太少的線索卻又使詩作流於晦澀，無法引導讀者的聯想。

同一首詩，對不同的讀者來說，它所引起的聯想當然不盡相同。然而讀者在作聯想時還是需要依據詩中所提供的線索，注重全詩結構的烘托與渲染，才能恰當地欣賞到詩質。如果只一味耽於個人的聯想而不顧詩中的線索，則流於個人印象式的批評。林以亮在《林以亮詩話》一書曾舉出一個太一廂情願式的聯想例子。林氏指出，朱光潛談到宋朝詩人林和靖詠梅的名句「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時，因「疏」字便聯想到「禹疏九河」，「今年黃河水災」

，「水災捐」等等，這「真是小題大作」。這種太離譜的個人聯想，並無助於詩的欣賞。

恰當合適的聯想，在欣賞詩時是必要的。台灣女詩人林冷的「阡陌」一詩，早已膾炙人口，楊牧、羅青等詩人也曾分析過這首詩，這裏舉其中的最後兩段來印證聯想之必要：

有一隻鸞鷲降落，悄悄小立
而我們寧靜的寒暄，道着再見
以沉默相約，攀過那遠遠的兩個山頭遙望
(——一片純白的羽毛輕輕落下來)

當一片羽毛落下，啊，那時
我們都希望——假如幸福也像一隻白鳥——
它會悄悄下落。是的，我們希望
縱然它們是長着翅膀……

鸞鷲降落時，詩中的「我們」正邂逅相逢。兩人分離後回頭遙望，詩中並未明言兩人看到羽毛輕輕落下來，但作者用括號及破折號來強調「一片純白的羽毛輕輕落下來」，造就一種突然映入眼簾的景象，而這一句是緊接在上一句「遙望」二字之後的，這自然使人聯想到，這景象是兩人在回望時看見的。尤有進者，詩人並沒有直接告訴我們說，鸞鷲已飛走了，但從「悄悄小立」及羽毛的落下，我們也很自然地知道那鳥已飛走了，而這羽毛是鳥飛走時抖落下來的。這四句輕柔的語氣透露出來的意味是，詩中的兩人並不知道鸞鷲在何時飛走，而到了看見羽毛落下來時，已不見鸞鷲的踪影，這個驟然的頓悟所引發的感情迸發便延續成詩的最後一段。

最後一段的首句特別強調「當一片羽毛落下」的「那時」，間中的一個「啊」字便是那時的感情迸發。接着詩人把鸞鷲（白鳥）幻化為幸福的象徵，而詩

中兩人都希望幸福會降落他們身上。可是詩人為何最後又強調「它們是長着翅膀」？原來這一句暗示幸福會像飛鳥一般難於捉摸，在人不知不覺中可隨時飛走。兩人分離後惋惜幸福不為他們停留，如今更殷切盼望，明知幸福之不可捉摸，卻還一直盼望，表現出一種渴求幸福而無法得到的悵然與執着。

這兩段詩含蓄精簡，所提供的線索都溶入詩的推展，渾成自然，引導着讀者去聯想起無限雋永深遠的詩意。

具體與抽象的問題

詩的內容可以是無所不包的，既可以是具體的事物，也可含抽象的情感或哲理。但不管寫抽象或具體的東西，詩貴於具體的表現，不作抽象的分析。譬如寫憂愁，這感覺是抽象的，我們不能盡用抽象的字句去傳達。不管說了多少次「我很憂愁呀！」「我好傷心好傷心！」也難於讓讀者感受到那種心情。感情必須以物以景去比喻襯托，才易引起讀者的感受。譬如一句「燭光不瞬而淚若連珠」（吳興華詩「覽古」中的一句，見《林以亮詩話》第十三頁），便令人想到蠟燭靜靜地流淚，其間那不宜於言表的悲哀是何等深沉凝重。

欣賞現代詩，便要分別出具體與抽象的描寫。先看下面的詩例：

不要用憐憫的眼光望着我
生命絕不以外形存在
不要用惋惜的喟嘆浸蝕我
綻放也不是生命的主題
生命的開謝原是自然的事

虛偽的讚美和不了解的憐愛
才真正叫我憔悴

我深深地感知生命
延續在我不斷擴張的內部
生命的喜悅
表現在不斷地生
不斷地死
孤獨地孕育着
一個燦爛的夢
爲了實現那一個夢
凋謝也值得

(子凡：「凋謝的花」)

上引的這首詩中充滿了抽象的說理。「生命絕不以外形存在」，「綻放也不是生命的主題」，「生命的喜悅，表現在不斷地生，不斷地死」，給人的印象是很浮面的，不能引起深刻具體的感受。儘管作者以花的凋謝來比喻說明，這個比喻卻未見生動鮮明。

相較之下，同樣是寫一種「永恆常在」的抽象哲理，周夢蝶寫來就予人強烈的感覺。且看周夢蝶詩集《孤獨國》中的「消息」一詩的最後二段：

昨夜，我又夢見我死了
而且幽幽地哭泣着，思量着
怕再也難得活了

然而，當我鉤下頭想一看我的屍身有沒有敗壞時
卻發現：我是一叢紅菊花
在死亡的灰燼裏燃燒着十字

這種以具體的事物來表現一種隱而未顯，含蓄深遠的哲理，給人的印象是鮮明生動的。

固定反應的問題

有關「固定的反應」這課題的資料，我是得自夏

濟安的一篇文章「兩首壞詩」（見《夏濟安選集》一書）。所謂「固定的反應」(Stock response)，是指「讀者對於文學中某一個情境、題材、詞或字，站在習俗或習慣的立場上，籠統的未經考慮的反應」。這種反應對於詩的欣賞是一個障礙。這種固定反應的產生，是因為讀者拿心中已有的觀念代替現實經驗。現實經驗是作者在文學中表現出來，要傳達給讀者的，但讀者讀後，生起的卻是心中已經有的觀念。

比方說，對於愛國心，服務社會的精神或宗教情操等題材，我們心中早已有了一些籠統的觀念，認為這是嚴肅的，偉大的主題。於是當我們讀到有關這些題材的詩作時，則我們心中容易生出固定的反應，認為這些詩涉及偉大的主題，所以不管詩中的表現技巧如何，直覺地就認為那是好詩。這種固定的反應，常在不知不覺之中產生。讀詩而受到固定的反應所影響，則我們很難真正欣賞到詩的特質。

固定的反應對讀者所造成的影響，並不容易排除。夏濟安也引述了英國文學批評大師瑞恰慈 (I.A. Richards) 所作的一個試驗。瑞恰慈選了一些好詩與壞詩，然後把作者名字隱去一起讓他的學生去評，結果這些對詩與批評都素有訓練的劍橋大學學生之中，仍然有許多人把好詩評成壞詩，壞詩評成好詩。這其間所涉及到的讀詩之難，也包括了固定反應的問題。

引申到實際的讀詩經驗來說，這種固定的反應也常在作祟。比如說，我們對自己的國家或州屬都有一份熱愛之心，所以讀到有關本國或本州的詩作時，印象總會特別深，總以為那詩有了本地色彩，就偏愛它多些。而在細讀幾遍之後，可能又因為發覺詩的結構及其他技巧方面尚有不足之處，無法讓人欣賞到詩的特質。

夏濟安在「兩首壞詩」一文中引用了美國耶魯大學兩位教授所評的兩首壞詩來說明固定反應的影響。這兩首詩在英國及美國都深受歡迎，一直被認為是好詩的詩作。而兩位教授新人耳目，把兩首詩評得一文

不值。這裏借用第一首來說明所謂固定反應對詩的欣賞如何造成障礙。

香客(*The Pilgrims*) 作者：普勞克透女士

漫長的、荒涼的道路，
 懷涼的、蕭索的山徑；
 我們的腳步沉重、疲倦，
 可是我們絕不灰心；
 祇的負擔是更為沉重，
 祇的道路是更為荒涼；——
 呵，神的羔羊呀，
 祇解除了人間的罪惡，
 請憐恤我們！

雪深深的堆在我們的四周
 在這動黑陰暗的夜裏；
 狂風在我們頭頂上怒號，
 星星都收起了它們的光芒；
 可是那一天在髑髏地十字架
 周圍有更黑的黑暗：——
 呵，神的羔羊呀，
 祇解除了人間的罪惡，
 請憐恤我們！

我們的心是怯弱、憂傷，
 沉重得無法負擔；
 因為我們憂懼那懷苦的明天，
 可是我們絕不灰心；
 祇知道我們一切的痛苦，
 祇也會叫它們止息，——
 呵，神的羔羊呀，
 祇解除了人間的罪惡，
 請給我們安息！

這首詩並不難懂，它直接地表現出教徒對神的虔誠之心。這種情操在許多人的觀念中是勿庸置疑的。而耶魯大學兩位教授對此詩的評語是：「內容陳腐不堪」，「濫調太多」，「許多字詞堆砌而成」，節奏「遲鈍而機械化」，「不能使體裁有新鮮之感」，「整個效果是模糊的」。可是有許多人喜歡這首詩，因為很多人贊成這種虔誠的情操，也想看到自己的信仰和情感得到別人的附和。由此可見，受此種固定反應影響的讀者，偏重以對內容的喜惡來評定詩的好壞。

固定的反應對詩的欣賞造成障礙，這障礙還是可以排除的。賞詩時應該是就詩論詩，而不應該只偏重內容。以「形式」「內容」及「技巧」三位一體的觀點來看詩，相信更能全面去欣賞詩的特質。

總結

基於詩質及欣賞能力的兩項要求，上面探討了有關欣賞現代詩的幾項難題，即難懂、聯想、具體與抽象以及固定的反應四個問題。欣賞現代詩的難題當然不止四個而已，只是上述四個問題被認為是比較一般性的問題。我提出來討論，希望大家都可以正視這些問題，希望這些可解的難題不再阻礙衆多讀者進入現代詩的美妙世界！

(本文原為「現代詩的欣賞」座談會講稿)

□

文學瞭望 割記四則

圖：連森



* 羅胡

(一)

是的，至少你還有虛空留存
你說。至少你已懂得甚麼是甚麼了
是的，沒有一種笑是鐵打的
甚至眼淚也不是……

庸庸碌碌中騰出心靈的一角空位，保存人性的純真，讓我們沉思，看看我們是否已懂得甚麼是甚麼了。不錯，人生交雜着笑聲淚影，但一切總會過去，而我們是否能從中透視永恒？

周夢蝶的詩，就那樣閃爍着一種哲思的光輝，於禪味中顯出他自有的思想性。文學作品若只顯現浮面的美而欠缺思想主題，則失之膚淺。所以有人說，好的文學必須有深刻的思想。但思想有各種不同的表達方式；文學表達思想也須用自己的語言與理路。故此文學的境界也是一種思想，一種以文學方式才能表達的思想。

基本上，文學注重感受，但文學不止於感受。對於人生經驗是否能深刻感受，胥視我們本身思考問題之能力。感受之外，我們還得見出某種探觸生命的啟發。

所以，文學作品所表現的，並不只是文字的堆砌，也不僅僅是生活體驗的直接渲洩。文學應該是冷靜的回憶與深刻的思索，在冷靜與深刻中傳達有血有肉的啟發。

接觸文學，通過文學所表達之思想意境，我們希望看清事物之真相，瞭解甚麼是甚麼。人生諸多哀樂；然而笑不是鐵打的，眼淚也不是；所以我們追尋，追尋笑與眼淚之外某種鐵打的持久，某種永恒。

(二)

不一定是宗教信仰徒，
但必須有一顆虔誠的心。
不一定成為詩人，
卻必須培養一顆詩心。

文筆以溫婉見稱的台灣作家琦君，曾在散文「一顆詩心」中引用她恩師贈予她的這一句語錄。所謂詩心，並非專指作詩的心意，而是泛指虔誠之心。文學是人類心靈之反映，廣泛涉獵文學，則必能深感誠心之可貴。「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文學之中，不誠無物。文字傳達作者本身之思想意念時，固然可呈多姿多彩之貌，但追溯到人性深處，若不發乎誠，則格調必低。

學者文人梁實秋曾在「詩與詩人」一文中指出，作詩宜從作人起。「人不一定都作為詩人，但是一定先要是詩人然後才能有好詩」。所謂詩人，正應該是有詩心的人。梁氏也說，「真正的好人，倒不一定能詩，不過，如果有所作，一定有可觀；如果不作，其人本身即是好的詩篇」。梁氏的話，值得深思。想古來聖賢豪傑，凜然正義，錚錚風骨，吐氣如虹，所作所為皆是詩心之展現，皆成詩篇。

為人能誠其心，則為學為文當可正其意。對真理之探索鍥而不捨的人，其本質乃是一顆詩心。英國現代哲人羅素，是公認的反基督之士。羅素固然生性多情，意識裏卻理性井然；欣賞自然奧妙，追求愛情甜蜜之餘，他探索真理，關心人間疾苦而不遺餘力，故有人謂其所作所為，胸襟磊落，實比許多教徒更為虔誠。此上上之人，本着一顆虔誠之心，萬變中仍不失其真。嘗見《羅素自傳》一書所載，羅素坦然寫出，他本身在經驗初吻時，深感其中天旋地轉之無上欣悅，狂喜之餘尚不由自主起來誦讀某詩人之長詩。處此情況，尚能不忘詩情，由此可見其詩心本質之純真可愛。羅素身為哲人，卻曾受頒諾貝爾文學獎；其文學修為，實則得力於本身那顆詩心。

所謂詩心，何以見其誠？梁實秋論及詩人之人格修養時，謂詩人必須要對人生有濃厚興趣，要摒棄名利觀念，要培養正義感。他所指的詩人，當可推而泛指所有文學愛好者。在文學中能表現這些素質，於已不自欺，於人富同情心，其心則離虔誠不遠矣！琦君在其散文中又曾提起美國某作家的一句話，發人深省，值得再行摘錄：「不要去管甚麼寫實、浪漫文學，也不要談甚麼傷痕、鄉土文學。一個作家，只是要憑良心寫，所以要說良心文學。」

處此廣袤之中，本着良心感受生活，再以沉潛的思考體認生活之深刻，且讓我們培養一顆詩心。

必須是一顆詩心，才稱得上是美麗的心。必須誠心正意，才能感受心的美麗。

(=)

Hearts.....
Must or once for all be given
Or not at all be given

(Arthur Hugh Clough)

圖：蓮珠





(人的心，
要未全盤交出，
要未全盤不交。)

英年遽逝的台灣學者作家夏濟安在其日記中曾引了克勒甫的這節小詩，很能反映出其心性之純真。夏志清把他哥哥的日記結集出版成《夏濟安日記》後在序文中說：「濟安的日記，的確赤裸裸把自己的 ego（自我）和靈魂寫照出來了。」事實如此。夏濟安在大學為人師表，暗暗愛上一個女學生，自己不敢主動追求，卻不斷在日記裏分析自己的戀愛心理。濟安乃飽學之士，他的日記裏旁徵博引，很有看頭；而在感情方面，他是道地一個理想主義者，純真得可愛。濟安追女孩子的方式，現代人看來當然覺得可笑；但是想深一層，像他如此坦率的心靈，赤裸裸地通過文字表現出來，給人的感覺是：至情至性。

是的，至情至性，對自己絕對坦白，毫不自欺，何嘗不是虔誠之心的極至表現？其實，要對自己絕對坦白，談何容易？有人說：「我們最大的敵人就是自己」。常人總有些自欺的傾向，不肯徹底解剖自己，不敢正視自己的瘡疤。文學是個人心靈之再現，以文字表達情感時，作者必須對自己的心靈坦白，才稱得上是「真」。但要「真」到至情至性而又感人深刻的地步，卻也不易。所謂真，並非只是泛泛的直接暴露；所謂真，應該是對自己內心深處的徹底剖析。

曾聽人說，中華文化熏陶出來的文人，着重理性，受道德禮教約束，因而感情含蓄，不肯輕易將之宣於言表，不若西方人那般感性熱情云云；言下之意，東方文人難有至情至性者。然而，深究其實，東方文人對外重理性，內心卻重感性，感性由理性調度後，其澎湃洶湧之潛力更大。此所以夏濟安最終鼓起勇氣寫長信向心上人盡情傾吐，卻因熱情湧流而嚇壞對方。可見東方文人的心靈並不乏感性。《夏濟安日記》裏作者用文字剖析自己的感性心靈，當然不全是感性作用，其間的思考肯定涉及理性過程。是以至情至性的表現，並非放任的感情，而是調度合適的坦率心靈。

至情至性的真摯得來如此不易，因而更顯得可貴。古往今來值得傳誦的文學作品，肯定是作家至情至性的表現。而追本溯源，這至情至性無非來自個人心靈之涵養。「讀書之樂樂如何，數點梅花天地心」，是的，通過文字涵養心靈，讓人心真誠得剔透。這真誠的心，要未全盤珍藏在玉壺裏，永不變質；要未全盤交付天地，與日月同昭。

(四)

我來尋詩定是痴，
詩來尋我卻難辭。
今朝又被詩尋着，
滿眼溪山獨住時。

這首古詩說的是靈感。乍讀起來，還是詩人在說，靈感來尋人而非人去尋求靈感；仔細玩味後卻又不盡然如是。詩人怎會被詩尋着？究其原因，則「滿眼溪山獨住時」一句便顯得重要。被詩尋着，其實是因為「溪山入眼」，入眼後心中有所感懷，有感而發才成詩。若非以心觀景，則難有感懷，而詩也難成。於是，詩尋人耶，人尋詩耶，其間之微妙關鍵在此。劉三姐的山歌有一句唱道：「山歌都是心中出，哪用船裝水載來啲。」正是如此啲……。

所謂靈感，並非憑空而降，並非無中生有。靈感其實源自心靈之豐盈。靈感須在心田裏栽養、培育、醞釀，才能沁出醇美的芬芳。上引的那首古詩並沒有否定靈感的培養，它否定的是刻意的矯揉造作。文學作品的基本要素，是真，是誠，是至情至性；這關乎感情的自然流露。流露得自然的真情，必發乎心之所感所思，不加虛假的掩蓋與裝飾。胸懷明淨，篤誠坦率，無愧我心，則靈感當可應景而生。

不過，真情的自然流露是文學的起碼要求，不是文學的全部。感情在文學上的表現須要技巧，須要理智的思考予以深刻的意義，才能臻至善與美的境界。自然的流露不等於直接渲洩，也有異於淺白易懂。開口見喉的直接渲洩失之粗糙膚淺，缺乏含蓄之美；過份的淺白易懂則嫌空泛俗氣，不足以傳達思想的深刻。所謂「我手寫我口」，固然有某一程度的真，但在表現上還不足夠；因為個人的內心世界複雜多變，能宣之於口的感情很是局限，說真也真得不夠全面。我們勿寧說，文學的表現應該是「我手寫我心」。是的，人心含蘊無窮無盡，奧妙深邃皆在其中，我們若能直接去感受，全面去領略，必能引發靈感，進而作深刻的表現。

古人常說的「絞盡腦汁」，「搜索枯腸」，「撥斷鬚眉」而至「三年得兩句，一吟雙淚流」，道的都是創作的辛苦。大文豪托爾斯泰寫作時不斷修改，稿子寄去印刷廠後，他有時還跑到廠裏改稿。可見其作品豈是一蹴即成的？相較之下，據水晶的《張愛玲的小說藝術》一書所載，張愛玲自言她寫作時「很高興」，寫完以後簡直「狂喜」。張愛玲是罕見的天才，大概因為才思敏捷，所以辛苦時還能覺得高興（高興

圖：蓮珠



不見得就表示不辛苦)。而創作後會感到「狂喜」，也可知其作品得來不易。創作不止於真，它更要超越真而求善求美；要不然曹雪芹只須寫部忠實的自傳便好，何須窮畢生精力，費煞心思去寫那耐人尋味的《紅樓夢》？《紅樓夢》又何嘗是曹雪芹的一時靈感？《紅樓夢》其實匯集了曹氏一生的所有靈感。

又有人說，寫作的人是「着了魔」，創作則是「驅魔的姿勢」。靈感一來，人便如着了魔，非寫不可，這是最原始最動人的寫作動機（見《蕉風月刊》三〇〇期中賴山舫專欄）。這驅魔的說法也可被視為創作靈感的一個註腳。而歸根究底，是靈也好，是魔也好，無非皆由心生。怎樣的心，便引發怎樣的靈感，進而產生怎樣的作品。所以，涵養人心，調度感情與理智，深切感受世間萬物，思維才能亮麗清澄，源源不絕流自心泉。到了那時呵那時，靈感不靈感，着魔或驅魔，人尋詩抑是詩尋人，也都無須在意了。那時呵那時，詩即是心，心即是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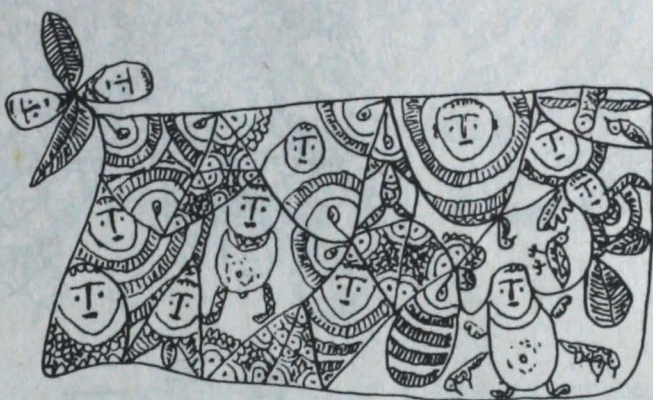


圖：洪通素描

一樣擁有過

* 梁放

圖：洪通素描



一走出家門口，過了橋，第一眼就可以看見一間龐大，但卻十分簡陋、陳舊的木板建築。

我抱着侄子錦兒散步，一逕來到那幢建築前。

「裏面有做戲的。」錦兒一邊用手指着，一邊煞有其事般的告訴我。晨光正在他那一雙明亮，天真無邪的眼睛裏閃爍。我久未還鄉，他竟當我是初來乍到，急着要給我導遊，嘴裏東一句西一句地，一一向我說明。

「是嗎？做甚麼戲？」我愕了愕。

「從前新年有做戲的。」他立刻補添一句。

我明白了。他是指遊藝會之類；這間早已沒落的戲院，偶爾為此類似的籌款活動而蓬門大開。至於是不是新年，無非是指任何一個熱熱鬧鬧的日子，從前，從前嘛，或許只是前幾天。

回到家裏，與正弟談起，兄弟倆吃着各色精緻的馬來傳統糕點，話題一溜，已滑到二十多年前小時候的情景。生活曾是多麼貧苦，我們幾乎不甚記得。記得真的，是我們的玩具，從來沒用

錢買過；砍下一段尼巴葉幹，我們可以隨意雕成小船小車；一根根細竹削薄了，用綿線把小架子綁成，再糊上色紙，平面的是風箏，立體的是燈籠。後來，我們還到處找木料，東湊西拼，在屋側的空地上，竟還搭了一間十分牢固的小屋子來。

吉輦河的小支流正從我家門前流過。潮來的時候，我們划着小舟，梳着莽莽水草，尋找葉片下的河螺；潮去的時候，赤着腳，我們沿着那一衣帶水，在淺淺的河床上捕捉小魚蝦。總希望飯桌上多了這麼一小碟菜。

我們興致高昂地談着，侄兒們也十分專注地聽着，流露着羨慕的眼光。他們不時打岔，盤根問底，怎麼樣也不明白，同樣的一條小河，今天卻已不復往日的魅力。

驀地，我想起許許多多年前，當堂伯來訪，睡前飯後，與父母話舊時，總也滔滔不絕談起那些溼漉漉的，屬於他們的童年趣事。當父親說起如何弓背垂腰，在新會鄉下捕禾蟲，以及母親又如何背着揹籃，穿梭在胡椒藤間拾

掇殷紅的椒粒時，我們又何嘗不也一樣的神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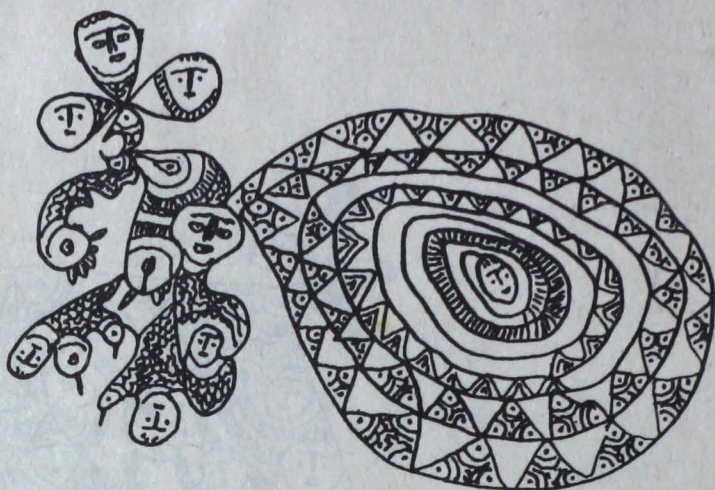
許許多多年後，我很偶然地在雜誌報章上看到兩幀圖片，心裏突地給一驚，禁不住熱淚盈盈。那兩幀圖片，一幀是在烽火連天的貝魯特，一幀是在天荒飢饉的伊塞比亞。圖片裏的兩名幼童，相隔何止千萬里，卻在不同時候各抱着一個髒兮兮的布娃娃和一隻瘦骨嶙峋的小花貓。

我終於瞭解，在他們那一個年代裏，父母輩的童年趣事，大多是在求生的窄窄縫中，小小心扉上，不由自主流瀉的一道道靈光。我也回頭看了看侄兒們眼中的小河；黃濁濁的水，爛巴巴的泥灘，着實看不出有那一點迷人的地方。

那圖片裏的小孩，他們都應該有權利成長。回憶中的童年，也將一樣帶抹無比的歡欣。

時空又怎能真的將它自我們天性中抽離？童真，大家一樣擁有過。□

八七年十月廿五日 古晋



圖：洪通素描

日子一

近日心中着實煩悶，總是恣意自己任性發脾氣。

有時候溫書，煩極悶極時，便極想扔下一切，狂笑地走出家門，告訴往來路人說：不得了了，我瘋了。

有次見到一隻小狗，牠慢條斯理地伸了幾個大懶腰，小鼻子動了動，睡了。小小的肚子緩慢地起伏着。見牠這幅悠閒的模樣，我突然有奮起揮刀剖開牠肚子的衝動，連自己也嚇呆了，好不容易，才按捺住了那股沒來由的怒氣。我想所謂任性大發就是這樣來的罷。

愈覺得自己像極飽和結晶試驗中的裝着水及糖的試管。過多的糖在室溫中不能再溶解，於是沉淀在管底，重迭重迭都是鬱鬱不安；如果加熱，最後這些沉淀便能完全溶解，冷卻後就可凝成晶瑩亮麗的晶體……。

只是，我還要按捺住多少次欲發的狂性？縱欲率性而發，卻又害怕代價太大。

（總有一日要把那煩鬱都熔成朗笑，凝成鬪志。）

日子二

放學後肩着亮麗的陽光走路回家，像把喜怒哀樂都踩在腳下。我想孤獨是一首歌。唱得好便是美麗。

有一回媽媽大驚小怪地告訴我：怎麼那個醜男生也敢穿鮮紅色的衣服。想起來不禁失笑，怎麼好呢？如果看每個人都不順眼，又怎麼能快樂呢？

我的世界其實很小，從書到書，從文字到文字，我認識的世界在文字間建立起來。有時看到報上的新聞會火大地罵說怎麼可以這樣不公平，但我自己是無可奈何的。我想那些聞人也是很辛苦的，壓力那麼大。做小市民自有小市民的好處。

其實不曉得自己想訴說些甚麼，只是，日子突然變得平靜滿足。不知甚麼時候會失去這份平靜，於是便記下來了。

紅豆

或者說最眷戀的，應該是公園的那座亭子。想起紅豆冰就想起它，那樣溫馨。

常常是在風被太陽烘得暖暖

軟軟而且膩人的時刻，不由自主地跨進去。其實是濃得化不開的甜，不能解渴，而且吃了要咳嗽，卻還是要吃，天熱也不管。

見到刨冰與 cherry 汁堆成一碟小巧的冰山，叫人有將冰山劈開的開心感覺。

常常是這樣把一個下午拌進紅豆冰中，一小口一小口地吞吃。有時陽光被篩成一片一片，撒在桌上碟中，就着陽光一匙一匙地倒入嘴中，那種愜意的感覺彷彿吃下一大瓣的陽光。當然知道有些想法是不合邏輯的，可是想想也是可以的吧！比方說心中明白此紅豆非彼紅豆，可是見到碟中的紅豆給煮得爛熟，還是會有小小的遺憾。

紙灰

（那護士搖搖頭：這個人沒有了。我竟在這樣的時刻裏想：為甚麼我沒有馬上暈倒。想到的是陽光烈得那樣明媚，把樹們的老葉嫩葉都映得油亮亮的，而生命為何脆弱如斯？想到的是外婆哀哀地把臉深深地擠進手巾中，似欲把整個人擠進那股濃濃的悲哀中……。想到的是妳怎會甘心



圖：洪通素描

怎麼甘心就此剪斷正奏着的拍子。)

舅母來說要拜拜了。拜華姨姨。

我跪着。身後是哭泣的臉左邊是哭泣的臉右邊也是哭泣的臉，而我只仔仔細細地想，想華姨姨的笑臉，那麼鮮明。

(她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是：書考完了沒有？那時是夜裏了。隔天我快樂地從考場走出，快樂地議論着該上那兒去鬆弛。然後我說要先回家，固執地要先回家；然後鄰居紅着眼告訴我——)

看，都快一年了。

華姨華姨。如果哭泣能使華姨甦醒，我願泣出血淚。

蹲着燒紙錢，火焰熱烘烘地把淚蒸乾。風過，一張未燒完的紙錢揚起。

四舅驀然躍起，想捉住那已飛越頭頂的紙錢，卻碎然跌落地面，紙錢隨風而去。

我們說：不要了飛去就不要了。

(不要了飛去就不要了?)

他昂首站了一會，一臉不捨。紙灰繞着他飛舞。

我在剎那間紅了雙眼。

後記：華姨因交通意外，逝於八六年七月廿五日晨。想念時沒有心傷的感覺，只有不知所以的憤怒。雖然不會奢望永遠在一起，但是她看我長大，我看她由青澀而沉穩。我們不應該有更多相聚的時日？

歲暮

是一個星期六，早晨五時許，我埋首在化學筆記中。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方程式全弄得一塌糊塗。頓時覺得世間種種只是一個悲劇；日子像被開水浸得脹糊糊的麵包，粘粘的叫入徒生悶氣。

人真像公雞，日日起早啼叫，為的只不過是維持世間的正常循環。可悲可嘆！一時間幾乎萬念俱灰。恰好遙遙傳來一首新春歌曲：過新年渡新年……願大家都過個太平年……頓時又樂開了。原來世界依然美麗。

張文嘉有首歌：「箱子」，說箱子的開啓與關閉間，人便長大了，然後老了。最後她唱道：是箱子開啓了我，還是我開啓了箱；是箱子關住了我，還是我關上了箱。聽後總是失神了好一陣。是啦！我們雙手空空地來，帶

着滿滿的箱子要離開，當然最終是雙手空空地走。這不能算是不快樂。年年我們這樣渡過，為我們應得的快樂，為我們悲哀的失去。年年任我們哭笑，歲月因此流逝。

麗珊說：追不到的才是最好的。而等待過年是一種美麗的期盼。她說着，深深吸了口氣，嘆道：最好新年永遠都不會到來，永遠是廿七廿八……除夕！

是是是！等待過年是一種十分美麗的期待，就連「大人」們的焦慮，也帶着滄桑的美。我的意思是：為生活而苦楚的人自有他的一種美感，因為他仍重視生活。

歲暮已屆，又是一年。知道年將近了，陰霾的心情便淡開了。該晴朗了罷，雨季也快過去了。

圖：洪通素描



峯想

*林武聰

我們，……無法終滅於山巔的人，必須依原路回返，既知我們不能成就那至高無上的姿態，我們便得活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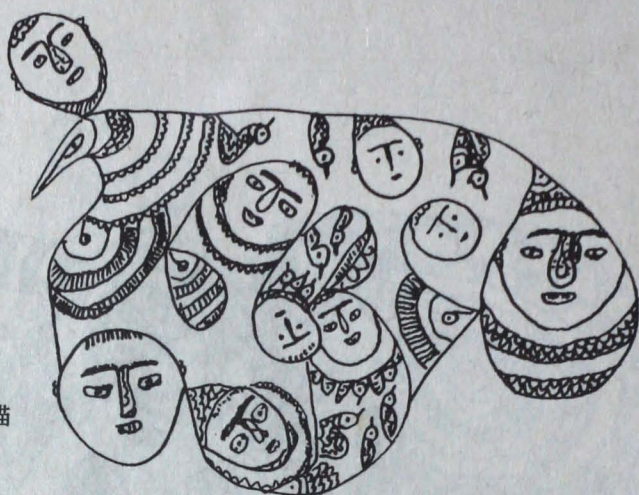
韓素英：青山不老

①

一個人佇立山巔時，豈能不在天地的寂靜中沉思？當我站立於你的巔峰上，山啊，那種廣袤浩渺的感覺便侵向我，包圍我，唬嚇得我跌入寂靜的混沌之中。你把我提升到千呎之上，展示予我周遭的地平線，如天之盡頭伸展至無限。而那蒼穹，有着無限之高度，有着無限之重量，壓向我，逼向我，化我為渺小，化我為空無……。

②

在空無之中，我還剩下甚麼呢？在空無之中，人的本質存在哪兒呢？啊，碩大的山，我且問一問：高聳着，遍覽衆山小，這麼久了，你可曾尋着甚麼真義？告訴我吧告訴我。曾經我急切地企望，企望翻滾在意念與文字中便可尋到某種真義，探到某種方向，見到某種永恒。但此刻在空無的混沌之中，語言文字似乎皆已窮竭無靈。所以我只能佇立這裏，等待着要感覺那自然的真實與廣大傳遞予我某種真義，那唯一之道的真義，那始自萬物之初



圖：洪通素描

的道，那與道同在的祂，那即是道的祂……。

③

而你仍啞然無言，山啊，你連一句話也不屑說，不屑說出來打破你我之間的沉寂。所以我也只得靜默，只得在靜默中等候。而圍繞着你的雲海翻滾着湧起來了。團團的雲絮愈聚愈濃，濃密成不透明的白，白成一張可映出最暗淡的影像之布幕。漸漸地，在我身後，太陽西沉；而在我身前，遙遙一彎彩虹，亮麗如天使頭上的圓光，繽紛在白幕上。於是便有那麼一個身影。佇立在那彎彩虹之下；隔着一片雲海望去，如斯遙遠，如斯熟悉。舉起了手，我盡力向它招手回應。噢呵，如斯碩大如斯沉默的山，你可讓我聽到了，你可讓我感覺到了……。

④

我來尋你，山啊，跋涉崎嶇的路，歷經迂迴的途程，為求登高，登高以逃避那充滿罪孽痛苦的塵世，意欲以超脫冷漠的眼光遠遠回望它，盼望在淡然的心境中可見出萬象之真義。但如今在山巔上我只看見自己的影子嘲弄自己？——難道我只不過是個影子？啊，無時不在無處不存的影子，在長久的虛無中窺視不出，必投射於具體之純白方可顯現。

而那真義，那太初之道，那相等於道的祂，莫非也存於任何時代任何境界？無須執意尋訪，無須唯祂獨尊，無須乞憐求救；只須正視存在，只須回歸本質，只須真實虔誠地活下去，才能明瞭那真義，明瞭那與道同在與人同在的祂……。

⑤

於是黑夜就降臨了，於是影子便溶入黑暗了。當黑夜降臨到你腳下，山啊，只有低低遠遠的塵世裏有燈光傳遞溫暖到我心中。這顆心，震懾於自然之廣大，驚悸於自身之渺小，感悟於至高姿態之虛幻徒然，如今急切要趕路下山，要在低低的溫暖的塵世裏，生活在它所屬的地方……。

(後記：八三年曾遊南馬最高峰金山。金山亦稱Gunung Ledang 或 Mt. Ophir，位於柔佛州東甲附近，高四千餘呎，山上可見雲海。當日登山時曾目睹類似電影中所見中國四川省峨眉山金山頂之「佛光」奇景，後依此作英文散文一篇，發表於某佛學會會刊。邇來重讀該文，感觸良多，遂以中文自行改寫，聊以舒懷。) □

心
硬
成
一
塊
壽
板

突然想喊
瀟瀟的風
可能翻風妳齊肩秀髮
織一幅淒厲
在彼岸

突然想笑
心河乾涸
漂不白那張清盈
一串的曾經
一個偶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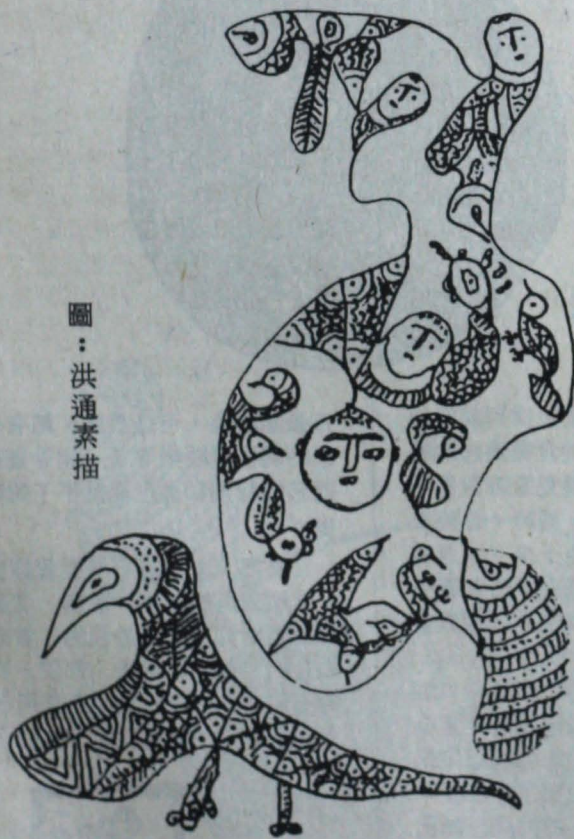
喂，
藍天是甚麼？
星月是甚麼？
紅豆是甚麼？
我是甚麼
還有妳

*
又
敘

或許
時間會錘平問號
直成一枚七寸釘
或許
我的心會硬成一塊壽板

然後，軀殼去流離
記憶啊
入土為安

圖：
洪通素描



哭鄉

*黃澤榮

圖：洪通素描



故鄉，妳是一口涸竭的名字，每一次含着沙塵赴約，我也僅能掬取雙親的慈顏解渴。太多的苦難將妳犁過，妳的肌膚已經是那麼龜裂了，龜裂成我的傷，而我的傷却要餐風飲露，却還要在一個無蒼的異域靜靜腐爛，靜靜淌血。祇是，祇是將世路走累了，妳胸脯的夜却還是比誰都溫柔，讓我躺下，讓我投宿，讓我在弟妹的鼾聲中尋回第一面遺失的鏡子。

常教我想起，故鄉，妳常教我想起妳的歷史妳的傳奇妳的青春都是那麼黃澄澄的，且說那年，一批南來的異鄉少年醉醺醺地

攙腰走過，妳的夜也排列成行地晝亮着，沸騰着從食攤燒起的濃煙和肉香，那喧嚷竟遙傳數里，如同旱龍的哭泣，那時，連浣衣婦亦能漏夜洗出金子來……還有很多很多，還有連夜推舟起義去……都是那麼黃澄澄的，像扉童時的陽光。

祇是故鄉，妳已經是一口涸竭的名字，當棲枝已殘敗，當金穴已沒頂，妳母性的臂肢已停竭不了每一雙羽豐的翅，妳在淚中看着受傷的飛渡，妳的自己却已經比誰都受傷了，只有等到除夕，等到將寺廟將門簷的燈籠也懸亮時，妳終將歸路引亮，引回到

每張圓圓桌，可是故鄉，總有幾家的碗筷還要焦等着，焦等着被遺忘的歸期和那已經歸不了的鞋隻。

故鄉，太多亂石堆壓着妳我，堆壓成傷的包袱，故鄉，這是妳的不幸抑或是屬於我的，當歸如赴約，赴約為歸時，妳說，我的磚何在？妳說，我的瓦又何在？而我愛人的鴛鴦枕呢，故鄉？



蛻

圓柱形的眼淚
不絕於耳
懸掛在簷末
懸掛了一個年代

一路花香那裏去了？

*
林
煙

再也不可以溫熱起來
這一雙空蕩的手
惺忪在頻繁底夾縫
揚不出一顆清秀的春日

達到飽和點時
你的身影
隔着一簾子浩劫
歷歷如烟
渙漫在我瘦削底瞳孔
凋謝



圖：洪通素描

靜 區

萬籟爲沙，秋一直沉澱在水底，
蟋蟀也總是那一隻在吟喝。

— 余光中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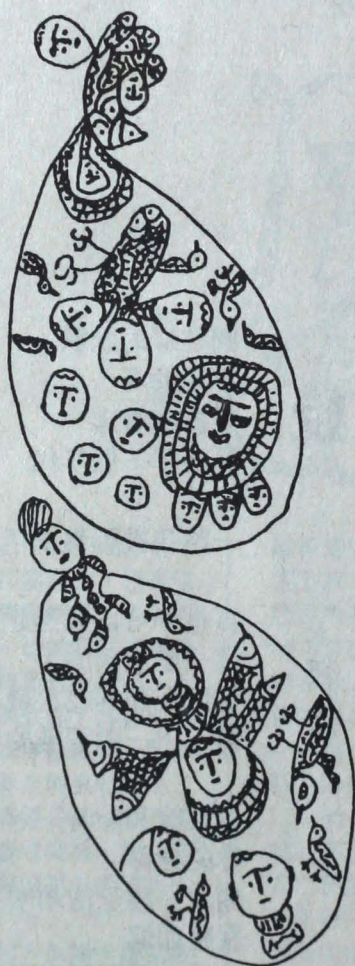
千葉如鈴
一味從容的搖響
伴和樹旁蟬民的古歌
拉着長長的河鍊
在風渡時，一齒一齒地過去

整個古晉市變了
養着一個經濟不景的內因
一隻隻的巴士睡甜了
馬當山在黑黑中失去
縱然幾盞街燈在愕住

愁眠的漁火
只爲許嫁到脫俗的靜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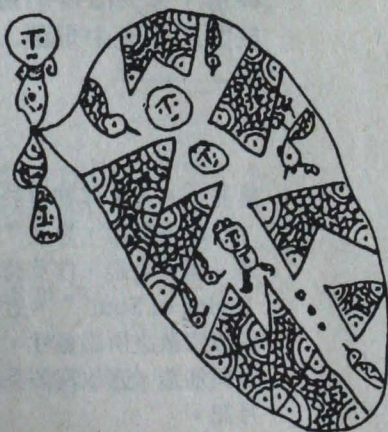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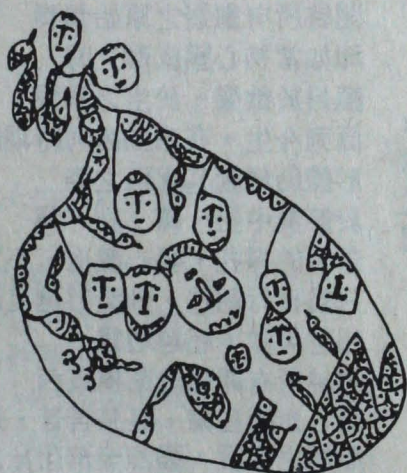
打旱天始
人們同樣有許多失去
中秋來了又算什麼
袋袋節日的甜品
舉頭是沿用至今的古鏡
有很多很多寫它的詩
在酒杯流傳

* 呂
禪



圖：洪通素描

• 一九八六年九月八日 •



圖：洪通素描

年 齡

*方秉達

給過路的蕭瑟
補上一筆
我兩眉之間
再也不通風

風乃自橫端來
吹聳山成斷崖
皺成我的頰額
反正理也理不清
乾脆用厭倦
把那縷哀愁紮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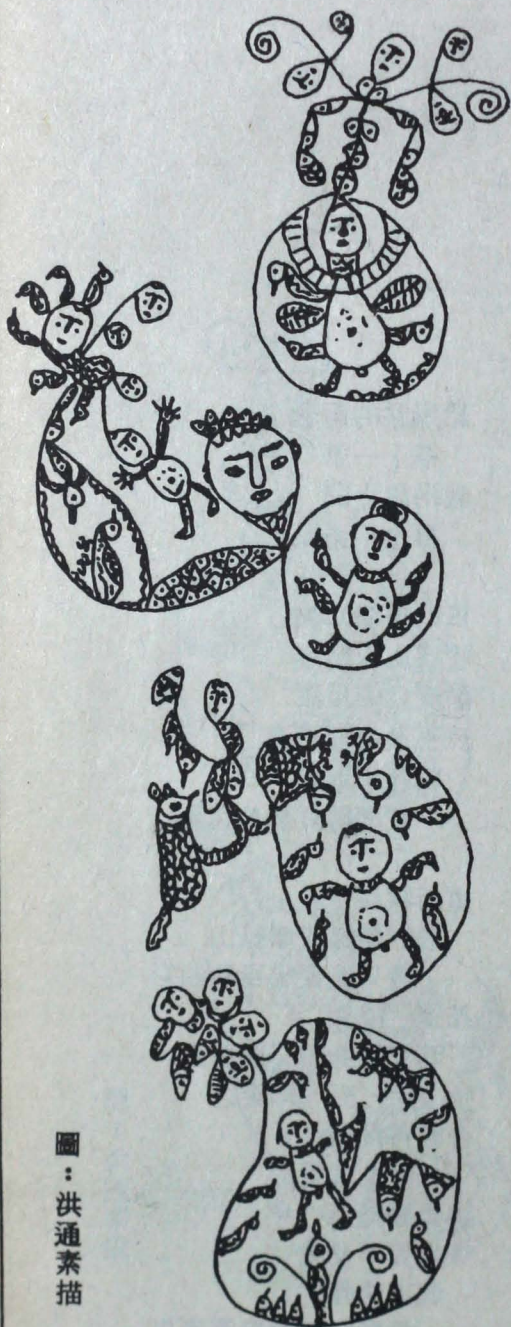
重新髹漆？
最好能髹成摩綠山
我只能髹成風砂油彩
孩提 就像
昨夜裹身的一襲薄氈
天一亮 即棄之
今晚再投宿
只好投宿荒野
讓青藤爬滿一身
等也等不及我
燒支肱骨
替歷史勾劃幾筆素描

翩翩靈兮

*林武聰

或許有，或許沒有……
形體之外的某種東西
潛伏某處，自冰河時期以還
冰封於透明，僵凍於混沌
無以窺視，無以觸覺
即如現在，只有形體狂舞於冰上
令人目眩，再無視其他一切
因形體奧妙綽約若此
只一瞥即振奮又撫慰這顆心
引它回歸，回歸至
開啓所有創造之原始節奏
即如當初心臟成形之時
顛抖於歡樂，於生之喜悅
直到今生，在冷如冰河時期的冰上
形體仍舞動其永恒之姿
於節奏中扭、轉、旋、飄
苦苦的掙扎，嘔心瀝血，不為其他
只為再行創造，創造超越自己
超越天堂，超越地獄
超越所有罪惡的某種東西
而心血的狂舞，長長苦苦，最終沁出
形體之溫暖，強烈至溶化冰冷
釋解了冰封僵凍的靈
於閃閃亮光中飛躍，迸發成
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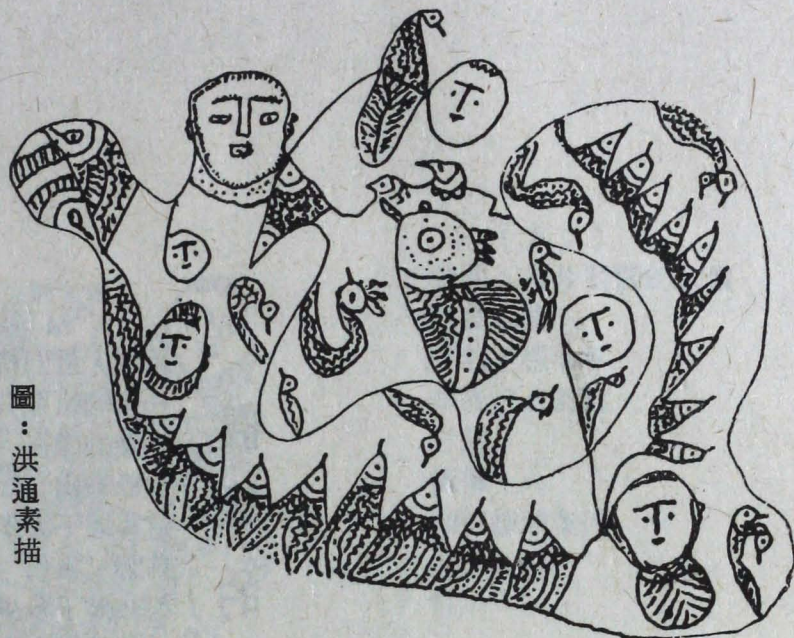
後記：八五年年初曾於首都觀賞Ice Majestic 冰上舞蹈，思及“Flesh and Soul”這一亘古主題，作英詩一首，名曰“The Flying of Soul”。近日有感於藝術之美近似宗教之所謂靈性，皆為人類之辛苦發現與創造，遂改寫該英詩如上。八六年四月記。



圖：洪通素描

吾鄉的美敦書

*魯夫



圖：洪通素描

吾鄉
你問我人生的目標是什麼？
這座城
在萬家的燈火中
裝飾著它不快樂的臉
粼粼的砂勝越河
用雙手掬一瓢河水吧
據說它的異味
能喚回你最初的自己

如斯夜寒霧重了
吾鄉
對面江的首長公署
今早曾經熱烈款待首相
從此岸到彼岸的砂督橋
塵埃不願飛揚
你大大的黑眼珠呢
吾鄉
他們就在霓虹燈管裏烟爍
依然明亮

在水裏
吾鄉
從西東渡
風霜及滄桑
就是深藏你髮際間的兩根白髮嗎？
宋天祝開屏的鳳凰
青統報喜的雲雀
還有很多很多……
吾鄉
你的語言
你的聲音
在人羣中辦公室中茶室中
在你最思慕愛戀的
心中
已經沙啞模糊
吾鄉
你執著和欲言的
不是啤酒之後睡覺之後
吾鄉……

叢綠的山

給我，這同樣的一位聽者
一年蜿蜒多一段
感受的幽徑。
叢綠的山
這片天下大課堂的黑板上
鳥跡、氣象
不知擦了多少回寫了多少回
一點成規也不墨守地
摺出那麼多層疊的飛紗、隨想
仍然滴答滴答地
繼續講寫繼續講寫

繼續講寫，我不覺
又將一根白堊年柱
在山一樣的叢綠中塗短、研灰
掉落了滿地
不曉已再塵蒙了多少心台的粉屑
而我有幸
有幸這裏時刻可聽
您應響呼呼的山濤
拂掃我
拂掃整座心樓，並且
抹了又抹
我的教學手冊，抹了又抹
我藏留於這苦役與篤信的原始間
一份不甘就此被腐的清醒。

八七年十月十日·貓城



圖：洪通素描



圖：洪通素描

心
樹
三
株

(其一)

一半仍滴自樹上的
這片慷慨之綠
靜靜流過
斜
坡……
沖淡，天橋下
高速公路
肩摩踵接的騷噪
同時，又彷彿滿天驟降的
夜露正撒向
負着積慮走來的人
澆潤他們恃以掘找生存之馨香
已漸枯愁的
花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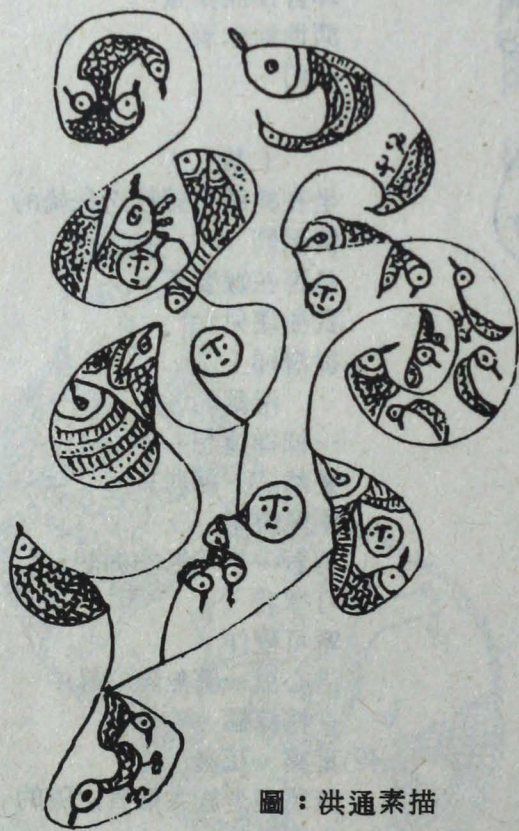
(其二)

公園，有片寬闊的胸懷
各種心樹
縱然生態有異
却皆自自然然地
思想
流傳……
却皆撐開葉篷
濟世地傘着
塵雨

(其三)

坐在樹蔭下擺放之長椅的
情侶們
是否在嫁娶着
我注望兒女
從滑梯上
滑落的
一梯梯遠想……
驀然，一綑悲哀
緊緊繞來
縛着一隻殘傷的痴想
叮嚀我
寧可變作
這心襟一望無際的綠中
一株棕櫚，一株
葉裏、花裏
無須盡是族人難言之隱的
心樹

八六年八月·貓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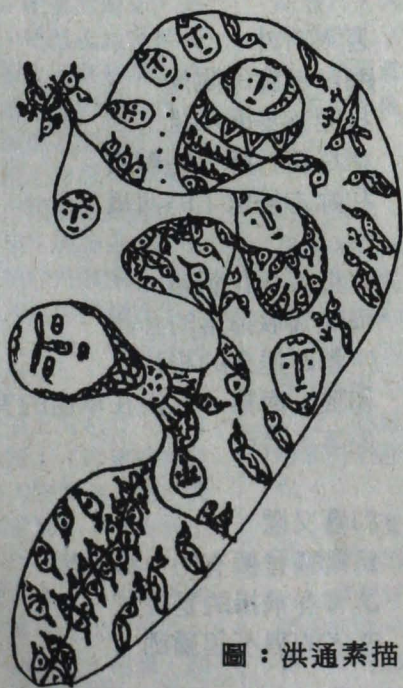
圖：洪通素描

問號

*林顏

我從來
不知道
天
可以這般紅
像血
濺在玻璃上
洗也洗不淨
我從來不知道
地
是如此凹凸
壕溝深坑
生癬似地蔓延
我從來不知道
路
是這麼長
長得看不見
家園的炊煙
我從來不知道
我永遠不會知道
白色的鳥
爲何
不再飛過

八六年元月



圖：洪通素描

夢裏嫣然

千百度後
依然
放舟河上
尋覓夢裏嫣然

烟雲傾覆處
只聽得水聲
不斷湧往心頭
正行時，何處笑聲臨波……

*李翟

潺潺行近
千槳蕩過的花浪
遂翻騰滾滾
我逐浪上高橋
迎那夢裏更嬌俏
頃刻，浪後
我又已沒入
烟雲



圖：洪通素描

思

迎入窗外
踴躍風廊的陽光
打開詩集閱不出
謬斯馨香醉人的體香
和妳走後留下的西風

*夢揚

整束茉莉花刺繡
飛燕啁啾掉落的音譜
伴着妳送來的相片
和眠，而為一枚掛在車窗的笑容
失落了自己

即喜又懼
為窺竊曾擁有的一撮長髮
讓青春飛揚的梵音
痞癡的唱不起瀟灑

87 · 9 · 20

星期日晌午

*勉之

陽光從雲層透過，落在他赤裸的胳膊上。

汗從眉間，順頸項滑下胸膛。他停下手上的動作，眯着雙眼向陽光凝望一會，自覺頭暈眼花了，便閉上眼，依舊抬着頭，去感受那股溫熱。他想起她曾經笑語盈盈，眼波裏也蕩漾着熾熾的陽焰，對他說過：「我屬於你。」因為她，他曾經在雲端徘徊。

手上握着的匕首已磨得雪亮，陽光在刀身閃着，他低頭一瞥，滿意地笑笑，轉身走入屋中。又回頭一瞄雲端的那團熾熱，心想，是不是因為怕被傷害了，所以才不許人直視她，所以才要撒金針灸傷人眼？

他又看看手上的匕首，裂嘴一笑。自語着說：「妳要傷害我麼？」忽然舉刀往頭上一擱，聲調低壓着，沙啞地：「該夠利了。這樣一抹，這樣一抹！」

空氣愈發悶熱了。他伸手拭去鼻翼上的汗珠，有些許恍惚。這天氣，唉！這天氣，他想，如果不是曾經有這樣的天氣，他不會有閑逛街道的念頭；他不會看到那雙自己一向緊握的纖手，會

被另一隻手握著；那熾熾眼波中的柔情，會落在另一張含笑的臉上。那一刻自己真像一個漲滿的汽球，感覺到表皮被扯薄了，而急切間竟忘了把那一腔的空氣擠出體外，因此自己的五臟六腑都漲得溢血了……

他下意識的撫觸那把匕首，一種有所依靠的安全感在心中漫起。

「我會保護自己，我必須自衛，為妳，我被傷害。」他煞有其事地對自己說。

順手帶上房門，覺得有一股未嘗有過的浪濤澎湃在心頭，他想起那一句：秋風起兮易水寒，壯士去兮不復還。烈日底下也有壯士！他想，自己是在執行一個神聖的創作，一個美麗戀情的創作。

再看看熟睡未醒的母親，他就轉身走出家門。

星期日的空間，帶着一點悠閑的擁擠。他穿過花彩綠顏的人群，步向那條寂寂的路。

遙遙天際有一大片被陽光燙得亮白得刺目的雲。他覺得喉嚨開始乾燥。



圖：蓮珠

寂寂的路走盡了。他敲響那會一度是自己夢魂所聚的門。門內一聲答應。他感覺到那裏面有一顆歡欣的種子在萌芽，而他是要親手拔起這幼芽的根。

門開，他看到那個小巧莊修的倩影。她眉宇間的喜悅轉為失望，再轉為驚異，微張的唇因為他手中匕首的寒光而更是合攏不上。

「那明顯會刻意修飾過的臉龐，是為另一人！」他想，更感覺被傷害了。一把拖着她的手臂，右手的匕首便往她身上一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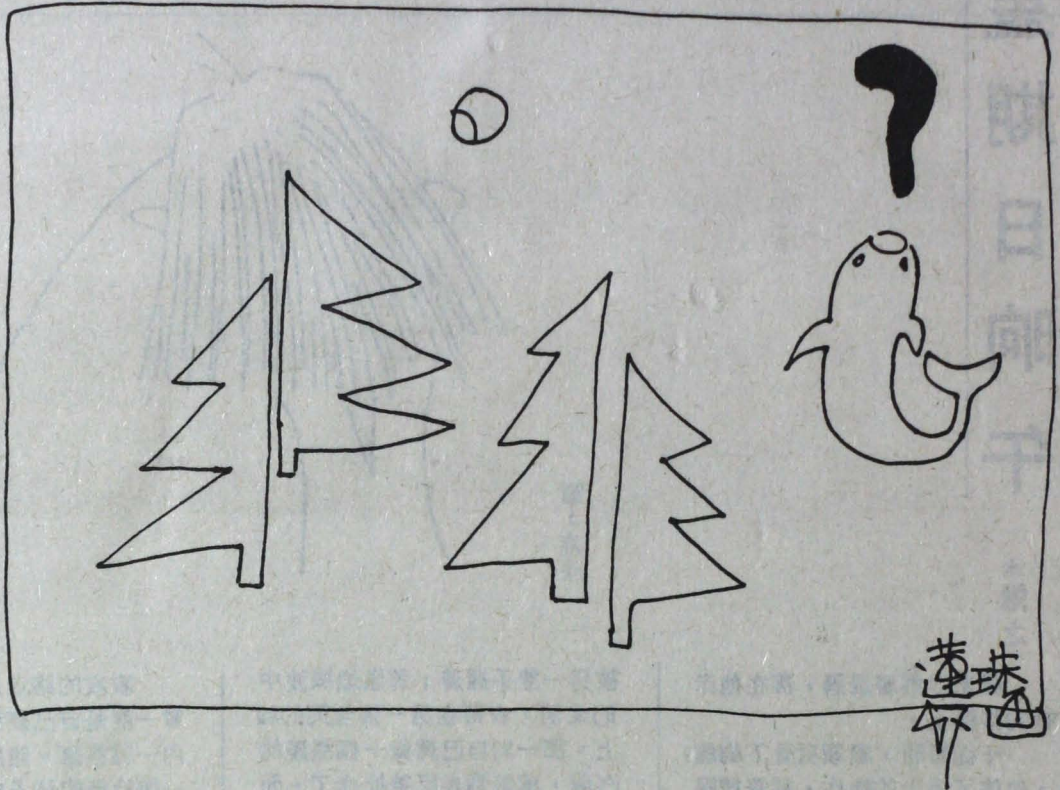
那姣好的臉，立時凝成一幅淒艷的平面畫。連叫聲都美得那麼不真實。

她眼角湧出一顆淚，欲滴未滴，閃閃亮亮的好像匕首上的寒光，突然間劈碎他的思維。他想起晌午溫熱的陽光，家中未醒的母親，街上的繽紛，他想起生命。她的身軀緩緩倒下，蒼白的纖手沾着鮮紅的血，竟帶着一種邪惡而殘忍的美。

想到她是他曾深戀過的，突然一陣恐懼襲來，他放聲高喊：「我不要！」□

淡情記

*林慕紅



這種繁華的人世是適合她的，面對面走過，沒有人會在意妳是標梅已過的單身女郎還是婚姻破碎的失婚女人。

她喜歡這種不被人太過於關心的日子，她現在唯一的希望就是讓紅塵中所有認識她的人都忘了她。

置身於人潮洶湧的金河廣場，她覺得十分安全，不怕有人忽然趨上前來拍個肩膀說你好嗎之類的話。她已經厭倦了人群，悲哀的是她不能不食人間煙火，所以最好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讓她像遊魂般的遊蕩。

媽媽不須再為她操心再為她辯護了。其實，夫妻間的事，誰說得出個對錯來？分手的人一句怨言也沒有，反倒忙煞了旁人。唉！天下慈母心，女兒離了婚，好像自己失責似的，總想幫愛女找個藉口。

離開古晉之前，最後一個相親的人是個三十五歲的成功商人

，身世清白，沒有前科，只因內向才把婚事蹉跎了，商人居然也內向，不知毛病出在甚麼地方。她再不遠遠的躲開，不知還要有多少回的相親等着她，這種沒錢賺的生意居然還有一大把的熱心人在搞。

一切都過去了。

離婚後那一年的混沌也過去了。這是全新的她，獨自面對生活的挑戰，再也沒有人會為她擋風擋雨了。多奇怪，有人擋風擋雨也好，卻偏又嫌棄傘的顏色不合自己的心意。

星期六的金河廣場實在是人擠人。她一樓、二樓、三樓的走，由一片玻璃窗前遊覽到另一片玻璃窗前，不知下意識裏想做甚麼。最後，走累了，她又折回底樓的肯德基家鄉鷄快餐店。店面前排了長長的一條人龍，等着被叫進店裏，花錢的東西居然也搶着要，就像在離民營裏等着要飯

似的。儘管如此她還是慢條斯理的排在人龍之後。

好不容易才拿到一個位子，叫了碟特別午餐及杯可樂，正想伸長腿養神時，一個不知趣的男人卻一屁股的在她對面坐下。

她正想抗議時，那人已抬起頭來。

「我還不至於被你趕下餐桌？」他一點也不意外，顯然是跟踪她而來的。

「當然。我付得起你的那一份。」她定了神，淡淡的。

她那不饒人的脾氣，他當然知道，所以只是置之一笑。

「老早就看見你，跟了好一陣子，才決定出現的。」他加以說明。

「陪女朋友逛街？」她嘲弄的說。他總不會一個人在金河廣場逛逛吧，又不是女人。

「普通朋友而已。」他有點不自在。

她挑起眉，描了眼窗外，當然看不到他的女朋友。芸芸衆生中也不知是那一個。只是一個很下意識的動作。

「她在VINCCI試衣服，得花點時間。」他看穿她的心思。

她攪着已送來的可樂。覺得十分戲劇化，離婚後的一年，在小小的古晉不曾見過面，卻跑來車水馬龍的首都碰頭。這也不稀奇，他一向兩頭跑。公幹嘛。稀奇的是，居然會碰面，在這今天見過一次面而不知相逢何時的都市裏。

「你來首都幹甚麼？渡假？」他關心的問，現在想起來，天

下難找他這麼一流的丈夫，但是一起生活卻那麼困難。

「不，來工作，在一家會計公司。」她不感興趣的說。她有數字的頭腦沒有理智的感情。

「在古晉不是工作得好好的嗎？幹嗎跑來這裏？豈不辛苦？」他皺起了眉頭。

「換個環境，過過不同的生活。」

「何必呢？家鄉熟人多，有個照應。」

「在陌生的地方，才可以自由自在的過日子。」

「人生有時候是需要妥協的，不能一輩子隨心所欲。」

她聳了下肩，一副吾不欲聽的樣子。

那一年，不知那個多事的傢伙閒着沒事，忽然發起一次校友會。她根本不熱衷。三十歲的年紀還孤家寡人的去參宴，豈不是很沒面子？誰知最後卻軟了心腸，被拉了去。

她生平最恨的就是這種自由聚餐會，常讓她不知該坐在那一個角落好。如果有酒席的話，身旁至少還有個談話的伴兒。

天下居然也有個同樣的傻瓜，不知是伸長着腿坐好呢還是曲着腿坐好。無意間瞥見他的容貌，不由發出會心的一笑。而他的眼光也在這不偏不倚的時刻掃了過來。

就是這麼開始的吧。

「想甚麼，這麼開心？」他小心翼翼的問。

她瞪着他，嘆了口氣：

「想我們初次見面的樣子。」他也笑了。

然而兩人的笑都是短暫的。

兩個都自以為是夠成熟的大人，在約會了幾次後，居然下了這麼大的賭注，結婚。結果，兩人都輸得精疲力盡。兩人若可以像莽夫潑婦般的罵架還好，至少吵吵鬧鬧就過了一輩子。可是兩人都太文明了，文明的把氣往肚子裏塞，而最後大家都默認誰也忍受不了誰，一拍兩散。多麼美麗的開始，多麼悲哀的結局。

「你今後有甚麼打算？」

「一年前你不是問了嗎？」她振作了點，笑。「我如今在這裏，就是答案了，重新過活。」她挑了下眉。「甚麼時候再派喜帖？」

「還沒想過這問題。」他眼底有抹傷痕。她瞭解的。既使再婚，也只是因為婚姻的必須存在。再也不會有當初的熱誠了。一紙婚書，改變了兩個人的熱誠。

他沒有追問她可有再婚的打算。

他起身要走時，也沒有說甚麼戲劇性的話。沒有問地址，沒有問工作地點。想想倒覺得奇怪，然而也不太意外，一切都過去了，淡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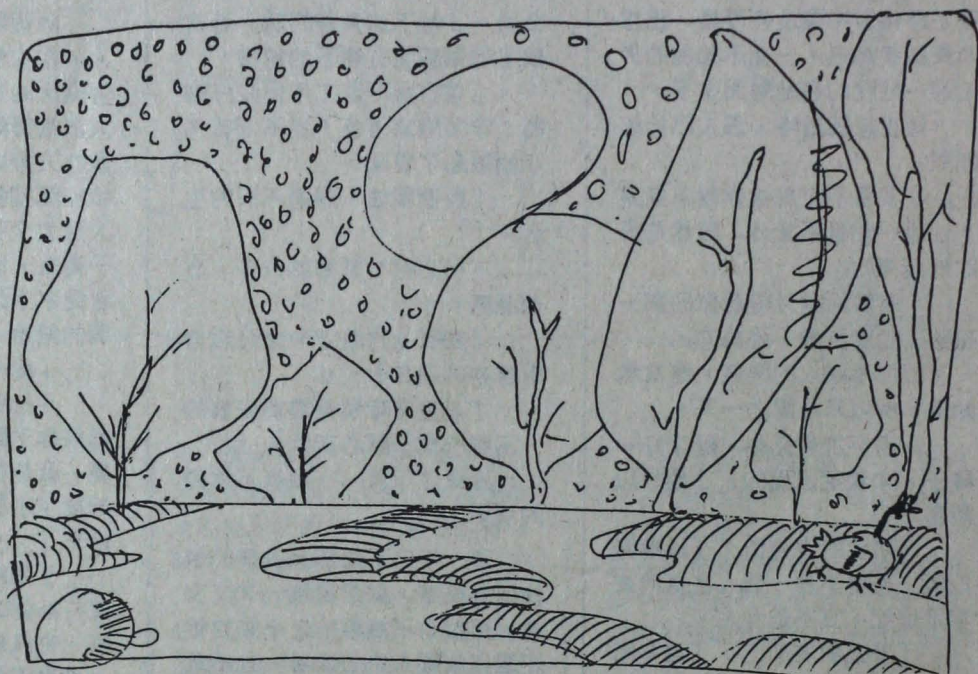
她把可樂喝完，再也不想呆下去。桌上那份特別午餐動也沒動，她就走了。

剛踏出武吉民當大廈，遠遠的耀陽下有對人影。男的是身影依舊的他，女的是個嬌小玲瓏的普通女孩子。

她別過頭，往另一邊走去。

獵

*林
顏



圖：蓮珠

我們坐在岩石上枯候着。

可彬手握着装裝有六發子彈的單管獵槍，一言不發地盤腿坐着。

靜。四下死寂得可怕。林中除了唧唧蟲吟和一下一下的鳥鳴外，就是自己的心跳嘖嘖響着。

那個鹽湖仍然在滾滾冒泡，咕嚕咕嚕的聲音與心跳有節奏地迴響着。

天色開始陰晦，午後五點多的陽光病弱地透入樹林，林梢上的布納鳥群啾啾地飛集一堆。我抬頭，看見一片枯葉飄呀飄地緩緩落下，在地面「唰」一聲響。

可彬用手背擦了擦額上的汗，緊閉着嘴，眼睛裏閃過一絲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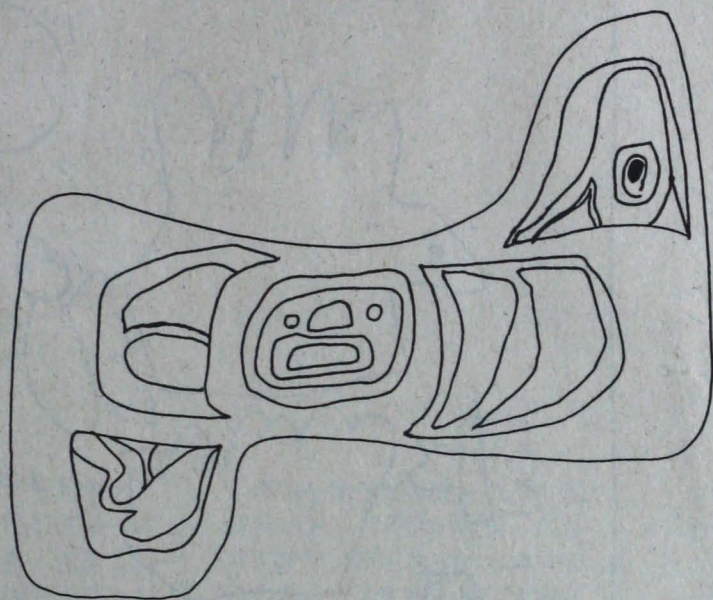
悅。

我環視四周，蚊蟲在耳旁擾人地嗡嗡着，不遠的樹幹上爬着一隻棕灰色的松鼠，圓圓的黑眼珠烏溜溜地轉着。我瞪了牠一眼，只見牠叭叭地從這樹躍過那樹，一瞬間消失在森林裏。

「啾啦啦……」樹上的布納鳥突地驚起，飛過我們的上空，數不清的鳥群烏黑一片。

可彬抬頭望了望，示意着別發聲。

我順着岩石望下去，只見一隻熊般大的野豬，漸漸趨近鹽湖，忽然間一動也不動地僵立着，頭般大的血紅雙眼閃着攝人的光



圖：蓮珠

芒。

可彬像電影裏慢動作般緩緩舉起獵槍，開始瞄準，我握緊手上的幾顆子彈，連大氣都不敢呼出。

「砰！」

只見煙火一冒，那頭野豬閃電般地竄去一旁，接着沙沙沙地消失在我們的視線外。

「他媽的！我們在上風！」可彬躍下岩石，一邊詛咒着，一邊衝到湖邊。

地面濺着幾灘血迹，可彬望一望我，我點了點頭，兩人默契地收拾背囊，拉出長刀，開始追蹤這頭受了傷的獵物。

我們循着血迹，揮動長刀，沿途的草叢十分茂盛，在枝葉中鑽來鑽去，我們彷彿也是兩頭野獸，不同的只是多了一些文明的配備。

可彬在前頭開着路，不知行了多久，忽然間停下來，他舉手示意着我別移動，林中此時已經十分陰暗，一片白霧正開始瀰漫

着，我看見前頭閃着兩顆寒光，接着「砰」一聲，一下嗶地慘叫，可彬已經拿着刀砍在他的獵物上。

我趨前低頭一看，原來是隻鼠鹿，瘦小的身軀看來剛好足夠當我們的晚餐。

這時天色已完全暗了下來，林中漆黑一片，我們亮着手電筒，開始收集木料。

當火焰燻得可彬的臉一片紅咚咚時，我們已填飽了肚子，用樹枝搭建起一個臨時帳營。可彬裂開嘴笑着，兩隻鍍金的牙齒在火光下特別顯著。

我望着他風霜塵封的臉，問：「為甚麼不繼續追下去呢？」

「哦，我們已得了一隻，只要填飽肚子，就不必再要多餘的，反正也吃不完。」

「但是，我們已差不多追了一半。那不是很可惜嗎？」

「如果再獵一隻，吃不完丟掉也是一樣可惜。」可彬用衣腳擦着他的獵槍。一邊漫不經心地

答着。

「其實，我們住在偏僻地區的，每次狩獵並不期望太多，只要不空手而返就夠了。我相信，上蒼一定會照顧那些不要求太多的人。」他眼望着火堆，火光在他眼中燃燒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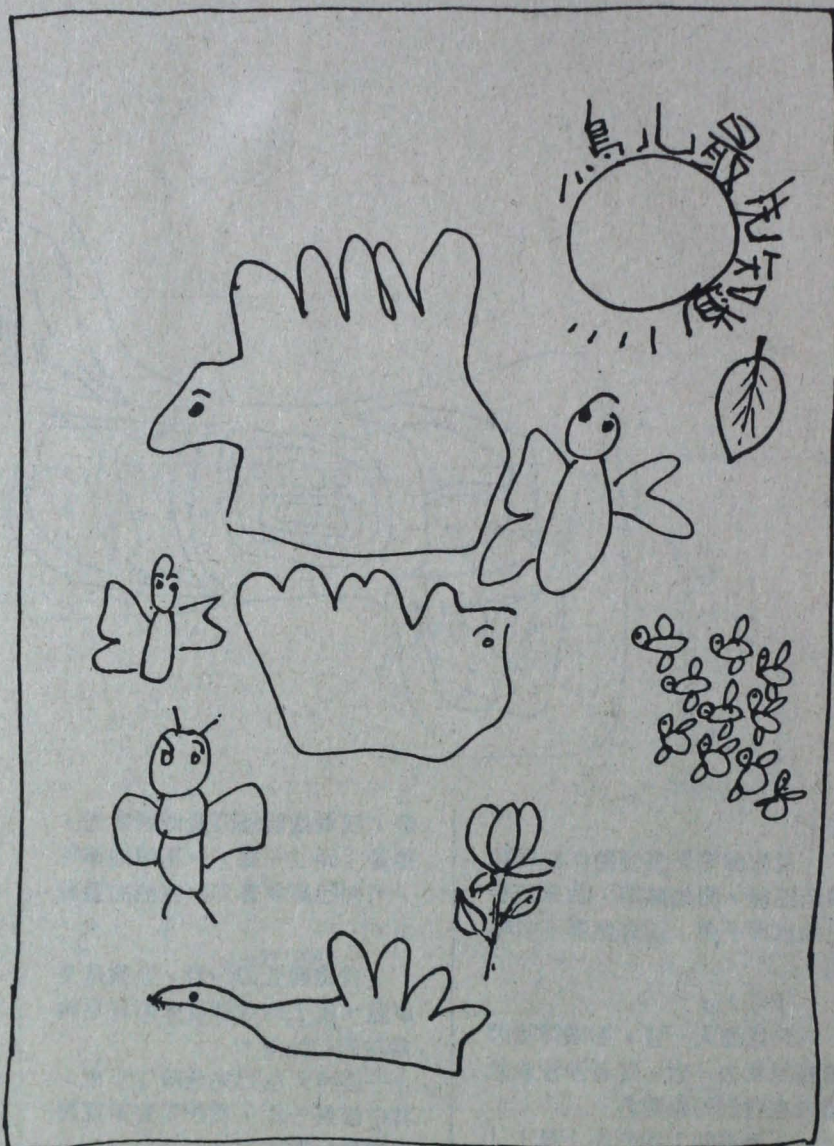
「一切來自大自然，一切也歸於大自然，這是我父親告訴我的，取於斯，歸於斯，如果有多餘的也只是浪費。」可彬用手撥了撥木枝，火堆升起了一些星花。

我望着他，這個五十多歲的加央老人，他才是個真正懂得生命真諦的人，生命力在他的眼神中無限流露，雖然文明的人會說他活得毫無意義，狩獵捕魚，一天過一天，今天不知明日餐。但他的活力和自然溶匯一起，只要青山綠林常在，他是不會挨餓的；因為他誠心地相信，自然萬物，適者生存。

這是我第一次狩獵，在岩南上游。□

秩序

*勉之



圖：蓮珠

(他站在山崖上。感覺胸中有一股浩瀚的浪在翻騰。

他仰頭欲長嘯，嘯出鷹的飛翔。……啞……

他感覺到一口濃痰塞在喉中。他甩頭，雙手扯髮，欲再挺胸長嘯。髮見幾縷髮絲飄落眼前。

他盯着飄散的髮絲，覺得零亂，但凝神看時，又覺得那凌亂的線條都是順風勢而飄着的。那中間，存在着某個秩序。可是再凝神看，卻又覺得分不清是零亂是平整。他嘆息，回首下望。崖下的煙火盞盞，不合邏輯、不合秩序地排列成一組圖案。芸芸衆生，

都淡然地循着這一「秩序」呼吸着。)

阿丁老愛做這個夢。

(一)

人家都說阿丁是一個傻子。所以，頑皮的大孩子們老愛欺弄他。他們愛叫他：傻子阿丁。傻子阿丁是不會說話的。

也有人說阿丁是一個瘋子。所以，小孩子都遠遠地避開他。

醫生說：阿丁是啞巴低能兒。

阿丁喜歡簡單的東西。他最愛線條。嚴肅的直線、溫柔的曲線、峻寒的折射線，他都愛。所以阿丁愛伏在天橋上看車輛組成

的線條；所以阿丁走路老愛循着一條直線走：腳跟聯着另一腳的腳尖，因為這樣，阿丁走路老愛跌倒。

(二)

阿丁看着哥哥，覺得好害怕。阿爸呢？

阿爸老了、死了。

這個阿丁懂，人老了就死，死了就是沒有了。

可是為甚麼不讓阿丁去看阿爸？

阿丁不會說話的。

不會說話，可恥嗎？

阿爸疼阿丁，阿丁也愛阿爸

的。爲甚麼不給阿丁看阿爸？

阿爸死了呀！阿丁傷心，哭不出聲來，空有眼淚。可是，阿哥不傷心難過嗎？阿哥不但沒有哭出聲來。連眼淚也沒有，空有笑容。

阿爸生病死了。生病了，爲甚麼阿哥不讓阿爸吃藥？阿丁不懂，阿哥是讀書人，阿丁不懂讀書人的心思。

不吃藥也沒關係，藥很苦。阿爸老說阿丁苦，阿爸攷了阿丁準餓死。不會，阿丁不苦，阿爸苦，阿爸又老又生病——幸好沒吃藥，要不，更苦！

讀書人懂的事情真多，也真怪。阿爸生病了，不看醫生，反老看那甚麼律師的，又要看那一疊疊的紙。阿爸說手無力，阿哥怎麼老愛叫阿爸寫字，說是甚麼簽名。

讀書人講話也怪，阿爸病了，不看醫生是爲了節省。阿爸睡在棺材中了，阿哥卻叫了好多人來吹喇叭打鑼鼓，其實阿爸都聽不到了，也不愛聽！

阿丁一丁點兒也想不透阿哥的心思。

常常有好多人來找阿哥。阿丁很高興，那些人常挑起大拇指，跟阿哥呵呵笑着說話。從前

，阿爸也愛這樣挑起大拇指，然後拍拍阿丁的肩膀呵呵笑，那是阿丁做了叫阿爸歡喜的事情。阿哥一定做了大家都歡喜，大家都覺得好的事情。

可是，阿丁還有事情不明白：阿哥的臉對着別人時笑呵呵；對着阿丁時苦哈哈。阿爸死後，平常吃飯，阿丁都沒得上飯桌；阿哥有好大好大的車子，阿丁不能碰。

現在，阿爸的好大好大的家，阿丁也不能進了。阿哥的臉好兇！他說阿丁不會賺錢只會吃飯；他說阿丁是啞巴是白痴，不該住在家裏。

(二)

阿丁該去那裏？

阿丁喜歡看線條，所以阿丁到天橋上去看車。

可是，阿丁又昏又餓，陽光又強烈。

阿丁餓得腳步浮浮。天橋，大房子，大馬路，車輛都凝成一小團，又散成一大片，又慢慢聚成一小塊一小團的影子，都是移動着的形狀。阿丁心中不舒服，線條呢？線條呢？爲甚麼都是痴痴膩膩的團塊？阿丁喜歡有秩序，簡簡單單的線條。

阿丁想吐、伏在天橋的欄杆

上。往下望去，都是車。看前，再看前，看到遠遠的前面去，遠遠遠遠地望去，一馬路都是車，頭接尾，尾接頭，接成一條直線，雖然稍爲有些彎曲，但遠遠看，仍是一條線。阿丁很高興。

阿丁從天橋的一端奔下，直衝進車陣。

進去了，才發現一切都不一樣了，車子都橫衝直撞，不再是一條線。

阿丁一頭一臉都是汗，想的是阿爸。一輛車從左側掠過。一個男人的頭從車窗內探出，橫盯了阿丁一眼，咒罵着，阿丁想笑，可是笑不出，覺得臉上的汗都變成了淚。

一時間，路上響遍了車笛，阿丁心中好慌。突然好幾輛車中鑽出幾個高頭馬大的男子，氣勢洶洶地喝：「瘋子！你懂不懂道路規則？」

阿丁突然覺得肚子更餓了，餓得整個肚子都是空空涼涼的；他張大嘴巴想要大哭一番，但只能在心中狂喊：

不是的，是你們不守秩序，不是我！大家按着線條走，我也想跟你們一起照線條走的！□

牆

*林夏濃



圖：蓮珠

我們只有兩個人，傑和我。
世界這樣大。

那是一個很好的星期天早晨，
陽光燦爛，晴空延綿無盡。不
像別離的天氣，一點都不像。

•

傑左腳擱在右膝上，雙肘靠
着石級，吊兒郎當地看路過的女
孩子。我們坐在教堂前的梯階上
，看着人潮湧來淹去。這幾年上
教堂的人特別多，好像突然間每
個人都發現生活需要信仰來調劑
，宗教似乎成了一種潮流，不上
教堂，彷彿就不入流一般。

人群熙來攘往的擠向一個門口，教堂灰色的鐘樓莊穆地矗立着，白色的十字架孤單地豎在簷頂，沒有雲、澄藍的天空潔淨得像透明的瑪瑙，神也和我們一樣的寂寞。

傑口銜着一根芒草，不時地對裙子過短的女孩吹口哨。陽光在他鬆曲鬆亂的長髮上閃着油光。傑的頭髮一向不規矩，像叢草似的，七伸八搭，宛若流着他那叛逆不羈的血液。

上午九點半，教堂裏傳來低沉的歌聲。「我不知道明天將會怎樣，但我知道誰握着我的手……」

「今早我跟老頭子吵了一場。」

傑淡淡的說着，帶點倦乏的味道。他吐掉口中的草根。

我看着他，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但我可以感覺到他的眼神中流露出來的一股無奈。

傑的家境一向不好，父愛親情對他是個美麗的神話，永不存在。疼愛他的母親在他尚未明瞭母愛時就離開了他。

媽媽在天國，姐姐哄着不懂事的他。當時他並不明白死的意義，只是跟着姐姐妹妹們一起哭。母親的臉在他的淚眼中逐漸模糊，消逝。

那年傑才九歲。接着姐姐嫁到鄰埠，一項買賣式的婚事。然後爸爸叫他輟學做工，養家裏的三張嘴。他是長子。做了整整七年的學徒，他漸漸發現老板的醜惡、同事間的勾心鬥角，也發現

辛辛苦苦掙來的錢都做了賭本。爸爸，那個把萬字票當做生命的人。傑決定離開老家去外地工作，臨走時，姐姐的一通電話撲滅了他心中的火焰。何必呢？畢竟是自己的父親，還有三個妹妹。他終於留了下來。

「他要我將車賣掉。」傑依然保持着那個坐姿，眼中有種奇異的光芒。

我明白傑心中在想甚麼。那輛一百五十CC的電單車花了他兩年的血汗，年輕的勞力是那麼不值錢。這是唯一屬於他的東西。

「你怎麼說？」他側頭問我，懶懶地伸展擱得發麻的左腳。

我聳聳肩。我該怎麼說？傑。他是你的父親。別埋怨自己的出身，那不是我們的錯，也不是父母的過失。接受事實要比逃避它需要更大的勇氣。

我抹抹後頸。陽光很好，好得炙人。這世界，甚麼事都是矛盾的。你愛的人會傷害你，你傷害的人是愛你的。

我望着傑，他正閉起眼來，彷彿專心地捉摸那從教堂傳出來的聲音。

「世人皆為自我所愚，信即是有，不信即無，耶和華的血是為你們而流……」

我和傑的相識，其實是很偶然的。那次我的車在郊外拋錨，下午五點多，路上空無一人，最後一班巴士已經過了，離市區又有十里，我焦急得很，他的電單車突地在我身旁飛過，然後又倒回。

「老弟，要不要幫忙？」他問。

我們便是這樣開始了交往。傑其實心地很好，只是脾氣有點怪，朋友也少，曾經因為同事罵了一句你媽的而打了起來。後來我才知道他自卑感極重，早年喪母，父親不理家事，被親戚隔鄰看不起，整個家的重担又壓在他的身上，形成他的憤世嫉俗，漸漸築起一道無形的牆，把自己圍起來，成了一種保護網。

「你信不信教，阿林？」傑在沉默中突然爆出這個問題。

「我不做盲目的信仰，那是很可笑的。——為甚麼問？……」我搖搖頭，有點莫名。

「其實信仰是一回事，去崇拜又是另一回事。就拿我來說吧，我相信真神的存在卻又從來不會去信奉祂。」傑眼望着遠方的天空，模稜兩可的說着。

「也許人與人之間是需要藉着一個第三者的共同信念，才能聚在一起，溝通彼此間所謂的……」

「牆！」傑打斷我的話。「人與人之間的藩籬是永遠存在的，就像一道牆，無論父母兄弟朋友，它都存在着，不同的只是它的高低和厚度吧了。」

「阿林，有一天我會衝破那道牆的！」他的眼神還是落在那遙遠無雲的天際。

「世人皆困囿自我，敬人當如敬己，愛人當如愛己，自我應該大眾化……」

教堂裏隱約傳來牧師的講道

聲。十點廿五分，我望望手錶，彌撒要散了。

陽光仍然照耀，路上的車輛川流不息，金色的塵土在空氣中緩緩飛揚。

「走，別談這些，我們去兜兜風吧！」傑揚揚手，拍拍褲子站起來。近六尺的身軀在陽光下有着巨大的黑影。我心中忽然有片陰影掠過。傑。

「上車！」傑打燃引擎，馬達嗚嗚響着。

我抹了抹額上的汗，戴上頭盔。傑的漆黑鋼盔在我眼前眩目得刺人。

駛離市區，車輛開始疏落，長長的柏油路伸延無盡，沒有人影，只有載泥車不時的隆隆捲過。

「這才是開始！」傑有點興奮。「我只有在速度上才能感到忘我和快樂。」

他扳進變速掣，換了牙，放鬆，然後一轉油門，速度錶直逼一百廿。

我只感到風在面頰噴噴削過。路面在我腳底溜進，消失。兩旁的景物不斷地向後飛退，世界彷彿在我們腳下呼嘯而過。

「嘿！」傑笑得有點邪氣。「這才是我的生命。」他轉足油門。機車嗚嗚飛駛，錶針指着一百廿。

傑忽然脫下他那黑色的頭盔。絮亂的濃髮在風中變得規矩起來，十分柔順地往後飄。

「你在做甚麼？」我在他耳邊一句一句喊着。風刺着我的臉

孔。

傑轉過頭來。「我不喜歡束縛。」

「別開玩笑，傑！」我叫着，車子正在下斜坡，轉了幾個彎，上了一個土坡。

他只是笑笑，把頭盔掛在扶把上。

遠處有個四十五度的彎角，陽光在路面上跳躍。我心中那股不祥的感覺又湧了上來。

「傑——」我正要開口。

「抱緊！」傑忽然嚷着。他急轉車頭，剎掣。彎角上正迎面停着一輛載泥車。機車車輪「吱」地在地上拖過，但衝力依然，時速一百廿多公哩的車輛「碰」地撞進左面的山壁。我只感到自己忽然間捲上半空，慢慢飄着。遠處彷彿有人在向我招手。

跌落地上時我想自己的右腳已經完了，一陣痛心的撕裂逼上心頭，渾身彷彿散了一般，毫無知覺。

傑！我掙扎着搜索他的身影，卻只見到黑色的鋼盔不成形地在血泊中打滾。

「電單車失事，騎士一死一傷，死者許正傑，廿一歲，送院途中斃命……」

傑去了。我活着。

我命大，戴着頭盔，摔在草坡上，而傑的頭則撞上了岩石，腦內溢血而不治。

機車頭部扁了一半，前輪彎曲不成形。載泥車司機嚇呆了，他在彎角處停車想給冷卻器添水。誰的疏忽！傑到底還是去了。

醫生說我的腳上了石膏，極有復原的可能，雖然會跛，但不如想像中那樣壞。

傑出殯的時候，我躺在醫院裏，發着高燒。我只覺得夢見了傑，他站在路的盡頭跟我招手，背後一片光亮刺眼。我向他跑去，但路彷彿是跑不完的，他還是站在遙遠的那一端。我看見他笑，叫他，他還是笑，然後便突地消失，只剩下一條長長的路孤單的躺著。

出院後，朋友跟我說，傑的父親那天一直愣愣的坐着，口裏不斷自言自語的說着：「早就叫你吧車賣了，早就叫你吧車賣了，把車賣了……」。

這樣好的天氣，就像那天早上，陽光淡淡靜靜地洒在每一個角落。我在想着傑，那天他跟我說過的話，一直在耳邊迴響。

「我只有在速度上才能感到忘我和快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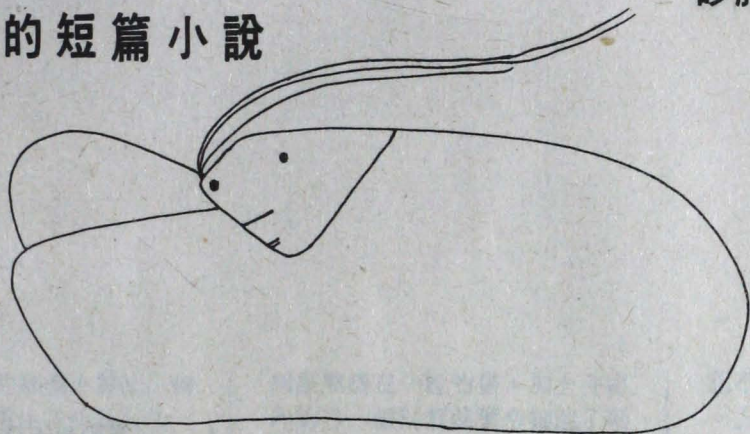
「人與人之間的藩籬是永遠存在的，就像一道牆，無論父母兄弟朋友，它都存在着，不同的只是它的高低和厚度吧了。」傑說這些話時眼望着遠方，聲音遙遠得像個夢。

「有一天，我會衝破那道牆的。」

如今，傑是不是已經突破了那道牆？他在另一個世界快樂嗎？我不知道。我只覺得這樣好的天氣，怎麼可能會是離別的天氣？不像。

真的一點都不像。□

黃河影的短篇小說



圖：蓮珠

等姐姐回來

填好了一大疊的大學入學申請表格，雲雲伸長了雙手，雙腳也直蹬了出去，大大的鬆了一口氣，想起曾有人說因一字不妥而前功盡棄。她集中精神再看了一遍。

雲啊！妳姐姐可有信來？

沒有啦——

雲雲莫名的懊惱了起來，跺了跺腳。

真不知見甚麼鬼去了，一去半年，居然沒寫過一封信，也真夠絕的，不說媽，那個阿樑哥就可憐，痴痴的集着一個毫子一個毫子，對着四五包的白椒，幻想着婚事的場面。罷了罷了。當初若先與姐姐訂婚，不就萬事順意。

聽說市區中甚麼樣的人都有，妳姐姐不知會否學壞去。

不會的啦！

雲雲的聲量高了點，驀然想起日前到市區去拿申請表格時，阿順說的那個落魄的酒鬼，有着長長的零亂的黑髮……心就莫名的痠痛了起來。

妳姐姐從前常愛說有機會要電頭髮，也不知她現在電了沒有，其實我倒覺得她那直直的長髮更適合她。

雲雲的淚水突然像泉水般滾了出來。

那個阿順，從來不說粗話的

，在他只能形容成酒鬼，在別人眼中恐怕是異常噁心的了。

換了件衫，雲雲趕到郵局時，天已開始下雨了，她把表格裝進信封，封口，再交給服務人員掛號，抬起頭，目光無意識的掃射。

對街站着一個看來衣裳高貴、整齊卻神情落寞傷感的英籍婦人，彷彿滿街上都沒人，整條街上就只她一個，帶點冷傲。

有五十歲了吧——媽媽今年要六十歲了。

雲雲再次不能克制的顫抖了一下，拿回掛號好的信封，她在投信處呆了一會，然後把信封小心的放進手提包裏，一直回到家中。

雲啊，妳去郵局可有順便看看信箱？

媽？我要等姐姐回來。

妳姐姐來信了？她說要回來的？快給我看？

不，媽，我等姐姐回來，我要等姐姐回來。

人因流水轉

美娟考完了十一號出來，轉眼過了半個多月的閑暇日子，便想找份工作來充實日子，賺錢過過癮。

很難啊。

大家都是這麼一句話，不論

是校長還是教育官，美娟和幾個朋友嘆着氣，桌上的二枝可樂還剩着點兒，從前這樣二枝四張口是從來剛剛好的，今天是少了一個，也是胃口大減。

笑了笑，美娟突然指向對街的一排店，她對面那個人愕然的望過去，但見整排的窗都裝上了鐵窗，在黃黃的昏色陽光下，閃着刺眼的白光，她左面那個扁了扁嘴，淺淺的酒渦煞是可愛。

跳窗可不易哦！沒一半俠盜與我有緣。

後排那扇緊閉的後門，要想跨越也沒那麼容易，單是籬笆就夠受。

除非先把充電的籬笆炸毀。那倒不必只要關掉電力來源就行了。

說的那麼輕鬆，讓人瞧出端倪來……

吃不完兜着走。

總得要一試的。

闖一闖吧，像投資一樣。

生意人講的錢賺錢，真的找到了工作不就是賺錢了嗎？

真正是所謂無本難行。

七嘴八舌，從前也愛這樣子，只是話題完全二樣，今天，居然也懂得轉彎抹角，打葫蘆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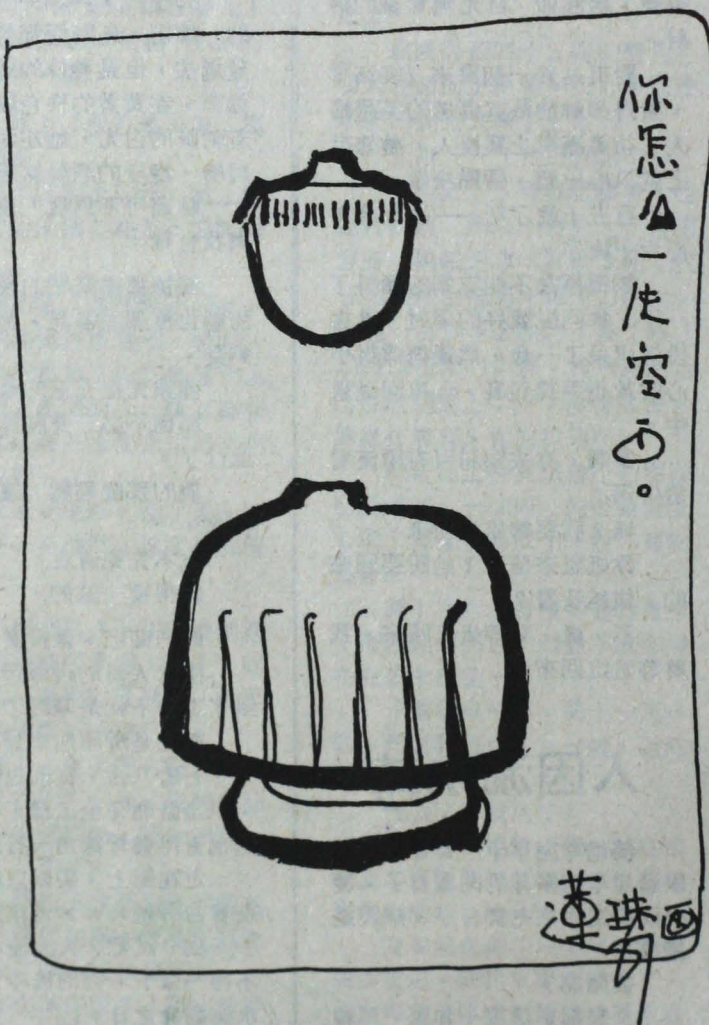
走在街上，美娟想起一些老友曾告訴她×××是精通此道者。

試一試吧，人因流水轉，直不得一輩子，否則被沖了上岸，永無翻身之日。□

半節胡

.....

*鞠藥如



夏晚萱十分洩氣的站起身，隨手放下那本發黃的記錄冊。由於維持半蹲半站的姿勢過久，且突然直立，不禁感到一陣暈眩。她時常都會這樣，彷彿那顆心被掏空了，只剩下一個殼子，經不起任何衝擊。

「還沒有找到嗎？」方怡平的聲音徒地打破一室的沉默。她舒伸着懶腰的動作立刻生硬的抑止，心突突的跳着，也懷疑那猛烈的敲打會否傳入別人耳中。她輕笑，企圖平復那突然被驚嚇的不安，搖頭道：「沒有。」

方怡平逕自擠進那堆破書中，慢慢地靠近她的身旁。儲藏室確實是太陳舊太狹小了，方怡平高大的身材一塞進來，夏晚萱就感到胸口發悶，只想爬過那堆書伸手去把玻璃窗推開，讓風流入。

她望着迷濛了的窗外良久，也不試圖跟方怡平說話。她心中其實是含着些許恐懼的，因為一個人做事不會產生故事，兩個人共處却會製造出事實。她轉着念頭，怎樣才能夠離開這兒呢？方怡平站在她身旁，彎腰伸手去拿堆在最角落的那冊書。她看了，說道：「這是五年級的《科學》，我剛才看過了。」方怡平苦笑一下，左手翻看着塞在綁書的繩子下的發了黃的紙，道：「五年科學下，28本。」話才說完，手上的書却啪啪啪驚天動地的掉了下來。夏晚萱起初還不曉得發生甚麼事，只以為是方怡平不小

心碰跌了靠牆的那個小書架，轉頭一看，才知道由於時日過久，捆綁《科學》課本的尼龍繩，因韌性已失而被扯斷。

她拍拍手上的塵埃，彎下腰來拾地上的書。方怡平也在近處蹲了下來，伸出那雙被太陽曬得死黑的手，和手指。夏晚萱仔細而耐心的整理着那些有的沒有了封面、或掉了內頁、或塗滿圖畫、或寫滿字體的破書。由於要收拾的實在是一團亂，她也蹲了下來。一吋半的高跟鞋頂着她豐滿的身材，腳後跟立刻傳來肌肉拉扯的疼痛。

「這些書，實在是壞得厲害。」方怡平拿着一本《科學》，整理着它的內頁。「書破了真是一件頭痛的事。我真不明白學生是讀書還是毒書。」夏晚萱道。她剛進來找書的時候也曾經因為抓着繩子而把繩子扯斷，幸好沒像方怡平這樣整捆書掉在地上。她起身想拿掛在方怡平身旁書架上的那粒尼龍繩時，不料方怡平也在這時霍地站起，她伸出的手極自然的便撞到他結實的手臂上。「噢，對不起，」她歉然的一笑，整個臉頰紅了起來，復蹲下把分成兩半的書疊在一起。方怡平移開兩步，把尼龍繩拉了幾呎長後才用那把生了鏽的小刀割斷。

夏晚萱真想退開一點，但是四面八方都是書。想跨過這堆書，方怡平却大刺刺的蹲在那兒起勁的拉繩打結。空氣似乎愈發混濁，她可以嗅得到方怡平身上的那股汗酸味。她遊目四顧，那些

胡亂堆擠在一起的書，加上斗室內的另一個同類確實令她起了厭惡之感。

她很早以前就對方怡平沒有好感。幾個月前，當她來到這所偏僻的小學執教的時候，就隱隱約約的覺得這位校長有點那個。她的同事沒有給她提供意見，只說：「你慢慢就會知道。」有幾次，正當坐在她前座的同事想表露一點心跡的時候，上課鐘却像催魂似的噹噹響起，她始終無法得悉。

「密斯夏，你打學生的時候，最好捉着他的手腕，不要這樣，這樣。」有一個早晨，她很早就到學校，方怡平也隨後抵達。清晨是美麗的，小學生都愛圍在那個小窗口看她，笑。等她故意張着那雙大眼的時候就又一窩蜂的嘻嘻笑着溜走。方怡平用他的大手抓着她細嫩白淨的手臂比劃着。她只感到骨頭裏冒出寒氣，失神的望着自己的手被掌握住。夏晚萱極不願意去回想那個清晨。方怡平彷彿覺得那是理所當然的說教一般，拍她的肩背，說不許胡亂打背部，拉她的手示範打學生的正確動作。夏晚萱無話可說無言可辯。她一直覺得自己有時軟得像盤燕菜糕，摔不得，碰不得，然而一跌却是死翹翹了。

她沒有執教經驗。打人，打手掌，還是破天荒的第一次，總覺得好老師是不需要長棍子的。其實不然。她教的那班五年級就有幾個壞到透頂的男孩。數學不會算，英文不會讀，廿六個字母

認不完，Monday跟Sunday分不清。上課她講書，他們把書擋住頭，睡。考書，作弊。抄寫，說話。她勸也勸夠了，罵嗎，聲音也尖了，打人，她確常打，可是有一回，她伸出的棍子被一個學生扯走，手腕處還被招黑青了。

「教了不會就算了，千萬別把人打得太厲害。」母親見她訴苦常勸告她。然而果真打得厲害嗎？夏晚萱一直覺得自己是夠溫柔的了。她試着各種法子來提高學生求學的興緻，盡量使教科書變成是生動活潑的讀物，也常講一些益智故事來啟發他們。她的表情豐富，喜怒哀樂盡寫在一張臉上，聽得看得學生粒聲不出。但有時候她又覺得極空虛，為的是無法扭轉某些學生的進展程度。

方怡平捆好書後並沒有站起來走出去的意思。儲藏室離辦公室有幾碼遠，在以前，這個小地方原是放雜物的，後來每年書本增多，就用來儲藏課本。窗與門終年關緊緊的，空氣嗅着都有濃濃的異味。聽不到課室裏教師與學生的聲音，只有風呼呼的越過叢林和兩大粒大粒的打在沙厘屋頂上。

「快要下課了，我待會兒有節。」夏晚萱說着就要轉身出去。她才轉背，方怡平却笑着那張黑臉興沖沖的道：「喲，那一捆不就是了嗎？」拿起一捆一捆的書就堆在夏晚萱腳前。她納罕他的熱心，因為這些書並不是眼前就用到，只是為了方便記錄，檢查及修補課本好改天分發出去，

今早才向他要了這把鎖匙開門進來點算。夏晚萱輕輕的呼吸着，怕自己那開始不規律的心跳聲奔瀉在緊湊的小空間裏。她極不習慣與人獨處，尤其是異性。

方怡平拿起最底下的一捆書本的時候，把塞在繩子下的小紙扯出來，唸道：「六年級華語下冊，18本」然後得意的望着夏晚萱微笑。她也恬然的一笑，道：「總算找到了，謝謝你。」方怡平將書交在她手中。夏晚萱只感到手掌沾滿灰塵，黏答答的，十分渴望能被雨水冲刷一番。「你解開看看，書還能不能用，」方怡平正忙着把堆在她腳邊的書搬回原位，聽那語氣，彷彿是眞有必要把書解開來一本一本的檢閱。夏晚萱把書壓在其他的書本上，拉開繩結後抽出第一本書來看。書皮蒙了一層不算厚的塵，裏邊有的插圖也沒有了。她正專心一致的翻看着的時候，突然感到手背一陣炙熱與黏濕。她轉頭一看，就見方怡平高大的身子緊貼在她背後。

夏晚萱這一驚非同小可。她一向不允許任何人接觸到她的肌膚，總覺得那是近乎猥褻的骯髒。而方怡平的碰觸已非第一次。她尚記得那個清晨她躲在學校廚房旁的水池邊洗了又洗，手腕與掌都擦到發紅。她停止了手上翻書的動作，低着頭企圖把手臂拉回，但方怡平却握得更緊，幾欲要將手臂佔據一般。

夏晚萱的一顆心宛如跳到了口腔內，只怕一張口，整顆心就

要跌了出來。方怡平緊靠着她的背，使她感覺到那股悶熱和方怡平自己嘖嘖嘖的心跳聲。夏晚萱正要舉步向狹窄的小道擠出去時，方怡平的兩手已扣在她圓潤的腰肢上。她顫着喉音，近似受傷的獸低語道：「不可以這樣，不可以這樣，」反覆的說着，雙手也用力的去扳開方怡平的手指。但方怡平扣得更緊，她整個身體就像磁鐵般黏在方怡平的胸前。

夏晚萱狠狠的翻着白眼，驚嚇與憤怒使她的臉變得雪白一陣桃紅一陣。她只輕微的掙扎着，心裏更怕的是傷害了方怡平的感覺。她從沒有這樣的經歷。但直覺告訴她，如果她大喊大叫的話，只怕會引起更狠的報復，方怡平急促的呼吸聲夾着溫熱的氣噴在她髮際，使她的頭皮發麻。夏晚萱驚悸雖有，但輕視與不屑更使得她雙手發冷，一不留神，扣在腰際的大手已穩穩的蓋住她健美的胸。夏晚萱的臉燙得使她幾乎神志不清，開始拼死命的掙脫方怡平的大掌。轉身扭腰之際，那惡夢般的魅影依然不得擺脫，一急，右手掙向後一撞，碰到柔軟的一團。方怡平吃痛，手一鬆，夏晚萱乘着這空隙身子一矮，總算逃出了那魔鬼似的黑掌黑爪。她顫巍巍的喘息着，跌跌撞撞的往窄門衝出去，小道邊的書也唏哩嘩啦的碰跌了幾捆。

她靠在陳舊的木門邊拍着上衣，頭也不回的掉下一句「對不起」後就走入雨中。那語氣眞冷得刺人，但她的身子却因爲激動

而猛烈的燒着抖動着，彷彿每個細胞都長了一根小尾巴，都站了起來，都在跳躍着。她的雙眼刺痛得幾乎睜不開。雨直接的從高空打落在她的髮上，她的身子，幾步路就把她淋濕透了。她繞着長着大紅花的小徑走，沒有想到上課的事了，一脚高一脚低的披着滿衣風雨回到簡陋的教員宿舍。

浴室內的大水桶愉快的讓屋簷的雨水流入，桶底的水龍頭又匆匆的讓裏邊的水冲到小水桶。一桶一桶都是滿了溢了的水。浸了五分鐘的臉依然透着粉紅，夏晚萱美麗的大眼佈滿了怨恨與不甘。室內的陰暗映着她裸露着的潔淨的肌膚，手上的利剪不曾停止過的狠狠咬着那件有着白色喱士的襯衫。她僵硬的揮舞着剪刀，一剪一剪的把方怡平的手跡剪爛剪碎。風冷冷的從板隙中吹進來，但她也不覺着冷，那唇紅得更似火了。

午夜做了一個夢。驚覺自己從高空一路掉下來，總是掉不到地。呼吸也緊了，那顆亂亂跳的心也跟着一路掉下來，不到地不到地，終於呻吟着醒來，而淚濕了大片枕。

第二天陽光出奇的亮麗。那棵小路盡頭的紫傘花開了滿樹也落了滿地。葉子掉光了，只剩下瘦瘦細細的枝桠。她走過時露珠輕輕的掉在她的髮上，無聲無息。

「老師早安。」「老師早安。」

她淺笑。點頭。

早安。□

一封信



*純純



圖：洪通素描

清清：

生日快樂。這是第一句要說的。

我覺得我們之間的情誼已逐漸淡化了。但願在你生日的今天我們彼此都能夠反省一下，回顧以往的片段。這是第二句想說的。想要邀妳一起騎腳踏車到「花園」吃一碗紅豆冰。我嚮往死了。好不好？然後我們再跑到一個很好的地方去聊個天南地北，再說我們的朋友，你的詩翔，我的Co Co 和忠信。都好久沒跟你胡說八道了（你或許一點都不感興趣了？）。

清清，或許你和其他的朋友早已計劃好要到那裏那裏去了？會幾何時，我又成了不是那個圈子內的一份子？唉，此話說來真無頭緒，簡直找不出一個理由來。可是你知道，清清，我有好幾次決定去找你們聊天，可是我一到樓上要找你們的時候，誰知道會遇上你值日掃地，而有時候你們談別的，我沒有機會插口，有時候你們不太愛理我似的，我總是想主動一些，可是……有時候……叫我怎麼再說下去。

又或許你已經不再珍惜我們這段三個雙子座女孩建立了三年的友誼（但我知道你還在珍藏着，像我一樣的珍藏着，對嗎？）今天是我的陰曆生日日期，我收到了楚楚好久以來的一封信。她向我說不見面並不等於分手，她還是會永遠記得我們的友誼。又說「願你生日快樂、永遠青春美

麗（永遠？）、事事順利、永遠平安快樂（又永遠了！），最後和白馬王子夢想成真。」呼！這麼長氣的楚楚！

清清，我還是非常在乎妳們的。妳、月嬪、月雲、我，我們四個，應該是最襯得來的。記得我去年的生日嗎？再加一個秀聰，我們在綠野中渡過了一個愉快的下午。好快樂。有照片為証。

今年的生日在比較清淡的氣氛下渡過。沒上課，少了同學們的祝賀聲。但我還是收到一些小禮物，讓我驚喜得不知如何感謝，我往往是那麼笨的。（最記得預備班那一年生日的情景，歷歷在目，那時是在考試期間，我以為沒有人會記得了，沒想到你們還會記得。）

用紙和筆傳遞的生日祝福倒是不缺。人家記得我的生日，我是非常感動的。我曾經說過，我祈願人家記得我的生日日期，我倒不是為了想收到別人的禮物，別送我禮物，真的，我會不懂如何一一接收。我所求的是，好多人記得我的生日，然後在那天全部異口同聲向我說：生日快樂，生日快樂……，那我就真的會快樂了。真的不騙你的啦！

我的祈求只是這麼小小，但卻並不能夠如願。妳看，妳們連最基本的生日快樂都不捨得向我祝賀。為甚麼？其實我並不應該問為甚麼，但我就是不相信妳們會是這麼吝嗇於對朋友付出的人

。我不信！我在等，在等那一聲生日快樂。只這麼一句。可是，我等不到！我真的等不到，我的心在收縮，沒有人知道。我整天只會裂開嘴笑，連自己都覺得自己討厭。

那一次辯論會我意料不到會獲得最佳辯論員的榮譽，那個金杯，誰不嚮往？而我組又奪優勝獎，這兩項榮譽，使我意外得承受不了，我控制不住自己，哭了，多丟人，那件事使我萬分興奮，但是這麼值得驕傲的事，妳們當中卻沒有一個祝賀我。我失望了。也許妳們想，祝賀別人是一件很討厭且困難的事吧？或者也許我根本沒有那份榮幸？又或許我不該得獎，天！

說了這麼多，對的也說了，不對的也說了。好的壞的全部都很坦誠的說了。要寫這封信很久了，只是沒有下定決心。最後想跟妳說就像楚楚說的，不見面（楚楚現在遠在首都，我們倆倒是有見面，只是不常在一起）不常在一起並不代表友誼就要經不起考驗，就要淡化。

好像講不完……

可能下次見面時可以大大地傾訴一番。說不定又逐漸濃化起來……我忽然間想到了，是考試的陰影導致我們如此的。

末了。祝您：快樂、安康

純純

季候鳥

* 宇流

我是最後一隻季候鳥了。

在這浩瀚無垠的蒼穹裏，眼看同伴陸續地朝着旭陽的第一道曙光飛去，自己竟離群了，迷失了；許多空白的日子隨風飄逝，自己卻還停留原地，惶恐地盤旋，悵惘地迴盪……。

我曾想飛穿過雲海，越過虹橋，但風畢竟太強勁了，我已沒辦法再飛得更高，雖然雲濤就在頭頂，虹彩就在眉梢，但那是我所能達到的了。

就這樣的在雙翼見盡最後一絲力量後，自己也累了，倦了，但在這墨染的夜色裏，我依然是最後一隻季候鳥，在守候一個早已失去的季節來到。

假期 * 飄零

七個星期的假期，轉眼間已過了五個星期。

想起假期前訂下的計劃——要多看幾本書、要多寫幾篇文章、要搞好英文、要去旅行……。如今五個星期的假期已悄悄地溜逝了，而我所訂下的這些計劃卻無法一一做到，想起來真令人感到遺憾。

其實，並非我不懂得愛惜光陰，而是打從放假回到家後，我就馬上換了身份——由一個學員變成家裏的「黃臉婆」。家裏的大小事務，由掃地洗碗以至燒飯煮菜，全都交由我一手包辦。

傍晚六時半，家人舒舒服服的坐在電視機前觀賞《新紮師兄》，我卻要獨自在廚房裏為一家大小的晚餐而忙碌。

晚餐時，大家圍滿一桌，三兩下就把我煮好的幾道菜餚給掃個清光；飯後把碗盤往洗碗盆裏一丟，拍拍兩下屁股就走了，留

下我一個人坐在廚房裏收拾飯後的殘局。

日子就這樣每天在忙碌中渡過，而我只能每天忙裏偷閒的看點書、寫點文章。至於搞好英文的計劃，那自然是泡湯了，更遑論要跟朋友們去旅行散心了。

我真是厭倦了這種當「黃臉婆」的日子。現在，我是多麼渴望能夠早點回到學院去，那時我將擁有充份的自由，在課餘時做我愛做的事、看我愛看的書、聽我愛聽的歌；還有傍晚時分跟朋友們到公園去跑步或散散心；假日時去逛書店或郊遊等。這種日子總比當「黃臉婆」好過得多了。

我累了、倦了、也厭了，像一隻被關在籠裏多時的小鳥，此刻，我只希望能夠早點飛出這個囚禁了我一個多月的樊籠，讓我能夠重新呼吸一下外面的新鮮空氣；讓我能夠重新渡過充實而恬靜的日子。

雜感三則 * 方啓

長大

隨手翻了翻日記。

啊！字體變了，再略略的看看裏頭的內容，啊！想法變了。過去一直堅持的，怎麼現在已不敢認同了呢？

想想，大概是長大了吧！

生日

我考慮了很久，不知該不該替她慶祝生日，害怕滿腔的熱會被降至冰點。試試吧，來個變相的「賭博」。唉，還是考慮考慮，此刻終明白何謂內心交戰。算了，嘗嘗孤注一擲的滋味吧！

但願，
上帝祝福我！

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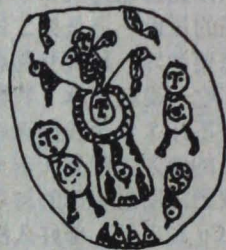
日前，她來拜訪我，不管話題合不合，只是自顧自的說話。仍是當年的瀟灑，當年的豪邁。

所不同的事，如今，直直的長髮，白上衣，牛仔褲，男孩氣的女孩，好帥氣。不像當年，把三千煩惱絲不知「炸」成甚麼樣，穿了一套不知「名」的衣裳，活像個洋娃娃，好俗氣！

現在，可真不同往日啦。

這叫着女大十八變吧！

她，一個叫素素的女孩。



圖：洪通素描

悠悠小品三則

書

小時候愛看書，長大後對書更是愛不釋手。有時候真慶幸自己不是個文盲，否則可要錯過了沉醉於書堆中的樂趣。

宋朝的蘇東坡是個愛書如命的人，他一生中只愛書，不愛他物。他曾經說過：「象牙、犀角、珍珠、玉石等珍奇之物並不值得一顧，唯有書才是最珍貴的。因為它是智慧之源，取之不盡，用之不歇。」

的確，書是無價之寶。它不僅能夠增加我們的學識，擴大我們的視野；同時亦能使我們得到心靈的慰藉與人性上的薰陶。

假日裏，在寧靜湖邊的樹蔭下，手裏捧着一本心愛的書，遨遊於美麗的字裏行間，這種閒情逸緻，多麼與世無爭；這種心靈上的富足，該可以媲美陶淵明的「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吧！

音樂

喜歡在臨睡前，一個人靜靜的在房裏看看書、聽聽音樂，總覺得這是獨處時的一種至高享受。

寂靜的夜裏，聽着錄音機播放出來的音樂，讓那時而低沉，時而奔騰如野馬般的節奏緊緊的縈繞在耳際。此刻，我猶如置身於夢境中，忘卻了白天一切瑣碎的事，讓那一陣陣彷彿自遠方飄來的聲音，不停的在我心中迴蕩着。

在如斯恬靜的夜裏，我漸漸地閉上了雙眼，讓那一陣陣的音樂，伴着着唧唧的蟲鳴聲，引領着我進入音樂的夢鄉。

寫作

小時候酷愛看書，也許是因爲這個緣故，唸小學時常常在校際作文比賽中得獎，中學時期也曾代表過學校參加州際作文比賽，同時也領過獎，因而風光過一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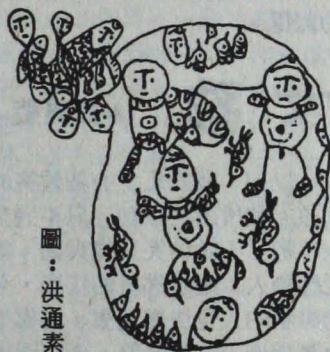
猶記得唸中學時，最大的興趣並不是聽歌、看電視之類，而是沉醉在斗室裏塗鴉，然後把作品投寄出去，再引頸期待它出現在報章上。倘若作品僥倖的被刊登在報章上時，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小心翼翼的將它剪下，然後黏貼在我的「記念簿」中。那時，家人只要一發現報章上有「破洞」就知道又是我的傑作了。

高中畢業時，友人曾在我的紀念冊中留下這麼一句話：「喜歡讀你那行云流水般的文章，希望你再接再勵，成爲馬華文壇的接班人之一。」

當時自己就曾經有過這樣的一個夢——夢想着將來能夠成爲一個作家。雖然不敢期望能夠像亦舒或倪匡般出名，但至少也要在馬華文壇上亮點星光。

可惜自踏入先修班後，繁忙的學校生活及功課佔去了我大部份的時間。在這種情形之下，我不得不暫時把寫作這回事放開一邊。令人遺憾的是——這「暫時」卻一拖就給我拖過了幾個年頭。直至今年在學院裏被一位高中時的校友提起說我的文章寫得不錯時，我才彷彿剛剛從睡眠中甦醒過來般。過後，想到自己的怠惰、友人紀念冊上的一番話及自己曾經作過的作家夢，不竟感到羞慚萬分。

現在我總算領悟到：光是作夢，卻不去努力是無用的，唯有付諸行動才能將美夢實現。



圖：洪通素描



米米西寫於英國

親愛的M

親愛的M，笑聲成了古典音樂只在賓客要求下演奏
親愛的M，演奏都非常精彩雖然少了一些喚作快樂的音符
親愛的M，後來發現
我忘記把收拾好的心和快樂塞進十五公斤重的行李箱裏
親愛的M，一切都是刻意的
一種安排嗎？
包括忘記。

聖誕 *阿雲

又是聖誕節了，多麼快。多麼快。

我記得某一年你男友送給你的聖誕禮物——其中一樣禮物是一個聖誕老人模型的蠟燭。這麼美，我們都說，怎麼捨得拿來燒！而且燒聖誕老人，吾不忍觀之，於是這個聖誕老人陪着咱們過日子。

那一年我收到的聖誕禮物是一打玫瑰花，是一個我不喜歡的男人送的。我記得我們都笑着說：哎呀，算了，別管那麼多，除死無大事。

今年我想收到的聖誕禮物是香水和肥皂，可是沒人送，是這麼的活該！我對自己笑着說，然後自己掏腰包提前買下來，自己送給自己好了。

前幾年的聖誕都在八打靈過，都和朋友去吃一頓聖誕大餐解決掉，原本我一向沒有這樣隆重，但公司裏那些結了婚的女士每次都在聖誕期間煽動咱們這些未婚女性：你們現在不去吃聖誕大餐、跳舞，還等甚麼時候？結婚之後你會沒勁也沒機會去吃聖誕大餐，你會嫌貴，你會嫌人羣太多了，如果你的丈夫想吃聖誕大餐，你會跟他說：「好！我做給你吃！」咱們這些未婚女性笑過之後，不敢不振作去玩樂。

今年的聖誕節我有兩個女友要結婚，我真想不到她們會這麼浪漫，居然挑聖誕節來當結婚日。可我是高興的，我會穿得漂漂亮亮去喝喜酒，我會快樂地祝她們幸福。在婚宴過後，我們一班女子大概會掉一些淚，以示哀悼那一去不復返的少女時代。天，我們互相認識了十二年，實在是夠資格哭一哭。

這樣的聖誕節，我也不是不愉快。

雜記 *雲水帆

他說他抽煙了。然而，因為朋友不喜歡別人抽煙，他因此不想讓他們失望，唯有一個人在海邊抽。我知道了這件事，開始不喜歡自己：而我怎麼總是一再的讓朋友失望呢？上課明目張胆的在班吃零食，老師講課我在後面搗蛋。曾幾何時，老師心目中的好學生已變了？老師缺席班上成了我出風頭的天下。鬧呀鬧的，我把笑聲抖落在教室的每一個角落，但這並不代表我快樂。我最愛捉女生的痛腳。談到其心中的夢中情人，她們總是臉紅紅，羞人答答的。然後情不自禁的說出了她們那美麗、甜蜜的初戀。我開始妒忌她們，十八了，我仍未擁有屬於自己的初戀。在她們眼中，這是件頗丟人的事，而我只好看作不以為然的樣子。

* * *

那位可愛的老師總不忘叮嚀我，別太為學會，多關注一下功課，不好到時華文 A1，其他的 F9。我總是叫他別這樣咒我。說真的，我頗在乎，也頗害怕，萬一真的失敗，我該如何給自己一個交待？我該如何抬起頭來面對周圍的人？要我面對這個現實，我絕對辦不到。因為自尊心在作祟。我很喜歡這個老師，只是我不肯承認，因為他頗關心我，是關心吧！我想。

* * *

是晌午，他陪我在沙灘上坐。黃昏來了，夕陽好美。他陪我坐在海堤上看海。祇有他，才肯陪我瘋，在海灘上留下腳印。

* * *

教師節又近了，我竟造反，教了一批低年組的女學生跳新潮舞。回到家我竟哭了，老師同學知道了，可會失望？可會痛心？

我突然對眼前的自己感到陌生。鏡子裏反映的那個女孩可是

我？我所作的種種又爲了甚麼？想傷別人的心？抑或是想發洩心中的苦痛？我已厭倦了這種生活。我的心情日愈沉重，我開始靜了下來，朋友卻認爲我不正常。

我做了學會的主席，呼風喚雨，頗威的，他們依賴我，彷彿天塌下來有我爲他們擋。我卻以一副女強人的姿態待他們。我好想問，誰來給我依賴？這個世界是公平的抑或是不公平？但我至少懂得一個道理：凡事都要付出代價。

* * *

五月來了，我告訴一個遠方的朋友，我要做回我自己，我還是原來的我。我不該讓宇宙應付我，我應該去應付宇宙。在這片青青草地上，我想留下一些年輕的記憶。

女孩 *白與藍

以前，我們班上有個愛笑的女孩。我所說的以前，只不過是去年吧了！她的笑聲很爽朗，很能感染人；她是那麼的快樂，令到周圍的人也快樂起來，彷彿生命裏譜滿了笑的音符。老師冒出一句幽默的話，她笑。同學一個傻傻的表情，她笑。朋友一個滑稽的動作，她笑。笑得很開懷，很開心。笑聲咚咚的打入每一個人的心田，我們都感染到她那一份喜悅。

今年開學了，愛笑的女孩依然和我們同班。只是，她在開學的第一、二天都缺席。第三天她來了，笑聲彷彿都給假期帶走了似的。她不再歡笑，但也沒有哭泣，只是很靜很靜就是了。她變得有點木訥，眼神有點痴呆，她老愛坐前面，只讓老師看見她的臉。這幾天，教室都靜悄悄的，好像遺失了一些東西，是了，是這個女孩的笑聲。女孩的笑聲給誰偷去了呢？要到那裏才能找回來？



圖：洪通素描

然後有一回，我從兩個男同學的對話中「偷聽」到女孩不笑的原因。原來，女孩的父母在假期時雙雙離開了她，走了，走了一個永遠也不會再有路回來的地方。

原來女孩是這樣遺失了她的至親，而我們原來是這樣遺失掉女孩的笑容。

原來 *方家若

我從城裏回來時，雨就淅淅瀝瀝下了起來；柔柔的雨絲一如我心中交纏的情緒；所有的故事又逐漸清晰起來；連同一些褪色的記憶。

維諾莉卡，我以爲在閃爍的霓虹和喧嘩的樂聲中，可以理智的忘卻妳；如同忘卻第一次讓我牽着伊的柔荑的女仔一般輕易。

然而，我走過一個個櫥窗，人潮一羣羣向我湧來；多年以後妳仍是我錐心的刺痛。

維諾莉卡，也許當妳重新回首時，時間與空間都在我們這一方，我仍會在夜闌燈明處等妳；用我最初最肯定底心情。

我看着街燈
將妳底身子拉成
長長的情愁。

之後
我將思念洒在
飄移的風中
沒有起始

也無法終止……

拭去層層淚水，我才發覺原來我是這般的深愛着妳。

女子 *漫子

妳，沒有愛情，也不刻意去追尋。

有過一些你愛的人。也只限於雙眸相吻，一點喜悅、幾許驚悸……總無法編織美麗的羅曼史。對於「情堡」這回事，如妳這樣任性的女子是不該有半點憧憬的。或許妳是很不錯的情侶，但未必是最稱職的妻子——除非那個男子願意陪妳來個愛情長跑，讓妳倦得跑不動才溫柔地躺在他懷裏。

表面上妳永遠微笑着告訴別人妳不在乎。然而，在不在乎的當兒怎又讓淚水浸掉一整個眸子？還一再強裝出那點可憐的驕傲來結束自己的慌言——真的！作個單身女郎有何不好？至少我快樂……

真的？妳快樂。妳很快樂？但妳寂寞嗎？妳敢說妳不需要愛情嗎？

有人這麼殘忍的逼問着，妳僅會軟弱得近乎哭泣的喊出來：「……沒有人與生俱來就會拒絕羅曼蒂克，除非他是瘋子！」沈默一會兒，妳會迷迷糊糊呢喃一兩句：「……愛情固然美麗，並不是每個人都懂得品嚐。而妳……妳懂嗎？我想很多人不懂。愛情這東西確不允許瘋狂，它需要一點點理智……」於是深邃的瞳底逐漸漏出一些拒絕說出的故事。

他們心裏有歉意，都紛紛走

了。我突然變成房裏唯一的訪客。看見几上那大束水仙，妳給我一朵淒惻的微笑。然後幽幽吐出一句——妳懂我嗎？

我沒著聲，只是憐憫地淡淡一笑。

她投來感激的神情：回去吧，夜深了。任眼光漫無目的地拋出窗外。外頭甚麼也沒有，除了一片黑暗和幾顆發亮的星子。

然而有誰會知道我從深灰色的小屋走出來之後，妳會否守着一室清冷，幽幽啜泣？

等 *韻航

那天我到「紫竹」給你買了一本散文集《等一株樹》，純白的書皮，封底有張作者的照片。作者原是個詩人，照片背景是一幢高大的建築物的門，作者就坐在門口的石階上，也許是深秋，他穿了件褐色的夾克，稍長的頭髮不經意地零亂着，有散髮弄遍舟的味道，是否人生不稱意？

我很喜歡那書名，《等一株樹》。

等樹呵！山陬海涯，作者等的僅僅是一棵樹。

蒼翠的小樹是個青澀的理想，巍然的大樹像個慈祥智慧的長者。作者心中的樹呢？我想是他的一個永恆宏願。

等，是一種期盼、一個希望、一份摯著。

記得一次在文友會裏討論詩

，那時是駱耀庭主持，其中講到林若隱的相思樹，裏邊有這麼的一段：

樹下是個巴士站

一大清早就在那裏寒手寒腳的
等

驟然心裏引起一股強烈的共鳴。等，若隱讓「等」一字獨佔一行，那淒清、無奈卻又堅強的字眼給人的感覺是悲壯的。

印象記 *阿歡

人家都說你靚仔，每回我聽了都靜靜地笑。是嗎？真的靚仔嗎？既然大家都這樣說，大概是真的。

從來沒有好好地瞧你到底靚在那裏？有甚麼關係呢？如果你美。我是這麼的冷漠。我不關心。

至到那一日，我的天，原來你真的是靚仔啊！你站在那兒笑，怎麼會笑得像朵盛開的花呢？真可以感動人心。連你的笑也這樣的冰雪聰明，怎麼可以？

大概上帝是很喜歡你的。

人們會繼續稱讚你靚仔，你會覺得特別快樂嗎？我看你是會的，你這麼的明白日出日落的意義。

這一切，是我某夜坐在朋友開着的車子裏頭所想起的，因為那日的夜色清涼，因為我想起心頭的一個人，因為那一刻我想到：可憐的我們。

黃小珉詩五首

誕生

哇哇哇
天眞且無知的公諸於世：
我來也



成長

在風和風
雨和雨之間
我看見多多的
感嘆號

緣份

打開一口窗
讓一個眼神
把你扯向愛情

生活

夕陽
你又在這粗糙的地面上抖落
一身懨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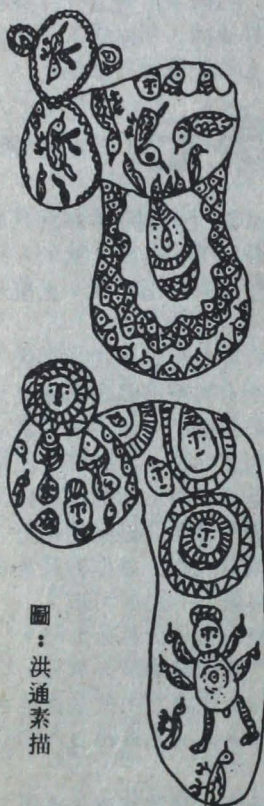
終點

謝幕禮過後
走到世界的一個角落
默默的把戲服
解下……

(於八七年十二月三日)

踩在夜晚的那條街道

*阿肯



圖：洪通素描

我就喜歡這樣踩着腳車，在夜晚，當華燈初上的時刻。這樣慢慢地踩着，漫無目的的，腦海拋開日間一切的煩惱，讓它成爲一片空白。

當晚風吻上我的臉，它帶來一種清涼的感覺，像在享受大自然的「冷氣」，是一種沖涼的快意。

街燈所撒下的燈光把我踩着車子的影子拖得長長的，我很喜歡那種景象，像在欣賞着某一種藝術。於是，每經過一盞街燈時，我總踩得很慢很慢，像無氣力似的，然後回過頭，看那好長好長的影子……。我踩過街道所有的燈光，直到最後那一盞街燈。

街道上車輛稀少，行人更幾乎絕跡。塵埃已不似日間般在街道上飛揚，那是因爲川行的車輛把它們捲起。現在，它們靜靜的，鋪在街道上，因而竟發現空氣如早晨般清新，不禁多吸進幾口

，使心神舒暢。

天空的星兒，伴着我踩在這逐漸沉寂的街道，月亮也毫不放鬆的跟在後邊，它溫柔的光輝洒盡街頭。書上說，月是雪白的。也許是也！因爲在這赤道上的國家，我不曾知道雪到底是怎樣的。

許多的螢火蟲飛繞在河邊的那棵樹，在樹葉間穿插進出，把整棵樹裝飾得就像一棵掛滿燈光的聖誕樹，在那片漆黑的樹林裏不停地閃爍。而水面上反映着那棵掛滿燈火的聖誕樹的影子，使我產生一種幻覺，好像看到許多許多隻螢火蟲握着一盞盞燈火，在那水面上飛舞起來。

歸途中，我行過街道的另一邊，而不是街燈屹立的那一邊，燈光不能把我的影子拖得長長了。我仍然踩得慢慢的，在這已逐漸開始沉寂的街道上，獨自踩着……。

離愁

*春彬

跑、追逐嬉戲了。

「人生沒有不散的筵席，現在的別離也許意味着不久之後我們將再相會。」雖然只是一行字句，但已足以安慰我這顆懷着濃濃離愁的心靈。突覺得兩頰上有兩行銀白色的絲線在游動着。啊！眼淚何時淌落？我竟然不知，是不是因離愁再次湧上我心頭？

夜更深了，萬籟俱寂，我還是無法入眠。想着明天即要揮別美麗、溫馨的故鄉，心裏頭宛如打了幾千萬個死結，解也解不開。唉！今夜也許我又再失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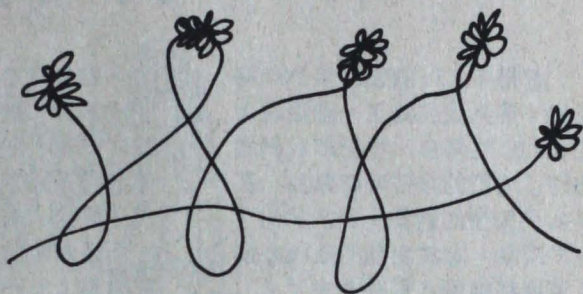
窗外又是下着絲絲的小雨，滴答滴答很有節奏的打在屋頂上，細聽起來彷彿婦孺抱着琵琶彈着哀怨的曲子。黝黑的夜空已不再見有閃亮的星兒點綴，四周顯得特別的寧靜。靜得連心跳和微弱的呼吸聲都能聽得見。蟲兒吱吱的悲鳴，更顯得黑夜的淒涼。

躺在床上，翻來覆去還是無法入眠。想着明天就要離開這溫暖的家、可愛的故鄉，心裏猶如被刀刺一樣的痛苦、難受。我多麼不捨得離開這培育了我十多年的故鄉；故鄉清澈的天空、廣闊的草原、碧藍的大海、小橋流水和那生滿野花的小路。這一

切的一切將隨着我明天的遠離，一一的跟我揮手告別了。我不能像徐志摩那般的瀟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在我心中的離愁，剪也剪不斷，想理卻愈理愈亂。

想起和幾個死黨在昨天的送別會上，個個變得異常的沉默。正當大家握手道別珍重時，我竟忍不住那即將奪眶而出的淚珠。幾個死黨也爲這傷感的別離而至落淚。

曾幾何時，沙灘上我留下的足跡既將隨着我的離去而被那潮水淹沒掉。小橋和廣闊的草原上以後也許再也見不到我在那裏奔



黎明前後

*阿肯

清晨起來。洗好臉，刷好牙，那冷冷的清水，給我一種冷冷但清爽的感覺，整個人亦頓時舒爽過來。

天還沒破曉。我打開窗，坐在窗前，熄了房內的燈，四周一片黑暗，窗內、窗外，沒有一絲光芒，感覺上就好像與黑夜溶合在一塊，陷入了黑夜的神秘裏。

放眼望去，廣大而漆黑的蒼穹更猶如一無底的深淵，一望無際。然後，我看到了一點星光，就像一盞很遙遠很微弱的燈火，只要呼一口氣，它隨時將會熄滅！然而，它還是成功透過那漆黑的蒼穹，把微小的光芒傳送到地面。那是一顆不知名的星兒，它在黑夜中發出的光芒戰勝了黑暗，它在黑暗中代表着希望；就如燈塔，把燈光透過那濃厚的霧，把希望傳送給迷途的船隻。

清晨的冷風無息的吹進來，拂摸我的臉，我的手，我的腳，然後在我的臉，我的手，我的腳，留下冷冷的感覺。全身每一個細胞像吸進了一口新鮮的空氣那般舒爽，活力勃勃，有一股想飛的感覺。

黎明之前，四周是那樣的寧靜，聽不到嘈雜的人聲、刺耳的汽車奔馳聲，只有那自然界發出的音樂：蟲鳴蟬啣。偶爾也聽到遠處傳來的鷄啼聲，是不是太陽

已露面？在這樹林環圍的地方看不到日出的景象。然而東方那一片雲逐漸地轉白，告訴我那是黑夜與白晝換班的時候，世界又換上了另一頁新生命。

只有一霎間，幾乎只是在我一眨眼之間，陽光竟已透過重重的椰葉直射進我的窗，光芒填滿了房間的每一個空間。我驚嘆光的速度竟如斯的快速！

窗外的世界頓時清晰的浮現在眼前，許許多多從沒看過的事物出現在眼前：一滴小露珠，順着樹葉往下滑，途中遇到了許多小露珠，集成一滴大露珠，然後到了樹葉的尾端，竟垂直在那兒。一絲陽光透射露珠，我看到燦爛的色彩，讓我想到美麗的鑽石！

兩隻小麻雀，飛到窗前的芒果樹上，就在那兒吱吱唱起歌來，使我想到一幅圖畫，畫着兩隻站在樹幹上的小鳥，口中發出畫着的「叽叽」音符。牠們正為這新的一天而唱着快樂的歌。

清晨，一切事物都洋溢着生機活潑的氣息，萬物都開始這一天的活動。嘈雜的人聲，刺耳的車輛奔馳聲、汽笛聲，工廠裏的機械所發出的操作聲……，都逐漸襲來，而黎明之前的靜謐逐漸遠去……。

我哭了

*王秀欣

再過幾天，我就要離開這美麗的故鄉到城市去求生活。唉！似水流年再挨幾天，就是我與朋友 Say good-bye 的時候了。朋友內心的痛苦，只有我和他知道，但爲了我的生活着想，我不得不忍着心中的那份悲傷。讓它們成爲一道深深的傷痕。

今夜，我又在床上翻來覆去了。只得再一次的起身去到窗前，倚在窗口，望着那黑暗的月夜和看着那閃爍的星兒。想到我們過去的歡樂時光——在沙灘上挖泥沙和捏泥娃娃。如今，已成輕煙從我眼前掠過。然而，這只能當成回憶。現在，我感覺到我好寂寞。我再也不能與朋友們一起渡過那般快樂的時光了。因爲再過幾天我要與朋友說聲 sayonana 了，我沒想到這離別的滋味是這麼的淒涼，我那不爭氣的眼淚也跟着流下來。唉！只不過分離一年罷了，我怎麼哭了呢？

此刻，壁上的鐘響了十二下，我拭乾了停留在面頰的淚珠。躺在牀上，想着明天……唉！明天的事情又有誰能預料呢？就讓我們把明日開拓成一個充滿歡樂的未來吧！

我們曾經

*美雨下

記得 S.R.P. 過後，我們玩得很瘋。首先我們開了一個慶祝考完 S.R.P. 的舞會，我記得我們還邀請了咱們的級任老師參加，那晚我們盡情的歡樂，並且鬧出了許多笑話，考試之前的緊張心情及種種都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舞會過後不久，咱們就在級任老師的帶領下到九嶼島露營。在九嶼島，我們又煮又玩，又爬山，好像頓時之間完全與宇宙隔離。雖然有時我們會發生口角或爭執，不過我們還是能夠相安無事的歡樂了兩天。

接着我們就相約去邦咯島玩。我們七早八早就從家鄉出發。可是由於到紅土坎的車票已賣完，我們只好購買中午的車票，結果在安順呆了幾小時。當我們到達邦咯島碼頭時，已經是下午三點多了，由於沒有「德士」前往邦咯島的住宿，我們只好以步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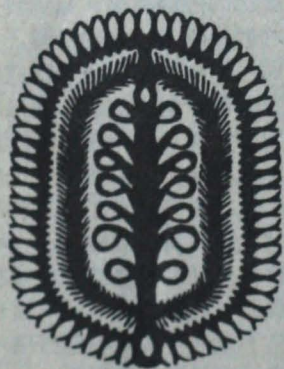
車，結果只走了一半的路途，就汗流浹背，氣喘如牛。這時剛好來了一輛「老爺」德士，我們在毫無選擇之下只好上了那輛「老爺」德士。由於那條路凹凸不平，而且彎彎曲曲，我們彷彿是坐在馬車上，一會兒頭撞向車頂，一會兒頭又撞向玻璃窗。結果弄得我們哭笑不得，那個司機彷彿不知我們在笑甚麼，大概是已習慣了吧！

到了我們的住宿，放下了那笨重的旅行袋，那時我們的肚子已在鬧革命了，於是我們便把麵包從旅行袋裏搬出來，狼吞虎嚥的大吃一番。雖然只是麵包，可是我們卻覺得異常好吃。也因太累的關係，我們只好留在房裏休息。晚上，因為沒有別的消遣，我們只好當博士啦！（賭博也）由於我們住的房間有好幾個洞，所以我們可以從這些小洞口看到

隔壁的旅客的行動和言談。他們畸形怪異的動作，更增加了我們不少的歡笑。住了一天，隔天一早，我們便到海濱四周走走，而且還「謀殺」了不少的「菲林」。然後就匆匆收拾行李踏上歸途。

再下來，我們就到另一個海濱——Teluk Batik 遊玩。這次是我們的級任老師充當我們的司機，雖然在去 Teluk Batik 之前發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可是我們還是在 Teluk Batik 留下美麗的回憶。最好笑的是我們擺各式各樣的姿態而請那裏的遊客幫我們拍照，現在回想起來，真使人捧腹大笑。

我不知妳們是否還記得這所有的一切？可是對於我而言，它將永遠刻印在我腦海中，並在我的生命片段裏留下了一頁美麗的畫面，我永遠都記着它及我們的那份友情。



轉變

*綉馨

夜深人靜，一輪皎月高掛在天空，明月的光輝，照亮了我的房。天上的小星星，閃閃爍爍地

發出微弱的光芒。那陣陣微風吹向我，使我心神舒暢。

我獨自倚在窗邊，望着窗外發呆，一會兒，我隨手拿起一本不知已經看過多少遍的故事書，翻開第一頁，裏面寫着，「祝你生日快樂」。這本書是小莉送給我的生日禮物，我已把它收藏了好幾年。

歲月不留人，一眨眼已兩年了，想起昔日，小莉是我的好朋友，也是一個很文靜、害羞的女孩，她不但功課好，而且也是學校裏的「校花」。但她並不爲了這個原因而在班上與男同學「鬼混」。

上了中學，她變了，變得使我難以相信，如今的她已是一個

很「爽快」的人，每當快樂時就嘻嘻哈哈地笑個不停，最使我意料不到的事就是連那一位男同學暗戀她，她都一一的告訴我。不久後，她的功課一落千丈，而且也喜歡和班上的男同學「鬼混」；在男孩子較多的地方扭扭捏捏與撒嬌。站在朋友的立場上，我已經勸了她好幾次，但她那牛脾氣，令她不會理會過我的勸告，所以我們便逐漸地疏遠了。

其實並不是我不珍惜這份友情，而是我不能再接受它。如果她希望我與她之間的友情能永遠的保存，在此我奉勸她自己好自爲之，不要再沉醉在自我的夢境裏。唯有這樣，我才能重新接受這份感情。



圖：洪通素描

冬的緬想

*瀟淋浙

我對冬天存有一種莫名的感情，雖然還不曾目睹冬天的情景，但是我日日夜夜總在期盼這一天的到來。

白皚皚的雪花隨風飄着，那白茫茫的一片是我自小所渴望見到的，也許那是我心中的一種期待吧！我總渴望着，有一天，我一打開窗就見到我的窗外積滿了白茫茫的一片雪，樹上的雪片，隨着那刺骨的寒風給吹着，搖搖欲墜的，真叫人迷戀陶醉。

如果有這麼一天，我要在門前堆起一個雪人，圓嘟嘟的身軀，還有一個用紅蘿蔔做成的紅冬冬的大鼻子，這一切或許能在未來的歲月裏實現吧！

我一直期盼着，期盼着……。

一個悲劇

*思帆

風刮得很緊，雪花像扭破的棉絮一樣，在空中飛舞，無目的地四處飄着，然後，洒落在積滿了雪花的雪地上。

不知來自何處，偶爾，這一次的嘆息聲比剛才更長、更淒涼，是誰在嘆息呢？眼望一個臉色蒼白的青年，躺在不遠的牆角下，畏縮着身子，不斷地發抖，沒有人知道他的來處，更無人曉得他何姓氏。或許他是個吸毒者、逃犯或是世人所厭惡的人。他躺在那道牆邊已相當久了，然而，路上的行人卻不理睬他，也不肯伸出雙手來幫助他，也許人們對他有偏見，只因他是個吸毒者或逃犯。他只會眼睜睜的望着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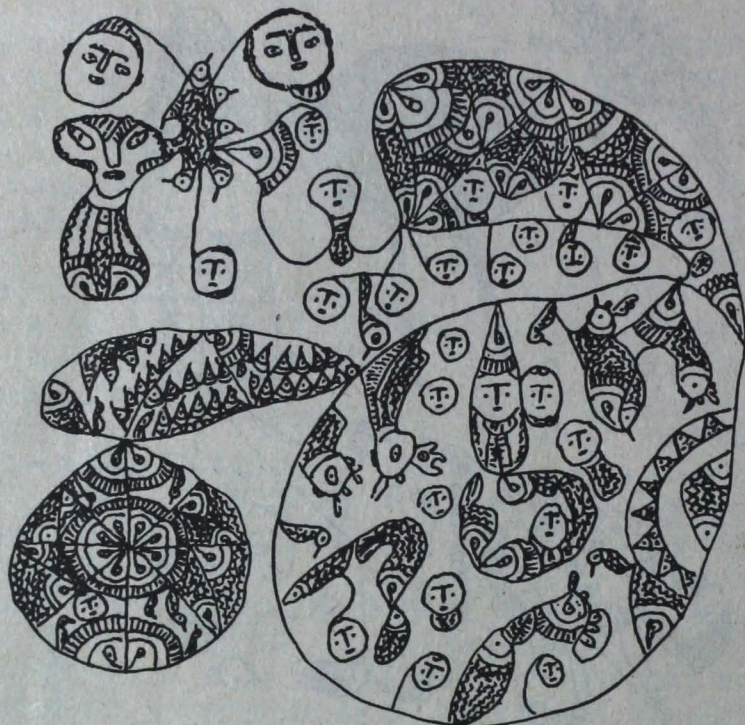
人往，不知在想甚麼……。

驟然間，他不知看到甚麼，只見他一直往遠處爬，眼中有一種喜悅的神情，那種眼神有如發現新大陸一般。原來他已好久沒充飢了。只見遠處有一塊吃剩的包子，那是人們吃剩而丟的。當他伸手去拾時，可是……，他竟然失敗了，那塊包子早被野狗銜去了。他頹然的躺回牆邊，並且不斷的嘆息，漸漸的，他的呼吸越來越弱，最後，終於停了下來。

這時，風刮得更緊，雪花愈落愈多，白茫茫地佈滿了他的臉，他的身體……。可憐的他，臨死之前還不斷的嘆息，唉！□

南與東的加法

*鄭采嬰



圖：洪通素描

去年，在一個涼涼的清晨裏，當我的目光在教室外的藍空隨着雲朵閒遊歸來後，就對坐在我身旁及身後的好友說：「要是那有那麼一天，我離開你們，到另一個地方去，我啊！絕不留下地址也不寫信給你們，偏要你們一個個對我有無邊的牽掛。」原來在我的愛意裏竟藏着某種企圖帶給愛我的人傷痛的心理。

後來，在六月天的通宵被別會裏，我們一群朋友細細的談、朗朗的笑，讓爐火映照彼此的臉以便記取每張笑容裏的親暱後，我終於走了；卻寫了很多封東海岸之書給我的朋友。我那種微帶刁蠻折磨人的心理早已化為思念的函箋，像隻迫不及待歸隊報到的雁兒，吱吱喳喳訴說眼睛以外的風景，以及心情以內的世界。

我是北部一小城鎮裏長大的孩子，曾經嚮往着南下的一天必定是坐長長的火車，卻怎麼也沒

想到這趟南下的旅程會稍為偏向東，而且是火車不能到達的城市。這兒沒有吊着盆栽呈現綠意的朝氣又略含古典氣氛的火車站，當然也沒有能夠使迎友的人歡喜送行的人悲愁的火車聲，而我，就越加懷念那段坐在左角落長椅上看火車的日子了。當一切情節並不像我所安排的那樣時，我又悄悄在改編的故事裏為自己設想許多可能的際遇。

關於火車的故事，其實還多着呢！前一段日子裏，我和這群彷彿無法分開的朋友，說好去綠島的升旗山吹一日山風時，一定要乘搭火車去北海。我們在清晨六點多大地欲醒還睡，許多人還沉醉在美夢裏，就開幕了我們的乘火車典禮。當時其中一個說定要乘火車的男孩竟然錯過了隆重的儀式。我一直都想問問他，在火車站裏落了單時，有沒有忽然感覺，就這樣註定了從此錯過我

們的盟約。而我一直都未曾開口問。

我實在是應該在未來東海岸之前，把許多未完結的故事好好作個圓滿的結束後標上整齊的句點，待回去時將是另一種開始了。我們曾經說好要在素敏家的露台喝茶賞月訴心事的，不知怎的這個諾言就這樣被耽擱下來無法實現。那時候快樂與不快樂的心事都來不及訴說，而今許多心情與感覺又糾糾纏纏交疊上去，真的是要訴也訴不完了。

以前在家鄉的我為讓視野擁有一片山水風景時，最愛的去處就是古鞏河畔，那河流的轉彎處常是我凝望冥想最深的地方，尤其是在雨後。雨後的轉彎處被一層迷濛的水氣籠罩着，叢叢綠樹傲立在寒意裏，堅守自己的崗位而決定了河流的方向。水流比往常急些，雨後清涼的天氣最好趕路了吧！不知道轉彎後是不是就



可以與海相遇？如今我生活在這座城裏，只要花五毛錢坐一趟車就可以面對一整座大海了。

然而當大海在我身旁以龐大雄偉的氣度迎接我時，我卻懷念起小河脈脈細流的涵養，但我想這種不完全忠一的感情是值得原諒也絕對公平的。源頭最原始的召喚是我所不能抗拒，小河默默流呀流的，一生就這樣不曾停歇的把生命付出一心一意護送洶流在懷中的流水以便交付大海完成狀舉；就算此刻我身旁忽然多了一副寬闊的肩膀，雙親父性的威嚴以及母性的慈藹仍是我最初的愛。我想，在小河與大海融合的地方，就是生命最亮麗豐盈的時刻。

還記得在一個午後，我與兩位朋友在河堤上坐談。生活上遭遇最多曲折的吾友清香，指着長在泥上的紫色花朵對我說：「你看這種紫色的花朵，不長在水裏卻長在離岸的泥巴上，以它底美麗在那端深深吸引我們卻不允許我們輕易獲得。如你妄想去摘，必定要有所付出。」那時候她在讀張曼娟的《海水正藍》，時時以一種深思的語氣又疑惑的眼神，娓娓對我訴說儼然記憶裏無心的白色花朵。此刻當我讀完這本書後，總感覺有股寒流與暖流在我體內流動沖激，我彷彿能掌握「情字背後的恆久本質，轉瞬間卻又在它底幻化生滅中迷失……」。我虛妄的幻想把世間情壓縮於案前的一本書內，供入世未深的我去體悟它底奧秘，我漸感力不從心。情本是人性感物而表現的心理狀態，然而它底溫柔聖潔在

不同的處境相遇後互相遷就或排斥時，竟可以成為激烈的迫害。那些紫色花朵不長在靠岸的地方是為避免感情的危機，但它又極不願長在水裏，長在水裏註定要漂流一生啊！所以只好決定了在那兒歡迎還送的始終浪漫着。

事實上在小河岸與在大海邊的日子並沒太大的分別，有的是我把一些熟悉的人物留在家鄉，把對他們的感情帶來又開始去付出與接受，我希望兩岸的情在我隱密的心海裏不會引起任何衝突而又可以保存與醞釀。在另一方面我又固執的以為不可稱這兒我住的地方為家，因我一直都未能忘記中五英文老師為我們講解 home 和 house 的意義。

當然我是極喜歡我住的這層樓的。在我的生活裏忽然多了一個可以讓我仰望星空瞭望遠山俯瞰街景的陽台，那是以往一天裏所沒有的經驗，這一切已足夠讓我欣喜了。遠處山巒相依，常把我的視線在它們與天的交接處中止，但我的懷思卻可以跨越這界線而落足於山後——該有一處是走回家鄉的路吧！後來我們幾個朋友又覺得有必要把方向劃分好，那一處是屬於你的，那一方是屬於我的。我隱隱約約發覺到每個人內心裏總有一些感情是絕對自私，完全不能與人共享的。

我在陽台處收留過一隻受傷的小鳥。那隻鳥兒在一個雨夜裏飛進樓來，被轉動的風扇打落，棲伏在我的書桌下。我把小鳥安置在陽台處，放了一些米粒在它身旁，但沒找到可以擦傷口的風油。從陽台外吹進來的風帶絲寒

意，我幾乎想把放在角落的鞋子裏的襪子蓋在它身上，想來牠此刻是極需驅寒的暖意的。後來又担心半夜裏牠會不會被蒙住而無法呼吸？我終於甚麼都沒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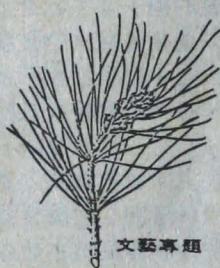
第二天醒來時，小鳥已不在那兒。我確實感到奇怪，牠不是受傷了嗎？怎麼又能飛走呢？我暗地裏假設牠在被打落的一刹那，就忽然感覺累與灰心了。雖然身上未負任何傷卻消極的以為自己已遍體鱗傷，替自己找到休息修養的藉口。然後在一夜的停歇裏，心裏不屈的意念又促使牠重拾信心，所以牠又在黎明的曙光裏展翼了。如果真的像我所想的那樣，我多麼希望可以醒自那黎明，看見牠飛出去時那種壯烈的畫面，在牠孤意的飛翔裏總得有深情的祝福才行啊！

多像我此刻留駐於這座城，是為不能呼吸嚮往中的那股馨香而必須重新滋養一對羽翼。而如果，如果那種種想仍是我的夢與痛仍在遠遠那端以美麗的幸福引誘着我時，我要學那隻鳥兒悄悄的再次出發了。我相信呵，要摘取那朵紫色花朵，必定要經過一場跋涉的。

在家鄉東南部的關丹之旅，是一系列關於南與東的加法的習題，看似容易卻還是必須用心用腦去想想該如何解決。加法是數學中最容易的算法，然而所有更深奧更難懂的習題都必須從此處打好基礎呢！我在想着該如何把簡單的習題趣味化，如何在忙碌中尋求閒意，平庸中擷取詩情。

年的悸動

* 辛吟松



文藝專題

東北季候風吹過後，新春的氣息開始轉濃了。走過書店前，驀然發現七彩繽紛的賀年片已經上市，擺在攤口各種畫意和賀詞的年卡洋溢着一九八八年的亮麗與燦爛，年已甦醒，水仙花也已盈盈，臘味正在飄香，陽光溫暖的在一首復一首的年歌裏流轉，

而我卻發覺有一些些歲月正從我底濃眉間悄悄溜走。

每次總是這樣，年來時喜悅和悵惆一起走到。遠昔除夕前守在外祖母身旁聽年底故事的孩子如今早已成長，不再迷信年來的傳奇，卻開始悵懼年去的無奈。二十幾歲了，總還免不了要在碎紅髻裏以喜氣洋洋的心情去迎接一齣傳統戲劇的到來，然後把生命舒放，看一切的希望和失望都輾轉成一臉歲月的滄桑。

今天起床，對鏡梳洗，突然發覺髮間雜着兩根銀白的髮絲，啊！是早生華髮了，所有能夠嘆息都嘆息起來，所有能夠激動都激動起來了。而歲月竟如此淒迷，人辭明鏡花辭樹，人間永遠留不住的是青春，今日才朱顏相對笑，明朝再遇時已是雲鬢改了。只是人生路急急惶惶赴着，也不知該會在那一個驛站終止。

記得小時候在華文課本上讀到新年，清脆的童音如春雷般響亮：新年到！新年到！穿新衣，

戴新帽。窗外是青天白日，雲一朵一朵的流過去了，悠悠十幾年人世的點點滴滴，而今全交給花草和蝴蝶去點數。至於回首，所有無憂的天真和童稚的笑臉都已生長成厚厚的青苔，深深的向記憶裏伸進……。

年到了，總不忘買下幾張賀年片，然後和着喜悅和幸福的心情一起寄出。或期待着遠方捎來一片溫馨的驚喜，讓新春的氣息在一些熟悉和陌生的字體以及衷心的賀言中洋溢開去。偶爾也走進購物中心，去真正感受着戰爭以外人潮湧動時清平盛世的氣氛。看大人們一手牽着孩子一手拿着年貨時臉上露出滿足的微笑。那時，意識裏感覺，一切的希望正在開始。

而在新的一年裏，我是這麼任情和恣意，是的，任情和恣意把自己有限的生命化成一支揮春的大筆，蘸滿着歲月滴滴的墨汁，鈎橫點捺間一揮而去，然後永不言悔的掛起。

金魚是金魚

* 許友彬

我該從哪裏說起？我有很多話要告訴你，但我的思緒很亂，像千條線萬條線糾纏成一團。我必須檢出一條線頭再說。先從天后宮說起吧。你到過天后宮？那座美麗得有點假假的宮殿。這個月裏，我就去過三次。一次和我的朋友去，另外兩次和我家人去。另外兩次不說。我和我的朋友去。我的朋友很胖。他看見觀音像下有個池塘，他就告訴我他的朋友的故事。他的朋友叫光頭佬。我見過的。光頭佬的職業是收破銅爛鐵。所以（？）他有兩個老婆。他的廢鐵堆積如山，一山一山的佔了幾畝地。那幾畝地不是他的，是政府的。他借放在政

府的地而已。而政府不知道。如果要去撿光頭佬，就要踏過一片一片大大小小的鐵塊，那會響起叮叮噹噹各種各樣的聲音，而且覺得隨時會陷入地底下。也許因為這樣，光頭佬的大老婆就神經不正常。也許因為這樣，光頭佬就有藉口娶第二個老婆。所以（？）光頭佬有兩個老婆。我只是胡亂猜測，你別信以為真。總之，光頭佬有兩個老婆，那是錯不了的。而他第一個老婆神經有問題，那是人家說的，我不知道，我認為他的大老婆可能很正常，十分正常。雖然我未曾見過她的大老婆，我同情她，我瞭解她的感受，我覺得我和她有共同之處

。這些並不是我的朋友所說的故事。故事還沒開始。

光頭佬養了很多金魚，金光閃閃，滿室生輝。光頭佬的光頭於是更光彩了。有一天，光頭佬回到家裏，一片暈暗，金魚缸還在，金魚不見了。「金魚呢？金魚呢？」光頭佬的大老婆發出愜意的微笑，很愜意的。她說，她驕傲的說，金魚全在明閣酒店前的池塘中。「怎麼可能？妳瘋人說瘋話。」我才不瘋哪，我用網將金魚撈起，放入塑膠袋，乘的士到明閣酒店，倒入池塘中。她這麼說。光頭佬不相信，駕車去明閣酒店，果然金魚在池塘中，他熟悉的金魚，每一條他都認得



陳其寬



。光頭佬氣壞，又沒胆量在別人的地盤撈回自己的金魚，只好作罷。這是我的朋友說的故事。

這是我說的故事：光頭佬的太太很愛金魚。可憐的金魚，困在小小的魚缸中。她決定為金魚物色一個完善的家。有一日她路過明閣酒店，看見那池塘。就是了，就是這個地方，於是她把金魚帶去，放入水中。這麼做難道不對嗎？

我說的故事是虛構的，但請你認真的想想，她真的做錯了嗎？你以為金魚放入池塘中就不能生存了嗎？你以為把金絲雀放出籠外牠就不會覓食了嗎？你以為一個女人離開了她的丈夫她就要

去寫遺書吊頸自殺嗎？問問管管的老婆，她有她自己的天空。

不要說金魚是光頭佬的。不是的。只是光頭佬這麼以為，金魚可沒這麼說。每個生命都是他自己的。我是我自己的，你是你自己的，我的老婆是她自己的。這個世界最荒唐的一件事就是說某一個人是某一個人的。妳是我的老婆，妳是我的，妳不可以穿露背低胸的衣服，妳不可以和別的男人握手跳舞接吻。多麼令人發噁。還有那麼多人信以為真。我是你的，我永遠屬於你，·cheeop, cheeop。哈哈，謊言，都是謊言。不是我沒有感情，我十分感情。但是，一個人不

會是另一個人的。我可以尊重你的意見，我可以做你喜歡的事（假如我想），我會因你的快樂而快樂，但我還是我，你還是你，我不會只因你的快樂而快樂，我也不要你只因我的快樂而快樂。我們可以有我們的，我們的屋子，我們的家。我們可以住在一起睡在一起，但是我是我，你是你。人是人，魚是魚。

金魚是金魚。金魚是金魚的。金魚永遠只是金魚自己的。光頭佬的老婆沒有不正常。我們的思想不正常。□





描在魚的額頭上的花紋

*蘇旗華

支持我活下來的，也不過是動物園中愛嚼野星子花的長頸鹿。

走過的孩子拿着向日葵，他很害怕蜥蜴、青蛙、蚯蚓、蟾蜍和蚱蜢那些小生物，還有巨型白點紅甲蟲。在使我長大的村子上學的孩童最喜歡到礦湖去游泳，好幾個童年就淹死在礦湖裏。我記得我小學教室後面就是屠場，豬喜歡在屠場裏尖叫。

遲到的校車載滿了長出青葉的木頭，一座木屋子，窗外飄着陽光，向日葵蹲在那含有心的珠寶。我在燈光的門後，垂下頭，微笑地玩着玻璃球，玻璃球是美麗小魚的淚珠。

很小的時候我只喜歡太陽、水、黑貓和麻雀。我的姐姐看見黑貓會喊媽呀，我覺得黑貓的腰從胸膛延向後腿有說不出的優美。我看見它亮森森的眼睛，神經就興奮起來，好像看到了靈魂。

我穿着爸爸的睡褲，咬着煙斗，那種勇氣和希望。

像蟋蟀皇帝，爸爸倚着牆看着我許久，不說話，在許許多多散開的香煙的頭髮中。

那些日子裏，我的爸爸常常帶我去動物園。我拿着空心氣球的蛇尾，像泥娃娃一樣笑着，動物園的太陽，盤旋着爬上我頭頂。我看見赤道睡眠的貓頭鷹，星星，節日七彩的漂泊花，鐵柵把一頭秀氣有國字臉的大貓圍住了。我在長頸鹿欄下站着，照相。

我在燈光的門前站着，把腳指張得開開的，像一個願望，綻開了玫瑰的呼吸。